

靈璧縣志略序

靈璧自宋元祐時設縣明萬曆中汝墳杜君始勅縣志莆田陳君脩之

國朝康熙初鄒平馬君內江吳君又脩之嗣後八十餘年惟汶上于君嘗有志於此未及成而解組去前志無復印本民間傳寫亦少邑中耆宿罕有得見其書者震以乾隆十七年冬由建平奉調來此訪求數月乃得陳志抄本於阜隸潘亮踰年又得吳于志藁於書吏王秩義許陳志首尾完具詳於紀近而疎於考

古吳志則事類不備文多補湊以吳君原序校之篇
目亦多缺紊蓋經後人改竄非復完書矣于志藁乃
王生奮羽一人所記不滿五十紙而襍祥景物浮冗
爲多震竊不自揆嘗欲彙是數編訂謬芟蕪補所未
備凡足跡所至事無鉅細人無賢愚貴賤輒畱心采
訪時復考據史傳搜羅碑碣有所得卽條記之挂誤
去官又因公事稽畱二十二年冬至明年夏久寓符
離間取縣志與省志郡志參校質以平日所聞闕疑
著信編爲四卷將成傅生肯堂出其大父所記邑事

數十條見示有向所未聞而確乎可據者亦竝增入
震非生長於斯以一人之耳目前後五年中網羅數
百載放失舊聞固知其必多挂漏惟是杜陳諸君相
繼蒐討而殘簡僅存皆是諸君精神所畱不容泯滅
使於今日遂無賡續而纂綜之者將恐後之視今去
本逾遠雖有循良之更好學之儒欲求邑中掌故而
邈不可得此余所以失職僑居猶孳孳於此思補往
年吏事之闕自愧譴疎弗能該備故名之志略以俟
後來者采擇焉乾隆二十三年夏六月庚申江陰貢

震書於此君草堂

卷一 疆域 輿地 圖說 凡例 原序 卷首 靈璧縣志略目錄

靈璧縣志略目錄

卷首

原序

凡例

圖說

卷一

輿地

疆域

土田

城池

鄉里

山川

市集



靈璧志
目錄
道路

橋渡

卷二

經制

職官

公署

賦役

學校

祭祀

兵防

河防

驛站

鹽法

倉廩

禁獄

養濟院

漏澤園

卷三

人物

名宦

鄉賢

選舉

列女

卷四

雜志

風俗

災異

古蹟

物產

寺觀

藝文

卷一	序	卷二	地理
卷三	風俗	卷四	藝文
卷五	職官	卷六	選舉
卷七	學校	卷八	兵防
卷九	賦役	卷十	刑罰
卷十一	雜考	卷十二	雜錄

靈璧志原序

杜志序節錄

壬辰秋余來牧茲土詢知邑未有志乃謀諸學博夏君守謙暨張生雲松輩博采旁搜三易伏臘始錄成帙夫志者詎綴拾陳迹已邪山川風土吾統馭謂何田賦戶口吾節愛謂何忠孝節義吾培植謂何名宦鄉賢古今著作吾型範謂何畜眾阜民移風易俗禦災捍患之理宜觀之而思所以自效者也若專於壤地物產之詳則有輿圖版籍在安所用志哉萬曆二

十四年秋九月汝墳杜冠時書

陳志序 節錄

靈璧中都屬邑也高皇帝神武開天削平區夏士誠
擴廓輩勤我王師首當其衝實惟此地文皇帝匡襄
內難齊眉之戰危然後安此皆邑父老所見聞非比
昨水陰陵之事千秋杳邈直付之斷煙殘莽中者邑
志之編自汝墳杜君始杜君政采文名一時表表閱
其志果見規撫結構具體犁然弟以事方權輿不免
簡漏余乃以舊志為本參之中都宿州諸志增補刪

正裁而通之為綱十五一輿地二建置三往蹟四會貨

十九災祥藝文為目六十有四輿地類十星野沿革疆域山

河隄建置置類八城池公署屬倉廩學校坊表舖舍

場院往蹟類五寺廟觀祠古蹟墳墓八景會貨類七

戶口田賦課程條鞭馬政兵防土產職官類八縣官

學官巡檢驛丞陰陽醫學僧會名宦選舉類六進士

舉人歲貢地封武職雜職人物類四鄉賢尚義孝節

流寓禮俗類六丁祭壇壝祠廟鄉飲風俗節序災祥

類六嘉禾天變地震水災旱蝗兵不惟其文惟其備
有當於杜君與否所不敢知而其意則猶是杜君藉
手為民之意也是役也肇自己未算春以季秋之杪
卒業不佞實提其凡詮纂成帙則學博吳君振纓陳

君一中劉君心得之力居多諸生王守謙劉鳴盛等
分曹蒐采亦與有勞焉萬歷四十七年冬十月之吉
莆田陳泰交書

是志也令君陳泰交哀采增潤幾浹歲而出纓主校
焉已未冬仲繕本未脫而侯之蜚語至矣峙剗劓之
資纓代董其役署縣事者州二守邵君鈞樂與其成
竣於庚申之季春夫侯之苦心而弗獲親竟其業大
率類此吳興吳振纓記

吳志序

節錄

靈志自庚申以來近六十年矣中遭寇燹事之不可
公據者十之五鄒平馬君驕文采風流蔚然人望以
淮郡尉改任靈璧殫心治術百廢具舉志藁未定而
卒於官所遺殘編硃墨不一手余承乏茲邑士夫首
以爲請會軍興從事芻餉日不暇給乃於學博資其
翰墨諸生討論而余潤色之越數月書成八卷志輿
地者有社稷且職守也志倉貨者有民人且職貢也
志河防邑之大事爲民慮也志秩官明官守垂法定
制也志學校起教化也志選舉徵賢才也志人物事

久論定可法傳也志藝文者國華也圖書也雖有不
逮唐魏之風詩也他如幽軼如遺事如叢言可為鑑
戒且助譚柄者附為外紀吳志分篇較陳志為簡當
蓋是馬君原定規撫今書
五卷八十餘頁一方輿二邑制三人物四五藝文方
輿之目曰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形勝山水八景古蹟
風俗祥異邑制之目曰城池公署學宮學基學田書
院社學倉廩秩官生員防守馬政馬廠賦稅人物之
目曰名宦鄉賢武秩孝義列女藝文之目曰誥勅序
記詩詞外紀與原書篇目絕不同疑是參取陳吳兩
志而足較之舊志據史冊實錄改正如城池沿革增
補如后妃封建河渠人物皆諸本所未及者今書中
皆未見
晉康對山編武功志學者謂可作一篇文字余何敢

聖但以一日盡心完馬君之事以繼杜陳二君焉爾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九月之吉內江吳嵩書於勤
思閣

于志藁序節錄

靈璧志始勅於明萬曆二十四年杜侯冠時繼脩於
四十七年陳侯泰交

國朝康熙十三年吳侯嵩繼馬侯驩後復加脩緝迄今
四十餘年于侯元吉薈萃成編復與學師宋君斐吳
君煜吉綜核其事訂定其文為卷三為類十一外紀

附之

雜亂無章
不足述也

數十年政制風化之迹忠孝節義之

行以及山川景物廟祀禋祥開卷瞭如上以資君子

之感興下以作小人之奮厲其有造於靈邑也豈淺

鮮哉

書中一則曰于公元吉再則曰于公元吉
知此書未經于君筆削也序言恐未足信康熙

六十年十二月磬陰近崖氏書

志略凡例

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故首志輿地治地者
存乎法故經制次之徒法不行而地以人重故人物
又次之終以雜志者拾遺且廣義也輿地之目八經
制之目十三人物之目四雜志之目六建類相因庶
乎有條不紊云

亭林先生曰文須有益於天下爲縣作志必志其實

有關於茲邑者凡民生之利病政事之興除得爲之

則殫吾力焉不得爲則存其說以有待此愚者所以

靈壁志略 卷首 五
輯是編之意也

余既淺於學近復汲汲無暇日然有所不敢苟者凡所引據若經若史必注明所出以及省志郡志若縣舊志如陳吳諸本所采所芟亦必細細注明蓋於考古則欲其有徵於所因則不敢掠美且使後之君子得以詳其得失焉

茲邑之所以凋敝者半由於保甲參身而水患爲尤甚北距河南抵淮睢澮五湖皆能爲患然則欲厚民生當先脩水利而此志只略言者其詳已見河防錄

河渠原委二編故也夫水利之於保甲相輔而行是在當事者加之意矣

志與史異史有勸有懲志則第書善以爲勸余初藁於

國朝名宦止得一人而鄉賢闕如也既而思之此邦雖文獻寂寥而不可不略存其概乃於官斯土者有政績可書略見職官志鄉賢亦據前人記錄節取數人附書於後以俟論定蓋其慎也

然則何以詳於列女也既前有徵案不可得而刪又

匹婦之獨至匪由學問而義感幽明是可以愧夫須
眉而不能自立者矣

其有事關全省或通行常法如

覃恩優老赦罪蠲租及徵稅兌漕貢士定期生員額數
既不專於一邑考省志自足知之

星野之說管人所非況一縣於天文奚翊滄海之一
粟也靈璧地勢夷衍無形勝之可言而所謂八景者
尤無謂也若此之類竝從刊削

史出分脩定無佳史志亦宜然余乃安敢望古人然

區區五六年間繁簡蘄存固已屢易其藁邇來復加
審定蓋以心力之嘗費於是焉而庶幾於可信也

南鄉圖

自九灣集南澮河至淮六十里



圖中溝渠最詳以靈璧頻遭水患蓄洩之方尤宜加
 意故也山阜市集道路橋渡止舉其大者限於幅也
 不載里保者靈璧舊時編戶四十里今則瓜分至七
 八十里里之小者不過百家其大者分為四五保每
 保七八百家至千家不等即如新馬一里東抵五河
 界西抵懷遠界固賢一里南至樓莊集北至游家集
 各占地七八十里中間煙戶參錯更易無常難指一
 處為某里某保故不可圖也他如縣治公署學校之
 類具見本條不必按圖而可知也

本府懷遠縣交界南至淮一百五十里與本府鳳陽縣交界東南至喬家集九十里與泗州五河縣交界

攷其地於虞夏殷為徐州之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淮以

南為揚北為徐靈璧於周為青州之域周官職方氏在淮北知屬徐也

而青州之川曰淮泗浸曰沂沭賈相傳為夏后氏舊疏云周公以禹貢徐州地為青也

封宋設靈璧分自虹縣唐設虹縣分自夏邱輿地志言夏邱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本朝皇輿表亦

云嗣後建國不可得詳在周末則楚之東境也史記楚世家

家惠王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秦兼天下廢封北楚東侵地至泗上此足以徵之矣

建為郡縣今靈璧屬泗水郡漢書地理志沛郡本秦泗水郡今鳳陽府淮北

之地於漢屬沛郡則知於秦屬漢興更泗水為沛郡泗水郡而通志入九江郡誤

又分置臨淮郡後漢以沛郡為沛國臨淮郡為下邳國所領縣有曰汶者曰虹者曰穀陽者曰符離者曰

夏邱者曰下邳者今靈璧四境內雜有諸縣之地曹魏及晉無大更張

漢書地理志沛郡三十七縣有汶有埗有穀陽有符離有夏邱後漢書郡國志沛國二十一城有汶有虹有穀陽有符離

下邳國十七城有下邳有夏邱晉書地理志沛國領縣九有汶有虹有符離下邳國領縣七有下邳有夏邱今靈璧分於虹東南有汶與夏邱之地西南有穀

陽之地西北有符離之地東晉劉宋以後淮北入於

元魏為下邳穀陽臨潼等郡魏書地理志下邳郡領

縣二有連城臨潼郡領縣四有夏邱臨潼亦為縣東北境詳見後爾後南北分爭恆

疆域

疆域

以淮為邊境荒郡僑縣益不足書宋書州郡志南彭

注云自臨淮以下郡無實土隋以穀陽符離兩縣

隸彭城郡下邳夏邱兩縣隸下邳郡隋書地理志彭

有穀陽有符離下邳郡領縣七有下邳有唐初以夏

邱穀陽置仁州其後州廢夏邱更為虹穀陽入於蘄

與符離臨渙凡四縣領於宿州下邳則領於徐州竝

隸河南道五季未之改也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

夏邱置虹及龍元二縣六年省夏邱貞觀八年仁州

廢省龍元以虹隸泗州穀陽隸北譙州十七年北譙

州廢以穀陽隸徐州顯慶元年省穀陽入蘄元和四

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領縣四符離

虹蘄臨渙志又載徐宋既分虹地設靈璧縣旋以虹

州領縣七有下邳屬楚州靈璧與符離蘄臨渙屬宿州隸淮南東路南

渡後沒於金宋史地理志宿州建隆元年升防禦開

祐開分虹之靈璧鎮為縣領縣五紹興中割虹縣

隸楚州仍領縣四符離蘄臨渙靈璧後沒於金金

與宋或和或不而淮右常為戰地元初復立靈璧縣

隸河南歸德府其後以符離蘄臨渙併入宿州而靈

璧獨為之屬元史地理志宿州隸歸德府領臨渙蘄

州四年以靈璧入泗有明一代縣屬於州如故而州

則改屬鳳陽府府則直隸南京

本朝設安徽布政使司領鳳陽府而靈璧與宿州並屬焉不相統矣此古今地制之大略也至靈璧命名之義與古郡縣之在境內者詳加攷據條列如左

靈璧名義

按史記項羽本紀漢二年彭城之戰項王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書項羽傳同此靈璧之名所由昉也其地當在今蕭宿羣山之南睢水之泝晉書劉喬傳喬遣子祐距東海王越於蕭縣之靈璧宋書謝靈運撰征賦聆泗川之浮磬

眺靈璧之曾峯按此二處所稱靈璧與史記漢書同璧字亦正作壁宋元豐初蘇子

瞻為靈璧張氏園亭記云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凡八百里而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彼時靈璧尚未設縣子瞻蓋據虹之零壁鎮而言即今建城之地北距睢水五十餘里靈璧置鎮不知始於何時當在汴渠既成之後未有汴則無險可據也

唐高適過陰陵詩次靈璧之逆旅面垓下之遺墟彼時靈璧當已置鎮元祐元年以虹之零壁鎮為縣政和七年改稱靈璧由是南抵淮北抵泗通為

靈璧矣命名之義自來未有所據舊志云因縣有

山產磬石神之故改零為靈此因宋史而傳會其說也夫磬樂器璧禮器既不可混而為一旦金史地理志猶言下邳有石磬山則靈璧設縣之時此山尚屬下邳明矣下邳有是山而不以名縣靈璧以名縣而乃無是山此豈有說乎古者軍壘稱壁漢書高祖功臣侯表邳穀侯繒賀戰彭城爭惡絕延壁師古曰爭惡謂爭惡地延壁壁壘之名也然則靈璧亦或是當時壁壘之名史遷舉此以為睢水之誌今縣西北七十里有霸王城通志謂是項

羽屯軍處土人亦相傳云爾其地正在蕭宿羣山之陽睢水之澣所謂靈壁者疑是其處其字從史記漢書作靈壁為是傳寫之誤以靈為零以壁為壁政和中改零字未改壁字後人之傳會從此起矣

又按漢書注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今考漢志彭城郡無靈壁縣而通志載靈壁故城在宿州西北又引括地志靈壁故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古符離縣治即今宿州治也西北九十里則

去今靈璧縣治二百餘里其說竝齟齬不合且宿州西北九十里正在相山之下相城在焉不聞其地有靈璧城也疑括地志西北字是東北之誤而通志承之今宿州東北至霸王城正九十里也

境內古地

縣東南境有古浹及夏邱之地按浹縣漢屬沛郡後漢晉屬沛國魏志無其穀陽郡連城縣下云武定六年置有濠城濊水蓋魏廢浹縣置連城所謂濠城者卽浹城之誤濊水卽今之澮水古之浹水

也浹縣故城向來不知其處而說者多以今之濠城集當之余於河渠原委辨之詳矣據魏志連城縣有浹城則連城縣之地卽故浹縣可知今連城集西北有二城相比其一四址尚完其一爲澮水衝齧僅存其半水經注言浹水東過浹縣故城北卽此是已其東北濠城集乃浹縣之垓下聚以此知靈璧東南境有古浹縣地也又按夏邱漢屬沛郡後漢晉屬下邳國魏屬臨潼郡隋屬下邳郡唐析夏邱置虹及龍元二縣後省夏邱龍元竝入虹

靈璧分自虹縣則有夏邱地可知

縣東北境有古下邳臨潼之地按下邳縣漢屬東

海郡後漢晉屬下邳國魏隋屬下邳郡唐屬徐州

宋屬淮陽軍金元屬邳州金史言下邳有石磬山

今此山在縣境東北去邳州界二十餘里不知何

時割下邳之地入靈璧也又按臨潼郡魏置治臨

潼城北齊改爲潼郡隋開皇初廢其故城卽今縣

東北潼郡集土城是也

明季黃水於
墊土城幾沒

言元兗初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則潼郡爲

靈璧地分於設縣之初可知蓋隋廢臨潼其地入

夏邱唐省夏邱其地入虹宋以後乃爲靈璧之東

北境矣

縣西北境有古符離之地按符離縣漢屬沛郡後

漢晉屬沛國魏志無隋屬彭城郡唐宋金竝屬宿

州元至元中併省入宿志傳不載割符離地入靈

璧之事今考縣北三村里有唐先天二年勅建壽

聖寺寺前有二石相向蓋以持旂竿者石刻大宋

國符離縣施主某某等發心造治平二年三月十

八日記數十字又有明嘉靖七年石碣其文曰壽聖寺在縣北七十里睢河南游寺有成化元年碑亦言寺北靠睢河

今則寺在睢河北半里許蓋明時睢河南徙故也宋以前東南朝獻漕運

悉由此上三村寺為歸德路符離縣館驛寺預有

馬高帝混一疆宇駕御金陵改衝路於徐宿淮泗

間是驛斬絕易三村寺為靈璧里社隸鳳陽府觀

此則縣西北鄉有古符離縣地此二石足以補志

傳之缺已

縣西南境有古穀陽之地按穀陽縣漢屬沛郡後

漢屬沛國晉志無魏置穀陽郡領連城高昌二縣

穀陽城即今固鎮南土城是也高昌志稱郡治連

城即今連城集西北土城是也隋廢穀陽郡仍為

穀陽縣屬彭城郡唐以其地與夏邱置仁州尋廢

以穀陽併入蘄縣屬宿州宋因之元世宗省蘄縣

入宿州靈璧設縣時穀陽尚屬蘄也亦不知何年

割入靈璧為縣西南之境

城池

靈璧為縣自宋始歷金元至明初尚未有城弘治八

年知縣陳玉勅築土城

吳志言靈璧之城自宋築之至金撤之而明復累甃焉舊

志謂宋元時尚未有城非也攷宋史李顯忠傳言蕭琦背城列陳又言顯忠復靈璧入城則吳志為是

正德改元土城圯蕩六年夏知縣陳伯安以流賊逼

近淮甸時楊虎肆掠議循故址城之工將興而寇至伯安

被執既釋歸乃銳意脩城伐石為垣陶甃為堞高丈

有九尺厚丈有五尺周六里闢四門樓於門之上城

之隅而堞之內設鈴鋪城外鑿池廣二丈深八尺周

八里有奇架以橋如門之數經始於七年五月明年

二月工竣伯安陞知宿州終其事者知縣邢隆也以上

節錄陳志

後百餘年至天啟初白蓮妖起梁山所過劫掠

靈璧城高不過丈餘羊或升之池則褰裳可涉知縣

別如綸設法脩濬崇禎九年十年流寇連陷城生民

塗炭固由內無兵糧亦以城圯池墮故也於時知縣

王世俊西人有膽氣又習知城守事甫下車率士民

增高城牆三尺堞雉如法濬池廣三丈三尺深一丈

二尺十四年流賊袁時中數萬人蓬蟲至世俊督鄉兵

禦之士民協力分守賊攻城六晝夜卒不克而遁靈

人乃知有城之可恃矣

本朝康熙七年地震城圯歲一脩之砌工粉飾恆不能
久十二年知縣馬驥集眾公議倣他郡脩城法令各
里照錢糧多寡分工脩砌務填滿灰滿磚令得堅久
於各塚粉書管脩及工匠姓名官冊紀之俟工畢親
查拆數處驗其磚灰如不填滿堅實責令重砌而懲
之堅則賞之官自補砌仍俟次年察其塌損以責原
人脩補議既定方欲施行而驥卒於官錄以上節康熙
三十五年大雨淋衝城壞不復脩五十年後無完雉
矣節錄于志藁乾隆十七年冬震奉調治靈周視城址叢

生荆棘明年春旱夏蝗秋大雨水河決銅山而南溢
撫軍衛公哲治由符離集汎舟東行閱水災至縣治
顧謂太守項公樟曰城壞已極安可不脩且各州縣
坍塌城垣欽奉乾隆二年

上諭預行估計造冊報部俟歉歲以工代賑此其時也
爰檢舊案得乾隆八年報部估冊稿衛公卽於
題報秋災疏內聲明請帑撥本府通判徐廷琳與震分
脩鳩匠庀材始於十九年冬十月二日丁未竣於明
年夏四月二十五日戊辰石牆高丈有六尺有六寸

磚堞高五尺有四寸，戣以土，趾厚二丈，五尺有八寸，頂厚八尺，周回如舊制，千一百八十丈，門與樓與橋較舊制加壯麗焉。凡用帑銀三萬五千七百兩，有奇而濬池，不在此數。蓋池故寬，溪間有陸塞，以城工餘力疏之，不復糜帑也。然往日之池，雨則盈，霽則涸，旱則揚塵，自開鳳河，引睢水池之湯，湯者四時不竭，是足以增城之氣而固吾圉矣。昔陳君伯安重建此城，語僚友曰：今之城，替之城也。葺則完，弛則廢，相成之道，吾於後來者有深望焉。震不敏於前，哲無能為役。

然願後來者三復於陳君之言

重脩靈璧城池記

明僉憲西溪龍霓撰

靈璧縣舊有土城，廢久弗治。漫然四平，址有沒於土者。正德庚午，盜起霸州，文安漸劫而南，靈璧當睢、潁、濠、泗之衝，盜所出沒。辛未夏六月，黃陂陳君來涖靈邑，始至集父老於庭，曰：寇來，民無所禦，吾將城焉。乃脩故址而拓之，先出官錢為旗幟、鑿鎧、金鼓，復市弓募壯勇者授之。親率教習，閱三月，盜數千入境，肆焚殺，君親禦之。巷戰被獲，無貶容，叩

之不答拘至睢陽得脫而歸自是銳意爲城力營
治之徵石於山伐木於林令善民和不匱不勞經
始於壬申之夏五月明年春二月城成復以土基
以石堞以陶甃城厚廣以文崇倍之堞崇視城四
分之一而施漫焉周回計里者六外濬爲池池之
廣倍於城之厚濠半於崇城之南適東西之中而
爲門門之甬爲宇者三楹貯兵器設卒以守北如
之東西如南北門之制門之名東鹿鳴西鳳儀南
望荆北夾壁橋於門之外樓於門之上者皆四樓

於城之隅者亦如之棲鐘鼓戒晨夕舍於堞之內
者二十有四以休邏候之卒植標於陴堞之間揚
幟者三十弘遠周悉之規三時而成心力之用亦
勤矣啟扃有時以警以嚴若在曩昔之難民其免
已學掌教程君阜司訓歐君貴米君成相與言曰
吾城之作凡生聚於斯與吾儕宦游而寓於斯者
咸恃無恐侯之功及於人矣是宜勒諸石用示後
來君曰成民志也而力與財藉之民焉於吾何有
且縣故嘗有城矣方其未壞時常常而葺之工費

之省當什伯於今日而矣至蕩然無有存者今之城替之城也昔則完弛則廢縣之政皆然而獨城哉相成之道吾於後來者有深望焉僉曰唯於是曹生公養來以記請聞陳君名伯安由進士初知某縣徵為監察御史以忤權貴謫丹陽教諭改靈璧知縣今陞宿州知州政操俱勵位望之進未艾也夫捍患於民臨難而不避有勞而不居又推其善以望後人一事而三美具是可傳也已併書之以為記

此記載在舊志不知當年刻石何以用邑人戴達作今石在西門內文之佳惡讀者

自能辨之舊志取此有以也惜不存其年月考戴記亦曹公養所請後署正德八年癸酉春正月此文當亦作於彼時矣

更名靈璧城門說

靈璧舊城四門東曰鹿鳴南曰聖荆西曰鳳儀北曰來璧蓋各以其方之山名之也余既任脩城之役邑諸生某等來謁曰古者城門之名如魯曰雩宋曰澤多取其地之所近今靈璧之門鳳儀當矣來璧則已假借若鹿鳴聖荆取諸鄰封於義未當請更之可乎余應之曰城壞之日門之不存名於

何有今門既與城俱新矣名亦新之可也夫城與民相依者也民非城無與衛城非民無與守靈壁歲比不登民且流亡城何爲者欲吾民與城相依非年穀時熟不可若是者宜求其應於陰陽董子曰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此乾南坤北之義先天之學也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此震東兌西之義後天之學也南北二門吾取諸董子之說曰成歲曰佐陽東西二門吾取諸周子之

說曰仁育曰義正夫陰陽調而風雨時五穀孰而民人育生茲土者父母兄弟妻子相保可百世而未艾也吾城復何憂之有諸生曰洵美矣得無近於夸乎余曰此實理也亦實事也卽以靈壁觀之通邑游饑而家有溫飽者必其善治產也比戶大疫而人有安全者必其善養生也

朝廷以百里之命寄之邑宰幅員雖廣皆吾戶庭百姓雖多皆吾子弟善理一身一家而陰陽之沴且不能干況合一邑之權欣慘戚與上下流通而往

來相應乎余雖不能後來必有能者此余所以名
茲門而不以為夸也諸生過書其說而存之乾隆
二十年夏四月十一日
靈壁土城有八其稱霸王城者二一在北鄉睢水之
濱蓋是項王軍壘史記所稱靈壁也一在南鄉澮水
之濱與固鎮南北相直蓋漢時穀陽故城也魏志言
穀陽郡治穀陽城有項羽祠後世目為霸王城以此
其餘則在南鄉者二在北鄉者四南鄉連城集西北
一城臨澮水蓋即水經注所謂浚縣故城一稍南相

距數十武即魏武定間所置連城縣也北鄉潼郡集
一城即魏所置臨潼郡城金章宗於此設倉者也在
羊山之南曰古城無影山西南曰固賢城土山西北
曰毛城始末皆不可考

山川

靈壁山川舊志臚列無序又飾為古賢人仙釋之說
多無稽據今所紀以小從大以幹統支略舉景物分
疏其下意在徵實弗取浮夸而邑中險夷利病之故
亦略可考矣

靈壁山脈發於蕭宿之境余未悉堪輿家言而大勢

可指述也縣治西北百二十里有山曰靈覺層峯疊

嶂為羣山之冠山有靈覺寺故名寺東北有洞廣可數尺內深闊有泉下流土人名為

花水其北山曰均係山甚險峻山頂有寨壘石南山

曰青苔蕭靈均係之北曰梅山梅山之東曰羊山羊

山之南曰鄂山鄂山去靈覺東麓不遠諸山皆小相

去各三里許青苔東南曰紅山山土赤故名又南岡巒相

屬直接蕭縣之張山此縣境西北諸山之大概也由

此而東南地皆平行去靈覺五十里有高峯突起曰

潼山潼水出焉山北莊姓祖塋潼山西南曰無影山

山卑四面受日先故名其東曰開和山申村山土龍山產黑石

家山產石紋紅鳥山產透花石皆在縣治正北連延十五六

里如列屏障去縣治可七十里山後岡阜林立有曰

楊家山者有曰白馬山者有曰卓山輝山者二山之石亦可

為磬輝山與紅鳥南北相值山勢至此一斷而石磬山

聳峙於東矣古取磬之地禹貢所謂泗濱在此山下

麓舊有茶庵康熙中有僧出游江南既而還山更名庵曰玉磬刻石記之文雖不佳而書法倣聖教序可

觀也北里許地名釣魚臺此古者泗水抵石磬山西山下之驗山下水曰漁溝亦因此得名矣

北十餘里有枕頭山枕頭山西北曰耳毛山東北曰金山曰牧豬山又東曰鞞拉山山有聖水泉曰陳疇山曰貫山連屬二十餘里轉而南則爲九頂山九峯崩崩峙於睢靈兩邑之界又南曰馬山頂有寨馬山東屬睢寧西接石磬登九頂望之羣山圍繞惟缺西南一角石磬與枕頭兩山相對如門而京渠章渠杜渠丁公諸小山星羅密布於眾山之中去縣治自七十里至九十里不等此縣境東北諸山之大概也石磬山東南十里許有小山二一曰杏山一曰申費山互入睢

寧界石磬山之正南二十里曰孟山山西有石陂可登涉孟山

南臨睢水夏秋之交非舟楫不可到西南三十里有

山在水中曰土山夏秋水發村莊俱沒登山四望渺無涯溪惟見漁艇鷗羣及芟葦蓮

芟之屬隱見於煙波中土山在縣治北四十里西南則有穆家

山東南則有冉家山黃家山閻家山皆土阜無峯巒

至何家山稍高大與城北諸山相屬矣城北之山以

龍車爲主羣峯陡絕雄視東西諸山山下有石泉有龍泉龍車

之東曰栲栳山又東曰聖人山明嘉靖開詔天下孔廟皆撤像易木主紳

士素服昇聖像藏此山刻石又東曰丁家山卓家山誌之後人遂以聖人名山云

薄家山土人之名不一而足至三注山復起高峯東

臨石湖舊志言山形如點水故名三注今遙望之恰似水字偏旁西與龍車相顧

去縣治十五里縣東山勢至此而止龍車西北斷而

復起者曰五龍山岡阜聯縣自西而轉土人目為平

山其南高峯層疊為鳳皇山宋時張氏園亭在此南堪輿家以

龍車為中幹三注為左護此其右護也舊志言靈璧城踞龍車山

左三注山右鳳皇山龍車之前左有瀏清湖右有壇西湖為龍液水面對白蓮湖為飲龍明堂由此

越汴隄西南二十里羣峯聳峙其東南最高者曰寨

子山頂有寨寨子之南曰鵝山北曰珠山西北曰龍山

龍山西南曰齊眉山以山卑故名明成祖與平安徐輝祖大戰處山之東有紅橋湖

相傳以為戰血染橋紅故名也齊眉山西南曰虎山虎山西北曰玉石

山產綠石如玉其南岡嶺重複名號難稽曰磨盤山曰二

郎山曰觀音山曰牛首山曰曹家侯家范家王家等

山皆出於土人之指目最西者曰塔山一名窰山山側陶瓦器

不與諸山相接去縣治三十餘里縣西山勢至此而

止此縣境西南諸山之大概也

靈璧河道從橫以百數橫者源遠而大從者源近而

小幹支之分也詳見河防錄及河渠原委二編略舉

其大要境內黃河三千九百餘丈在縣北百二十里
內有張家瓦房險埽工一段舊險在墨家莊今漸提而上其南七
十里爲睢河上承永夏碭蕭清黃之水由宿州入境
匯於五湖以達洪澤本境則有黃泥溝漁溝三渠潼
河拖屍河與新開之北股河自北入焉又有陸家溝
楊疇溝土山溝與新開之南股河自南入焉歷年泛
溢最爲北鄉之大患睢河南五十里爲汴河河形久
失縣治東西大路卽其隄也隄北之水一由鳳河繞
城濠而東一由岳河過吳公橋而南洩水通舟商民

利賴自近年始汴河南二十里爲新開之北沱河洩

大路溝及柯家湖之水以達虹境又南三十里爲南

沱河本名沱河今以小草溝爲北沱河故於沱河加南以別之受宿州汴隄以南

平地之水東至五河口入淮而本境隄南諸山諸湖

之水亦由小龍溝姚家溝葛家溝入焉淤塞已久每

遇大雨時行宣洩不及頗爲城南數十里之害今則

開濬溪通沱河南三十里爲澮河澮音會卽古之洩水原出永

城由宿州而下東會沱河入淮沱澮各爲五河之一本境陡溝

貝溝通澮溝之水自北入之澮河南三十里爲澮河

據固鎮直南而言受宿州及本境平地之水東過新馬橋入澮澮故寬溪所慮淮水倒漾壅而爲害則澮亦從而泛溢解河南三十里爲淝河由懷遠入境受洪溝觀音溝之水東南至沫河口入淮淮水漲則南北數十里皆爲巨浸其患與北鄉睢河等又南十里卽淮河爲縣之南境去縣治一百五十里此境內河道之大要也雍正中年以後靈璧頻遭水患

朝廷屢遣重臣經理河道今復不憚帑金大加脩濬爲生民計其經久而歲脩之功猶不能無藉於居民也

請開睢沱兩河詳文

邑令鄞縣邵謙吉

爲詳請疏濬睢沱兩河以減水患以蘇民困事竊照卑縣地方北距黃河南臨淮水中間名川不一北鄉莫大於睢南鄉莫大於沱與澮上游自豫省歸德府各屬經宿州入縣境下注洪澤湖出清口卑縣地形低窪上游水發勢如高屋建瓴加以伏秋雨淫黃淮交漲黃水盛則閘壩減洩而下北鄉之水旣積而日高淮水盛則洪湖泛溢四出南鄉之水又鬱而不下所以十年九澇吏困而民益敝

也夫事勢積重難返既無一勞永逸之法宜急思
補偏救弊之方但使水患少紓卽災民並受其利
去歲江省被災仰荷

皇仁多方賑卹茲復欽奉

上諭嚮來以工代賑亦救荒之一策現在下河及芒稻
河等處併他項工程有應行疏濬脩築者隨宜興舉
俾小民得以趁工覓食

聖恩優渥睿慮周詳旣以救一時之荒卽以興萬世之
利淮揚一帶從此永慶安瀾而卑縣積被水災地

方情形與淮揚無異凡境內河道工程有可以紓
水患濟民會者例得仰遵

諭旨詳請

題達卑職查勘水勢謹擇其爲害尤甚者爲憲臺陳
之一睢河尾閘急宜疏濬通暢也查睢河之在卑
縣北鄉者上自宿州交界之霸王城下至睢寧縣
交界之大王廟東西七十餘里自霸王城至尹家
渡二十餘里河道尚屬寬濶無須挑濬陵子湖以
下接連孟山崔家等湖至大王廟二十餘里俱係

湖窪原無河道雖多淺阻之處然不能於湖內挑
河惟尹家渡以下至陵子湖口約長二十餘里爲
睢河尾閘地形最窪夏秋水漲兩涯數十里悉成
巨浸然清水消退之後河道尚無恙也惟毛城鋪
王家山閘壩減洩黃水由宿境符離橋而下奔流
迅疾至尹家渡則逼近五湖與清水相抵其流漸
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淤必至之勢也乾隆十
八年上江水利案內業將胡家宅至陵子門前一
段挑通然所估寬濶丈尺不及上流一半是年九

月張家馬路漫口黃水南來十九二十年毛城
鋪以下閘壩復行開放睢河下流積經淤墊尹家
渡以下如張家瓦房波羅林胡家宅等處原係三
十餘丈之河身至今日僅如一綫下至陵子湖口
停沙堵塞幾如平地夫睢河受商邱寧陵永城夏
邑碭蕭宿等州縣數百里岡原陂澤之水至卑縣
而截然中止此其爲害尚可言哉卽今春水未發
北鄉賑米運至孟山湖內不能過陵子而西宿州
米船淺阻陵子湖口零星盤駁大費周章若不開

挑溪廣夏秋水發宣洩無路地方受沈溺之災冬
春水落舟楫不通商民受阻隔之害然則北鄉應
挑河道無有要於此者矣一沱河淤塞急宜疏濬
溪通也查五河在卑縣南鄉者有三曰淮曰澮曰
沱淮河爲害最大然無法可治澮河則現在溪通
偶有泛濫爲害尚小惟沱河受宿州紫蘆湖之水
洩入縣境東南行百餘里至虹境歸五河口入淮
卑縣汴隄以南澮河以北從橫七十里平地之
水專藉此一河宣洩久不脩治有淤墊將平者有

溪一二尺至四五尺廣二三丈至十餘丈不等者
每遇夏秋水發兩岸湖窪與河相連湮鬱不下雖
有南北溝渠皆因下流不通以致上流泛溢滄沒
民田其害遂與睢河相等而且有甚焉者睢河水
發則舟楫通行豪無隔礙若沱河兩涯地形高窪
不等坡水散漫溪處不可以車行淺處又不可以
舟濟地方官遇有公事來往南鄉必須結筏民間
則男女褰衣而涉就溪就淺猝有不戒往往陷溺
夫沱河所受之水較睢河爲少其入淮之路亦較

睢河爲近本非難於宣洩者乃積淤日久遂使地
方受害至於如此若抉去壅塞俾得上下通流縱
有淫霖一瀉而盡南鄉水患可使十去八九矣以
上睢沱兩河南北鄉各舉其一皆巨川之最爲害
者若通縣支河汭港無慮數十處向來亦多淤墊
乾隆十九年前任貢令詳請開濬黃泥溝漁溝潼
河拖尾河等業蒙憲臺

題准估挑完竣其鳳河岳家河范家溝陸家葛家等
溝又經本府面諭貢令勸率農民自行挑濬然而

去年水患未嘗輕減者雖由霖雨過多清黃交集
之故亦或以經流不通則支河汭港雖多無益也
伏懇憲臺俯念卑邑積被水災實緣睢沱兩河淤
塞之故准與委員勘估

題請動帑開挑雖極窪之地異漲之年不能保其必
不滄沒若雨水勻調之歲高地可望有秋窪地亦
得二麥目下災民趁會將來水患稍輕卑邑窮黎
子子孫孫永沐恩波於不朽矣抑卑職更有請者
卑縣北鄉雙溝集南向有小河一道南通漁溝以

洩平地雨水乾隆四年高河臺整理峯山四閘挑
濬引河不由睢寧故道改至卑縣漁溝一河兩隄
遂成巨川嗣後啟開放黃水勢不順出岸潰隄河
身旋淤今峯山之黃水既不來而內地之清水亦
不得出居民病之再張家瓦房險工之南舊有運
料河一道南入黃泥溝以運孟山湖毛蘆房村涵
洞之南舊有引河一道南入運料河以洩月隄內
積水自張家馬路漫口之後此二河俱已墊高不
可開濬由是河道民田兩失其利卑職再三相度

房村之東有新衝溝形一道東至張工之南又東
至雙溝之南與廢閘河相通從此略加疏導以達
漁溝可以洩房村涵洞及雙溝以南平地之水且
可以運張工防險料物為利甚溥但工長五十餘
里積歉之後民力難成合無仰懇憲恩一例委員
勘估請帑開濬實為德便乾隆二十一年春二月

某日

舊志載洞名九湖名十八井泉名各五余考所謂洞
者山穴耳井則隨地有之既無異觀皆不足志湖名

以百數楊疇土山陵子孟山崔家是為五湖其最著

已陳志皆無之蓋當他如固賢里之青冢湖與蕭縣各半分

東流受蕭境山水申村里之沫溝湖即今楊家窪是也

之水東入漁鴨汪湖受申村諸山南面之邱疇里之

石湖受五湖南溢之范隅里之老營湖相傳為古屯軍處與虹縣

分界受汴隄南平地皆周回數十里積水經年不涸

其他窪地之名為湖者不可勝數也泉則余曾酌其

二味皆甘美一為聖水泉出北鄉靶拉山石穴中去

平地半里許四時不竭亦不溢一為雙泉有雙泉庵舊志稱

為雌雄泉在南鄉溧澗之底水涸時二泉如井挹之不竭

東泉屬靈西泉屬宿相距三文許水發則不可見舊

志言縣北龍車山有石泉豸山有龍泉豸山蓋龍車之支孟

山有湧甘泉余尚未之考也

土田

靈壁於禹貢屬徐州於職方屬青州禹貢言厥土赤

埴墳厥田惟上中職方言穀宜稻麥然則三代盛時

此地稱沃土矣今者沮洳居半土曠民希豈古今地

脈變遷抑人事有未齊故地利有未盡與余觀種之

宜者稻麥而外秣豆爲最其他雜糧亦頗能生殖然南北各鄉肥磽不等約略舉之其別有五

一沙地 濁流經過泥沙停積其地最爲肥美旱澇

無虞如汴河底岸汴南司家倉基等坊汴北傅家道口一帶皆係汴水決溢淤高

土性與汴隄同及淮澮河涯皆是蓋汴水原引河流而淮

澮在前朝亦時受黃水漫溢故也近來睢河兩岸亦復有之至

北鄉逼近黃河之地前年張家馬路決口淤高四

五尺雖係冬底寒沙日久當成沃壤唯古城以北

雜有飛沙致爲磽薄

一湖地 淮北土俗窪地皆以湖稱在北鄉者土膏

甚肥而水沈可慮在南鄉者水患較少而地力殊

遜

一灣地 南鄉淮澮澮河旁窪地水發則屈曲灌

注土人謂之灣地肥美與北鄉湖地同收必數倍

特無如十年九澇何也

一岡地 南鄉湖地灣地之外高者率稱岡地水溢

無虞但不如窪地力厚

一山地 靈璧率多石山不任種植山坡平坦處間

或開墾成田陳疇古城申村齊眉及城北一帶近山處所皆有之旱固可虞陰雨則地中出水土人謂之滂泉亦能傷稼蓋瘠土也

鄉里

元時贍學田碑載有南華鄉臨淮鄉等名目明初但

稱中南北三鄉編戶三十八里後增為四十里中鄉

十五保方隅范隅范家東洪齊眉沱河關疇韋里濠城邱疇土山潼郡新昌韋疇孟山南鄉

十三保固鎮新馬泥河清溝敬臺洪溝艾渠西太平西蘆溝東蘆村南高唐定陵新隆北鄉

十二保吳城古城土陵陳陵申村申潼潼山陵子固疇固賢三村陳疇

國初因之順治十三年知縣汪彪均為二十四里惟奏

銷存其名民間辦糧當差仍照四十里之舊康熙十

二年知縣馬驕奉文編里詳請釐正不果嗣後紛更

無定里之大者人眾糧多催輸難遍公議瓜分以上據舊

志數十年來愈分愈繁章程大壞錢糧同一里而花

戶散處三鄉煙戶同一冊而村莊參附各保姦民藉

此抗糧避差一有徵發隸役疲於奔命公事無一不

悞而百姓亦不得寧居此最地方大病也夫順莊之

令何歲不行卒之陽奉陰違牢不可破嘗思釐正之

法必以山川溝渠道路爲之經界使各鄉各里各保
四至分明截然不可混亂如黃河以南至睢河爲北
鄉睢河以南至沱河爲中鄉沱河以南至淮河爲南
鄉旣以三鄉挈其綱然後於一鄉中分爲若干里一
里中分爲若干保卽如范隅一里東至虹縣界西至
城南大路南至北沱河北至汴河隄以爲大界就中
分之則羅家溝以西爲范隅第一保羅家橋南至倒
橋無溝則以路
爲羅家溝以東爲范隅第二保羅家溝以南爲范隅
第三保每里設一里正經管錢糧每保設一保長經

管煙戶平時查緝匪類里正保長均任其責一處如
此推之通縣處處皆然里保經界旣定然後責令保
長挨順村莊查其煙戶爲一冊里正按照煙戶查其
錢糧爲一冊知縣據冊覆驗或委佐雜抽查倘有舛
錯卽時更正至於煙戶有去來錢糧有增減令里正
保長隨時查明年終彙報考核煙戶三年一編造錢
糧五年一推收務使兩相依附歸於本里本保如此
則一里之糧一人可催一保之夫一日可集公私交
受其利此古者所以重亭長嗇夫之選而爲今日之

急務也

釐正經界其利不但如前所云也靈璧錢糧三則起科一經買賣推收科則盡亂賣者強而買者弱有下地而過上地之糧者反是則有上地而過下地之糧者或調停其間又有上下地而過中地之糧一則地而過三則之糧者加以姦戶之避重就輕里胥之出彼入此或田多而糧少或田去而糧存在官無鱗冊可稽在野無田滕可辨飛洒隱漏貧苦既代受追呼故絕逃亡殷實又橫遭拖累長吏雖愛民如子苦於

無可奈何若里保之經界既清則一保之內田畝不過一二百頃為荒為熟為上為下易於查考清出無糧之地以抵無地之糧綽乎有餘矣

市集

靈璧民貧而樸商賈貿易者布縷菽粟農具而外別無他貨市集不足志也舉其稍著者北有雙溝集城北

百二十里黃河濱與銅山連界朝陽集明知縣社冠亦名雙興管河主簿駐劄於此時建在縣東

北九里游家集縣北九里漁溝集縣北八十里影山集縣北

八十里無楊疇集縣西北三十里禪堂集縣東北三十里西有樓子

莊集隄上東西三十里汴南有沱河集縣西南五十里濠城

集縣南五十里即古塚順河集縣東南八十里九灣集

縣南九十里漕糧水次固鎮集縣西南九十里路當衝

為收兌固鎮驛及巡檢司衙門連城集縣南百二十里衝與固八塔集

縣南百五十里蚌步集縣西南百六十里淮河濱與他如睢

河北岸之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元明間號

稱繁華今所存者頽垣破屋居民逃亡殆盡即生聚

亦復難言也

道路

乾隆七年淮北大水大學士陳公世倌奉

命查勘地方情形 奏准挑濬溝渠以疏積滯脩整橋

路以資利涉宿靈鳳驛路皆於八年動帑脩築路旁

各開丈有五尺之溝多建石橋於路以通溝水在靈

璧境內者北自宿州溧澗鋪橋東起南十里至固鎮

霸城鋪東南十五里至馬溝鋪又十五里至連城鋪

又十里至禹廟鋪又十里至濠岡鋪入鳳陽縣界通

長六十里有塘汴縣城至固鎮大路九十里歷年水

衝人馬難行亦於是年動帑脩築無塘汴亦無鋪舍

汴河隄路之在境內者西自宿靈庵交界起東五里至徐園鋪又十里至永定鋪又十里至樓莊鋪又十五里至界溝鋪又十五里至縣城總鋪又十里至霸離鋪又五里至吳公橋入虹縣界通長七十里無塘汧此三路境內冠蓋往來之通衢也外此惟九灣大路每當徵糧必集夫脩治尚可通行他如濠城楊疇禪堂等大路年年水衝缺陷處多幾不可行矣嘗考元以前驛路在三村陵子孟山等處今已久沈水底此又今古滄桑之變不可以常理論者也

橋渡

靈壁澮河之固鎮橋澮河之新馬橋路當衝要最爲利涉之大者次則沱河之大橋砂礪壩橋濠城橋汴隄之吳公橋漁溝之大橋關係地方利病不可不詳志也外此木石橋以百數略而弗論可矣

固鎮橋有二在小街北者爲老橋陳志言明初架木爲之洪武二十四年知縣周榮改建以石今橋七孔尚完固蓋有脩之者余未之考也在小街南者爲新橋陳志言明致仕主簿曹淵捐五百金成之

本朝康熙中橋圯里人數議重建卒不克就乾隆九年知縣張大宗請帑造浮橋以濟橋雖成而未請歲脩橋兵四十八人亦未議工會五六年間橋仍廢而爲渡每歲夏秋水發老橋之頂深三四尺河寬湍急風波頗險

新馬橋陳志亦言明初架木爲之洪武二十四年知縣周榮改建以石後有道人張本清重脩想其時橋猶未甚大也邇來淮澮倒漾澥水至橋邊不得下匯爲巨浸驛路爲梗乾隆初知縣王祚晉請帑重脩十

八年署知縣周夢華又請帑增建今橋一十六孔水發仍漫橋上人馬竝資舟渡風濤之險甚於固鎮沱河集大橋爲固鎮通城要路橋頗高三孔水雖大不沒橋南橋北最易滄漫其地向無舟楫水發則於固鎮運竹木爲棧鋪以門板人馬乃可渡乾隆十九年居民於大橋南增建小橋三孔今開沱河現在估脩大橋非多增橋孔不可

砂礮壩爲九灣通城要路中北兩鄉漕糧由此運交水次舊有磚橋三座漸就傾圯知縣邵君謙吉現在

倡捐重建

濠城集北有石橋兩座其北五孔者明弘治三年里民張廣等建其南三孔者萬曆二十年里民張君大等建橋北有碑可考年來水發橋面深八九尺蓋橋低阻水故也今開沱河此橋亦應估脩

吳公橋在虞姬墓側舊志未詳建橋之自不知吳公何人也康熙五十八年知縣于元吉脩之橋止一孔甚窄而卑乾隆十八年爲北水衝塌余與士民捐建擴爲三孔可通百石之舟今岳河開寬此橋尚慮阻

水非改建不可

漁溝大橋七孔乾隆四年開峯山閘引河洩黃水入漁溝重建此橋以通行旅

靈壁無官渡卽固鎮冠蓋絡繹皆取給於民船商旅往來不無需索官固不能禁也他如淮河之蚌步渡桑家渡西門渡淝河之高家渡八塔集渡杜家橋渡澥河之呂家渡胡家渡周家渡澮河之陡溝渡連城東西渡九灣渡新集渡順河南北渡喬家集渡睢河之霸王城渡王家庵渡尹家渡莫非民自經理官未

校尉知河防事和尚子政有鹿邑梁思溫東原李謙
平棘盧仲賢皆至元以後任者餘亦莫可攷明初設
知縣一員儒學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縣丞一員主簿
二員典史一員巡檢一員驛丞一員陰陽學訓術一
員醫學訓科一員僧會司僧會一員萬曆中裁主簿
一員

國初因之順治十六年裁縣丞康熙二年裁教諭訓導
四年復設訓導一員十五年復設教諭一員以上並據舊志
乾隆十九年裁驛丞驛務歸縣靈壁為衝繁疲難四

兼之缺近年以來事愈多而官愈少無惑乎知縣之
難勝任也余考有明至今知靈壁縣者並錄其姓氏
履歷凡有善政可據者附書其下疑則闕此亦靈壁
四百年是非得失之林後來者可以考鏡矣教諭訓
導可考者亦書之至丞簿以下賢者既入名宦餘則
姓氏多未詳

知縣

明穆政

洪武二年任開設縣治招撫流亡多創始之功以後例書某州某縣人間或不書或止

書某省某府者舊本闕也

周榮

二十一年縣丞陞任事詳名宦

呂琮 正統二年任有脩學事見學校

翟勉 蒲州太學生九年任

孟芳廷 湖州人十一年任

王理 成化五年任

孔彥麒 曲阜舉人十年任

吳嵩 黃巖進士十九年任

陳玉 輝縣進士弘治七年任 神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陳泰和 湘陰舉人十一年任

譚子經 湘鄉舉人十三年任

劉淵 閬中監生十五年任

高鑑 承州舉人十八年任 脩舉廢墜法度森然

首薦陞知州

王和 固安舉人正德元年任

黃雄 烏程進士四年任

陳伯安 六年任 詳名宦

邢隆 八年任 詳名宦

侯楫 鳳翔舉人十年任

林穡 莆田進士十四年任 有去思碑

王儀 文安進士嘉靖三年任 調嘉定有去思碑

郭綬 宣城舉人五年任

初芳 潛江舉人八年任 在邑多所脩建

鄧浩 揭陽舉人十五年任

邊宓 上海縣丞陞任十六年

宋大勺 餘姚進士十八年任

張戴道 德興舉人二十年任

韓旦 高陽舉人二十三年任

鄭文煥 莆田舉人二十五年任

王子卿 仁和舉人二十九年任

曾洋 洋一作泮泰和舉人二十一年任

汪本浹 羅田舉人三十五年任

王納議 融縣舉人三十七年任

郭大倫 順天進士三十九年任

常若愚 四十年任 詳名宦

何美 富陽舉人四十四年任

薛志義 隆慶元年任 詳名宦

盛意 餘姚舉人 五年任

萬弘謨 南昌舉人 萬歷二年任 有生祠遺愛

碑

張允孚 四年任 詳名宦

吳仕讓 歸安舉人 八年任

劉周南 新蔡舉人 十一年任

李毓秀 晉江舉人 十三年任

尹志 慈谿舉人 十七年任

趙世德 十八年任 詳名宦

杜冠時 二十年任 詳名宦

鍾大章 二十五年任 詳名宦

田汝成 濮州舉人 三十年任

張日益 三十三年任 詳名宦

黃應宇 崇安舉人 禮士愛民實 年任

心實政邑 人德之

王澤民 三十六年任 詳名宦

黃誥 南昌舉人 三十九年任 由縉雲 詳名宦

黃誦 龍溪舉人 四十二年任 置學田以資士 以上五十二人 竝載陳志郡志同

陳泰交 四十四年任 詳名宦

別如綸 四十八年任 詳名宦

鄭九炯 遂平舉人 天 五年任

周文明 江西舉人 崇 禎二年任

曹鍾英 進賢舉人 三年任

王茂遠 德州貢生 四年任

陳盛楠 竟陵舉人 六年任

司哲 貢生 八年任

唐良銳 全州舉人 十年任

王世俊 十年任 十二年任 詳名宦

王家相 德州貢生 十一年任

杜崇賢 陝西貢生 十六年任

國朝黃廷柏 生員 順治 二年任

曹時敏 遷安貢生 四年任 是時學舍邱墟時

敏與教諭沈御關草莽勦立 先師廟行釋奠禮人始知有學

苑芝 奉天貢生 八年任

劉桓 霸州官生 十年任

汪彪 黃巖貢生 十三年任

余延脈 交河貢生 十六年任

王鳴琦 景陵貢生 十七年任

張拱辰 陽城進士 十八年任

晉淑召 洪洞貢生 康熙元年任

黃寶鼎 洛陽廩生 三年任

馬驕 八年任 詳名宦

吳嵩 內江進士 十二年任

高士朗 奉天筆帖式 十四年任 時方軍興 邑多盜 匪類屏息 以內艱 去有去

思碑在 儀門外

姜玉 奉天筆帖式 十五年任 衙署久廢 王始勅

之又重建學宮 事詳公署學校

顧勤墉 嘉善監生 十九年任

葉惟琳 會稽監生 二十年任

張總美 海澄舉人 二十一年任 性鯁直 譜懇

不行先是收漕正米加米兩次交納每石復完使
用銀二錢總美從眾議將二項寫歸一條照數總
完使用除免甚為
簡便民皆德之

梁偉 奉天監生 二十三年任 以上三十人並

載郡志

劉振儒 孟縣進士 二十五年任 心平氣和不

立崖異事有不便於民者必力請於
上為民除之有德政碑在儀門外

李澍 鉅野舉人 二十七年任 鉅野政嚴 豪強斂迹

薛兆麒 襄陵進士 二十八年任 革里牌免雜役重
足剔除收漕積弊尤士民所感戴 儀門外有碑可
考在任二載以康熙十九年鹽引銷不及格降調

民方赴省保留旋以二
荆益社 洪洞歲貢三十年
十一年鹽引革職去

單私淑 廣東舉人 三
杖斃

劉廷理 蔚州進士三十五年任平易近人聽訟輒

止簿書盈几經目不忘胥役不敢朦蔽邑人為

立書院於儒學之東今廢有德政碑在儀門外

賈龍文 蒲州歲貢三 朱成美 正黃旗歲貢

馬佩韋 鄒平歲貢四十六年任 屏息

王奕宣 鑲紅旗監生 于元吉 汶上進士五十四

宋鈐 商邱歲貢六十年任寬厚仁慈嘗

謝重燦 惠安進士雍 郭世藩 渭南監生

俞琬 上虞監生 吳之綱 吳橋拔貢

阮彩 上元人大興籍 王祖晉 華亭監生十二年

凡十八人 韓履曾 長洲貢生乾

也今據碑刻及貢生傳大業所記凡有善政可據

者書其梗概以俟後人論列大業所記自張勰美

未有一名宦者蓋以郡縣志皆不脩故未經論定

沈鳳 江陰監生 路覲 荆溪進士

張大宗 仁和進士八年由宣城調任為政寬平雷

以南方墾種之法又教民間牛具缺少市鐵牛給民教

方老婦數人設局於城外教婦女紡績

潘璋 大荔監生 蘇一圻 壽光舉人十一年

介治尚嚴肅嘗督民多開溝渠以

消積水後以姦民羅織上控而去

張海 錢塘人通吏 潘學浦 溧陽監生

職官

周從濂 湖口舉人十年署任 郭維 直隸舉人十五年任

周夢華 吳縣生員十年署任 貢震 江陰拔貢十七年由建平調任

常喜 奉天舉人二十年署任 邵謙吉 鄞縣監生二十年寶應縣丞陞任

以上十四人為時未久其政蹟在人耳目者據實書之

儒學教諭

明郭可學 洪武時任 周觀 永樂時任 詳名宦

朱謙 正統時任 曾煥 以下皆成化時任

陸宣 高要舉人立教端嚴能以身率物所著有萬松藁

沈文湧 蕭山舉人弘治時任師道尊嚴為一時模範

王德廣 侯官舉人以下正德時任 程阜 奉化歲貢

李仁 溫縣歲貢 黃穎 邵武歲貢以下嘉靖時任

宋琪 錢塘舉人學行俱優振作得體 李瑀 海陽歲貢

吳慶亨 仁和歲貢 謝文振 良鄉歲貢

李珩 浦城歲貢 胡琅 鉛山歲貢

徐瑚 餘姚歲貢 吳蘭 歲貢

項德粹 馬平舉人 黃元 廣東歲貢以下隆慶時任

唐汝禮 蘭溪舉人陞國子監學正滁州知州

朱錦 江夏歲貢陞衡州教授 以下萬曆時任

黎忠 鄭陽 歲貢

莊重 徐州 歲貢

許範 當塗 歲貢

許汝 礪山 歲貢

黎次瓊 新會舉人 陞廣西容縣知縣

張邦 仁和 歲貢

夏守謙 容縣 選貢

汪珂 臨清 歲貢

范喬 合肥 歲貢

全時節 永州 歲貢

何其元 詳名 官

郭鐸 德平 歲貢

韓俱 清河 歲貢

魏震時 華亭 歲貢

田嘉霖 祥符 歲貢

吳振纓 詳名 官 據陳志 以上三

王子鑒 金壇 貢生

武先歧 溧水 舉人 天啟時任

唐時熙 固始 貢生 以崇禎時任

周士絃 江西 舉人

鞠有秋 和州 貢生

程夢先 通州 貢生

李日新 銅陵 貢生

國朝沈御 吳縣舉人 以順治時任

李思恭 徐州 貢生

萬備 宜興 舉人

盧永清 黟縣 貢生

陳覺先 崑山 舉人

汪希汲 長洲 舉人

胡士元 和州 貢生 以康熙時任

張拱乾 山陽 貢生

湯愛鼎 巢縣 貢生 以上十六人 據郡志

張鐸 和州 歲貢 陞松江府學教授 在任十有七年 教人重實行 諸生有不遵矩度者 必加扑責

改則忘之訓誨不倦二十五年春郡守楊公以積
欠錢糧將屆奏銷親臨查比鐸廉訪諸生有力不
能完者按戶封銀令人代納以保全寒士每遇公
事與知縣會議必審其顛末利則贊成害則救止
士民陰受其福陞任時送者數百人攀留七日而
始抵濠遠者至滁陽乃洒淚而別有去思碑在儒

學儀門外

王瀛彥 南陵歲貢陞浙
江海鹽縣知縣

吳南齡 吳江
副榜

周易 邳州
選貢

侯維藩 山陽
貢生

宋斐 長洲
貢生

李閻 桃源恩貢
以上七
人據傅大業所記

莊柏承 武進舉人
雍正時任

金裕猷 奉賢舉人
以乾隆時任

吳以誠 六合
選貢

沈兆麟 江寧
舉人

訓導

明歐陽宗 泰和歲貢
以下正統時任

孟益

孫怡 餘姚歲貢
以下景泰時任

馮本

陳琪 以下成
化時任

康定

萬志 星子
歲貢

陳亮 汝陽歲貢
以下弘治時任

李讓 宛平
歲貢

陳綱 麗水
歲貢

楊聰 掖縣
歲貢

楊仁 咸寧舉人
陞直隸饒陽知縣

歐貴 象山
歲貢

米成 隴州歲貢
以下正德時任

姚昱 沔陽歲貢
學問博洽矩範
方嚴陞河南杞縣教諭

戴輔 秀水 歲貢
張維翰 睢州 歲貢

魏琅 嘉靖時任 以下
韓昂 蕭山 歲貢

高騰 邱縣 歲貢
袁永弼 興州 歲貢

柯懋 廣東 歲貢
涂行 湖廣 歲貢

葉淳 浙江 歲貢
范連 東莞 歲貢

盧璘 四川 歲貢
王博古 四川 歲貢

文希曾 長沙 歲貢
何之敬 海陽 歲貢

熊運 豐城 歲貢
黎繼業 廣西 歲貢

李臨卿 臨海 歲貢
劉祖脩 陽武 歲貢

張汝興 延平 歲貢
李筭 安化 歲貢

李孟華 霑化 歲貢
陳鍾 臨川 歲貢

梁鶚 沛縣 歲貢
曾奎 鄖陽 歲貢

賈萬成 涪州 歲貢
史鈞 海門 歲貢

阿得師 儒之體
譚奇 安東 歲貢

葉可立 夏津 歲貢
柴復貞 江山 歲貢

韓時行 蘇州 歲貢
王之璽 景州 歲貢

亢泮 臨汾 歲貢
邢應元 當塗 歲貢

林有鳳 樂清 歲貢
王體乾 河南 歲貢

吳鼎臣 甌寧 歲貢

許如龍 廣濟 歲貢

陳一中 霍山 歲貢

劉心得 上蔡 歲貢

許應兆 山陽 歲貢 泰昌元年任 以上五十五人據陳志

楊棟 華亭 歲貢 天啟時任

賈光縉 山西 歲貢 崇禎時任

仲汝孝 清河 歲貢

吳之茂 德州 歲貢

周開

王國萃 北直 歲貢

王信 陝西 歲貢

國朝王應旂 鹽城 歲貢 以下順治時任

馮瑄 長洲 歲貢

賈之坊 安東 歲貢 以下康熙時任

湯孫緒 舒城 歲貢

王汝礪 宿松 歲貢

汪之章 清河 歲貢

李峻升 通州 歲貢 以上十四人據郡志

秦日新 無錫 歲貢

徐大受 寧國 歲貢

趙開志 來安 歲貢

王孫喬 通州 歲貢

宮象宗 泰州 歲貢

陸繩祖 泰興 歲貢

吳煜吉 揚州 歲貢

胡觀韶 太倉州 歲貢 雍正時任 以上

業所記 八人傳大

鮑應宸 旌德 歲貢

杜徵蘭 青浦 歲貢 以下乾隆時任

宋榮恩 望江 歲貢

郝嗣齡 潁上 歲貢

公署

靈璧縣署宋時在城內東南隅毀於金兵元至元二十四年縣尹李良佑移建今地季年復毀於兵明洪武二年知縣穆政重建二十二年知縣周榮增其未備弘治八年知縣陳玉加脩正德六年為流賊楊虎所毀七年知縣陳伯安草創未就知縣邢隆繼成之其後知縣初芳杜冠時鍾大章陳泰交先後增建遂得完美中為正廳扁曰牧民堂廳後為穿堂為宅門為邊省堂為內寢廳之東為庫有樓西為幕寮廳之前中為

甬道東西為廊

各六間六曹所居

廊東西為吏舍

各十間外為

儀門儀門外之東為土地祠祠前為寅賓館儀門外之西為禁獄直前為大門門有樓中設更鼓

舊有譙樓高三

丈蔽縣明堂陳泰交門樓之外東為旌善亭西為申毀之更造門樓三間

明亭東察院在旌善亭東西察院在申明亭西縣丞

署在正廳東北典史署在正廳西北此當時縣署之

制陳志有圖可攷也

以上據陳志

崇禎九年以後流寇數

陷城官舍蕩為平地

國朝康熙十七年知縣姜玉創建大堂儀門二十八年

知縣薛兆麒增葺二堂三堂及東書房自流賊毀衙署後歷五十餘年知縣皆偕居民屋至是乃得有聽事焉繼此歷任添設規制粗就今舉其現存者大堂五間姜玉建乾隆初年圮張海署任時葺以草堂前東西吏舍各六間周華署任儀門三間姜玉建儀門外東為土地祠西為禁獄並如舊制大門三間王奕宣建宅門內二堂三間薛兆麒建薛書敬事堂扁尚在字極佳二堂東庫房一間尚是明時舊屋二堂後三堂五間薛兆麒建脊檁署尚在二堂西草廳三間朱成美建三堂後樓五間馬佩韋建間有寶額今不存其餘上下住房

及庖福廩溷原有草屋二十餘間今邵君增建至五十餘間成毀存乎其人唯弗以傳舍視之可矣

學署入學校

縣丞署原在縣署大堂東偏順治十六年奉裁廢主簿署明初在縣署大堂西偏萬曆中改建於北鄉雙溝集今廢主簿僦居民房

典史署在大堂西偏康熙中典史陳應登重建草屋十餘間時脩時壞今陞任典史周瑞增建內屋六間又建草堂三間於聽事之東土地祠一間於大門之

外前後隙地治爲蔬圃

巡檢署在南鄉固鎮集陳志言正德丙子巡撫奏設知縣邢隆建今僅有草屋十餘間

驛丞署在固鎮巡檢司南陳志言洪武初設驛在溧澗鋪五年遷於今地有正廳有門樓有後堂有廚房庫房廂房馬房東偏又有別館一所共屋五十九間今存草屋數間及馬棚而已驛丞僦居民屋自乾隆十九年裁驛丞後知縣遣家人管馬亦無須衙署矣陰陽學官宇三間在縣署東南醫學官宇三間在縣

署南今皆廢

並見陳志

僧會司舊在縣東聖壽寺今寺已

傾頽僧會無復定所

千總駐劄城內外委千總駐劄固鎮無官署歷任僦居民房

重脩靈壁縣署記

邑人王嶽撰

靈壁之爲邑也昉於宋虔劉於金兵燹於元季蕩然邱墟矣皇明混一區宇山東周侯榮自丞遷知邑事卜築於舊署之北迄今百三十年棟橈楹腐翹翹將壓衛源陳侯王始一王重勞吾民乃葺菴舍

聽事而學校行臺倉庫置郵之屬亦日就圯再閱
歲時和年豐利興弊革小黠大猾噤莫敢息當道
多之凡疑獄輒下侯治侯乃簡其健訟者計罪入
木植爲贖刑樵蘇官湖以給埏埴需意經始授規
工師前廳後堂左庫右幕吏有舍粟有庾獄有嚴
扉寮窠子弟有肄業所前設重門外則建察院於
東遷公館於西故有民居蔽於前觀瞻弗稱侯遷
其民闢而通之崇石爲基建樓設鍾鼓以嚴夜其
下有門容兩軌四關之制如麗譙夜則擊柝其上

又作義倉儲粟三萬石由是而儒學置郵科第節
婦諸坊二三年間次第完整民卒不知其成之之
自也二尹岑君詣余請記乃直書其事如此於戲
創始者難爲功樂成者尚鑒於斯哉

賦役

賦出於地役出於丁增減隨時全書備載

舊全書康熙十八年

訂定新全書乾隆十四年訂定

今掇其大要著於篇而附舊志所載

前代徵輸條例於後以資考覽

丁地銀米數

國初原額人丁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七丁該徭銀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兩四錢七分三釐有奇順治五年審除故絕逃亡人丁二萬五百六十四丁缺額徭銀六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二分八釐有奇均攤原額田地內帶徵嗣後每逢編審人丁有增有減俱照此例辦理舊全書開實在人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六丁內優免二百一十五丁又康熙三十年審缺二千三百八十四丁新全書據康熙五十一年丁冊實在常額當差人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七丁其後

盛世滋生人丁不在此數

康熙五十二年欽奉恩詔嗣後據康熙五十一年丁冊

定為常額續增人丁永不加賦

一則起科每丁徵銀三錢三分三釐

一豪有奇共徵銀七千二百五十七兩五錢二分四釐九豪有奇

國初原額上中下三則小畝地四萬五千三百八十七

頃六十六畝四分八釐內上則地一萬四千八百三

十六頃四十八畝三分一釐中則地一萬九千五百

九十九頃三十四畝七分每地一畝五分一釐有奇

折上地一畝下則地一萬九百五十一頃八十三畝

四分七釐每地二畝三分三釐有奇折上地一畝順
治四年

題報荒蕪三則地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頃三十畝七
分九釐有奇自順治十一年冬墾起至康熙十四年
冬止并康熙十六年清出舊荒地共七千九百五十
頃五十六畝五分七釐有奇康熙七年奉安撫

題明查出捏報開墾包荒地三千五百四十五頃八十
七畝九分又於康熙十年奉安撫

題明遺漏包荒地三千二百四十一頃四十七畝一分

俱蒙豁免

當時詳請者知縣馬驥
達者巡撫靳公疏稿載郡

題實存成熟三

則地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二頃五十七畝二分五釐
有奇內上則地一千二百二十四頃七十四畝六分
七釐有奇中則地九千一百九十一頃七十八畝二
分五釐有奇折實上地六千八十三頃八十九畝一
分九釐有奇下則地八千一百五十七頃四畝三分
二釐有奇折實上地三千四百九十頃五十八畝八
分有奇共折實上地一萬七百九十九頃二十二畝
六分七釐有奇此舊全書實在地畝之數即新全書

舊管地畝之數也嗣後新收者自康熙十五年至雍正十年共開墾三則地七千三百五十二頃九十六畝六分七釐有奇開除者康熙三十二年豁免開河築隄栽柳占廢三則地三十八頃二十七畝九分三釐通計成熟三則地二萬五千八百八十八頃二十五畝九分九釐有奇內上則地一千四百頃二十七畝五釐有奇中則地一萬二千八十八頃二畝八分七釐有奇折實上地六千八百七十五頃六十六畝七分九釐有奇下則地一萬四千九十九頃九十六

畝六釐有奇折實上地六千三十三頃六十九畝九分七釐有奇共折實上地一萬四千三百九頃六十三畝八分一釐有奇此新全書實在地畝之數也每折實地一畝科徵折色等項銀一分六釐八豪有奇共徵銀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九兩六錢一分一釐有奇

有奇

款項詳全書

內攤徵人丁銀每畝五釐七絲有奇共

銀七千二百五十七兩五錢二分四釐有奇

原係分徵分解

雍正五年總督范公題准丁銀以雍正六年為始在於成熟地畝攤徵又攤徵匠班銀

每畝三絲二忽有奇共銀四十五兩九錢

原不在丁田徵解雍正

正七年總督范公題准將上下
兩江匠班銀兩攤入地畝徵輸

每上則地一畝科徵漕糧贈貼銀九絲九忽有奇中
則地一畝科徵漕糧贈貼銀七絲五忽有奇共銀九

十一兩二錢三分九釐六豪有奇此係康熙十年奉
文加增每正米百

石贈銀五兩交給運糧官軍同正項一例官
徵官給下則地例不徵米不科漕贈銀兩

以上二共徵銀二萬四千一十兩八錢五分九豪

有奇

每上則地一畝科徵漕米二合七勺一抄有奇又徵

隨漕贈貼米九秒九撮有奇此亦康熙十年奉文加
增每正米百石贈米五

石交給運糧官軍司計上則地一千四百頃二十七
正項一例官徵官給

畝五釐有奇其徵米三百九十四石三斗五升七合

八勺有奇

每中則地一畝科徵漕米二合六秒有奇又徵隨漕

贈貼米七秒五撮有奇計中則地一萬三百八十八

頃二畝八分七釐有奇其徵米二千一百七十七石

二升八合九勺有奇

以上上中二則地實徵本色米二千五百七十一

石三斗八升六合七勺有奇

賦役

外不在丁田徵解三款

一商稅銀一十七兩五錢五分六釐有奇水腳銀一錢七分五釐五豪有奇

一草場租銀三十六兩六分三釐水腳銀三錢六分六釐三絲五忽

一河灘地租銀七兩五錢二分六釐有奇

以上丁地銀米及不在丁田徵解各款通縣定額大要如此其起運存留細數有全書在茲不備錄外有全書所未載者數條附錄於左

一學田一項五畝坐落東關外三官廟東及興隆里

葉家莊歲收學租銀五兩解藩庫

一學租田四十畝坐落西關外真武廟西南係在民田縣額之內除完丁地錢糧外歲收租錢一千六

百文易銀解藩庫

一耤田三畝九分坐落城東南隅教場西每歲收租辦祭

一乾隆八年導

旨議奏事案內挑脩大路溝工挖廢上中下地六頃三

十畝六分九釐有奇折實上地五頃五十一畝九分六釐有奇應免銀五兩九錢三分九釐有奇米一石五斗二升三合一勺有奇

一乾隆二十三年會勘宿靈等事案內查明楊疇土山陵子崔家孟山五湖復沈上中下地五千四十六頃七十九畝七分解實上地二千五百七十八頃五十一畝九分六釐有奇應免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三錢七分七釐有奇米三百一十石九斗六升五勺有奇

一雍正十年以後歷報開墾陞科折實上地一十二頃二十七畝二分五釐七豪有奇應加徵銀一十三兩七分七釐有奇米九斗八升五合三勺有奇

附前代徵輸條例

陳志明初丁銀行九則法照地約丁自三錢至五六兩不等已而地去丁存輕重倒置久未編審不得開除民多逃竄歲額難完萬歷四十六年知縣陳泰交申請院道親自編審每丁編銀一錢五分至三錢止減則加地賦隨業轉貧富通融戶無隱匿冊載丁至

五萬八千八百合之口共得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而額銀如故

靈壁田地明弘治間原額大畝五千八百七十八頃

一十三畝二分六釐九豪萬曆五年知縣張允孚奉

文均丈改爲小畝用三尺三寸小杈一大畝分爲七畝七分二釐九絲九忽九纖

丈見三則地四萬五千三百八十七頃六十六畝四

分二豪四絲九忽五微各給小票存驗刻石於縣署

儀門外寅賓館

此石今不存

地賦夏稅小麥一萬二千七百八石五斗九升一合

有奇內起運麥四百二十石九斗四升三合有奇存
畱麥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七石六斗四升八合有奇
秋糧米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九石九斗六合有奇內
起運本色米五千九百四十三石五升存畱米一萬
四十六石八斗五升六合有奇

課程歲辦酒醋等鈔一千四百八十七錠一百四文

歲辦魚湖鈔九十一錠二貫八十四文歲辦挑販魚

鮮鈔三十五錠

條鞭里甲原銀并續增共四千二百三十六兩五錢

六分有奇均徭原銀并續增共二千一十九兩二錢
三分有奇驛傳原銀并續增共七千二百四兩七錢
四分有奇民壯銀四千三百七十一兩八錢八分有
奇顧募跨夫銀一百四十四兩

馬政原額太僕寺種馬五百匹隆慶間奉例變訖每
匹歲徵草料銀一兩共五百兩歲該起運本折色馬
一百匹歲徵馬價銀二千七百六十兩內本色馬六
十匹每匹徵銀三十兩折色馬四十匹每匹徵銀二
十四兩

原額種牛六十三隻內犍牛十六隻隆慶間奉例變

訖每三年每母牛科徵犢價三錢共銀一十四兩一

錢

原設馬廠五處一在城內計地四十六畝一在新馬

山計地三頃八十分一在漁溝計地三頃九十七畝

八分八釐共計地一十四頃八十八畝五分有奇後

招人墾種除在城四十六畝外每畝歲納租銀二分

五釐共三十六兩六分三釐有碑可考此碑今未知

廠五處除在城一處外惟新馬里地形稍高現在成

熟若土山陵子漁溝三處水沈已久廠租不得與田

糧同邀蠲免馬厰佃戶年年賠
納永爲子孫之累溪可閔也

吳志明時僉派匠戶完銀共一百二家後雖逃絕冊籍未除輾轉扳連民間費至數百金不等歲以爲累知縣別如綸申請派入編銀之內每兩不過絲忽之加而其害得免

國朝順治十二年免匠班銀不徵續奉部文自順治十五年爲始照舊徵解近復列入全書之末仍令匠役

輸納按此款今攤入地畝徵輸詳見前

學校

靈璧儒學在縣署東其初始未詳元至元二十六年

縣尹李良佑建禮殿翼以兩廡前神門後講堂東西

兩齋次第以成又置田聚書俾肄業者有資焉盛麓陳應

奎至正末兵亂學廢明洪武二年知縣穆政重建二

十二年知縣周榮增脩正統二年提學御史彭勛按

行靈邑見廟學規模卑狹命知縣呂琮更新之琮以

學宮南逼民居師生出入徑學西不便乃諭居人歸

地於學闢爲櫺星門改建殿廡戟門講堂齋舍皆如

制廬陵胡靜記當時佐理者縣丞山秀而終其事者知縣

翟勉也

餘姚孫怡記按陳志云越十三年己巳縣丞山秀重脩禮殿尋以憂去知縣翟勉繼至

復脩兩廡戟門櫺星門講堂及東西二齋廚房號舍

學之左右隙地為居民所侵者悉復之竊疑呂琮脩

學必無歷十三年而盡行毀壞之理及考職官志知

縣呂琮以正統二年任翟勉以九年任中間不隔一

人縣丞山秀以正統八年任尋以憂去其時呂琮尚

未離任安得有越十三年重脩學宮之事蓋本一事

耳胡靜記之於前孫怡記之於後脩志者成化十二

年先聖七十九代孫孔彥麒知縣事重建正殿兩

廡戟門規模益宏壯弘治五年知縣陳玉建櫺星門

又以居民蔬圃逼近講堂乃申呂琮之諭俾歸於學

崇土若干尺遷講堂其上重建兩齋增置師生解舍

二十間

邑人王嶽記

嗣後知縣陳伯安邢隆初芳相繼脩

葺易瓦更榱加以藻繪萬歷四十五年歲久漸敝知

縣陳泰交更加繕治煥然一新吳興韓敬記又捐俸置學

田二頃七十畝每歲收租五十石建倉積貯周恤諸

生以上節錄陳志崇禎九年流寇陷城毀正殿兩廡戟門祠

宇學舍殆盡惟啟聖祠明倫堂尊經文昌二閣存

焉

國朝康熙初學官奉裁豪民擅撤尊經閣取其材以去

明倫堂又復然先是知縣曹時敏教諭沈御受任於

卷二 學校

寇燹之後權構草舍爲先師廟行釋奠禮諸生周樹勳王運昌等既捐脩啟聖祠遂有鼎新文廟之議十二年春知縣馬驕訓導汪之章與紳士方議興脩而驕卒於官十七年知縣姜玉重建大成殿明倫堂學宮規制完具以上節錄吳志姜玉脩學事後人所增也歷年既久此脩彼壞五十九年知縣于元吉倡脩自大成殿兩廡戟門及明倫堂皆次第告竣又移建啟聖祠於明倫堂之東以上節錄于志藁及傳大業所記乾隆十八年夏秋淫雨牆垣半傾祠宇亦多圯壞震與諸生劉長祚

等捐資脩砌教諭沈兆麟到任續成之內外牆屋庶

幾完整

大成殿五開兩廡東西各六開戟門三開櫺星門明初以木爲

元易泮池周十六文環以牆東西設門明知

崇聖祠三開原名啟聖祠明知縣初芳建於敬一

接本朝康熙五十九年知縣于元吉改建於明倫

堂東雍正元年加封先師五世王爵更名崇聖

明倫堂三開在大成殿後兩齋在明倫堂前東西各三開射圃在西廡後有觀射亭陳志

舍東西各十間明知射圃言亭久廢其址爲居民所

侵縣丞俞梁敬一亭三間明知縣初芳建於明倫尊
捐金贖之

經閣五間在敬一亭後康熙
初為豪民所撤尚未復

文昌閣三間在禮門內東偏西向陳志言明知縣萬
弘謨與邑人劉繼文等捐資建吳志言康熙

十年訓導汪之章重脩乾隆初傾圮已甚十九年撤
其材之有用者脩學而閣遂廢考明史禮志言梓潼

顯靈於蜀廟會其地為宣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其祠
在天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國朝因之學宮無文昌

之祀典禮攸宜後學者可土地祠陳志言在文昌名
以無惑於道家之說也

宦祠在戟門東鄉賢祠在戟門西忠義祠在禮門東雍正六年
知縣郭世藩建節

孝祠在儒學大門前街南雍正六年知縣郭世藩建
乾隆二十一年祠牆圮震為脩之并建貞節坊

於祠前

儒學大門三間在橋外禮門在大門內今廢教諭署原在禮
門內東

偏土牆茅舍湫隘不可居乾隆二十年震為改建於
崇聖祠東教諭沈兆麟到任因而增飾門堂尚未

備訓導署原有二一在明倫堂東一在西康熙二年
也訓導二員並裁四年復設一員居西署而

東署遂廢

祭器陳志載銅簋十二銅爵蓋四十三知
縣張允孚製又有籩豆一百今皆無存

書籍陳志載四書五經周易全書春秋四傳禮記集
說通鑑紀事本末中都志梅溪集擊壤集遜志

齋集等書俱無存今所貯皆康熙以後
上諭御纂周易折中十三經注疏

聖諭廣訓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資治通鑑綱目
樂善堂文集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史

日知薈說性理精義明史學政全書

學基南至汴河垠北至東西巷南北長五十八步共計大尺二百三尺南頭東至侯廚西至王儀之東西寬二十五步共計大尺八十七尺五寸北頭東至索皮匠西至壕西垠朱鄉司東西寬四十七步共計大尺一百六十四尺五寸東頭曲尺南北寬八步共計大尺二十八尺

見吳志

學田陳志言秦交念靈邑舊無學田遂搜公帑捐俸餘置學田二頃七十餘畝每歲收租五十石竝建學

倉收貯以周恤諸生吳志載贍學田三段共計一十

一頃五十畝南華鄉彭村地一段計二頃五十畝

邱黑廝西至李通事南至李通事北至石秀王貨郎呂老西北至溫良臨淮鄉甯家地

一段計六頃

東至汴西至楊典史臨淮鄉胡埠村地南至湯溫北至劉西

一段計三頃

東至劉應重西至官荒及吳邦山南至劉應重北至劉福右載碑記

有公據付本縣收執照用至元二十八年立按吳志所載元時學田蓋卽縣尹李良佑所置良佑建學社至元二十六年學田碑立於二十八年以其時考之足可徵信而陳志云靈邑舊無學田蓋是時田已久

廢是碑亦偶未檢及也

陳志於職官黃誦稱其置學田以資士子於此又言靈邑

舊無學田不知何以矛盾

今有田一項五畝在興隆保未知卽是

泰交所置否其中成熟者五十餘畝可收雜糧十餘

石每歲解司庫租銀五兩原係學官經管乾隆十年

奉文歸知縣收解

正學書院在城內東南隅明萬歷中知縣鍾大章叔

和建吉水鄒元標爲之記其略曰叔和不溺於職事

上下文孚聲名暢茂捐俸及鍰金闢館羅諸士肄業

其中顏曰正學書院前廳懸聖諭爲鄉約所後堂揭

聖經於壁左右列爲號舍云陳志繪圖於卷首

中爲正廳

三間廳前爲聖諭亭後爲聖經堂各三間聖經堂左右耳房各二間廂房各二間正廳前廂房各三間聖

諭亭前東西號舍各十間前爲大門一間東鼎革後西牆有角門門外牌樓一座扁曰正學書院

廢爲梓潼廟僅存正廳三間書院碑尚存

社學吳志言城內四門俱有社學明初建各延社師

以訓蒙童知縣督之後廢今有遺址陳志於縣城圖

四門皆繪社學一所

東門內在街南西門內在街北南門內在街東

校志內書院社學俱不載蓋漏也今地方凋敝百度

皆墮教化一端尤不暇及余詳考而備書之不使前

人良法美意泯沒無傳云爾

祭祀

神之在祀典者歲時致祭有司莫敢不虔獨至靈璧
難言已余蒞任凡歷春秋六祭躬親行禮者蓋無幾
焉傳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哉民之不成神祀
幾何其不匱矣

先師廟每歲春秋仲月上丁祭以太牢是日先祭

五王於崇聖祠

關帝廟每歲春秋仲月

其日由禮部頒行

及五月十三日祭

以太牢是日先祭

三公於後殿

雍正五年追封

南壇在南關外每歲春秋仲月上戊祭以少牢木主
三中曰風雲雷雨之神左曰境內山川之神右曰本
縣城隍之神

北壇在北關外少東與南壇同日祭以少牢木主二
一曰邑社之神一曰邑稷之神

先農壇在城東南一里

雍正四年制建

壇北有祠宇三間

木主曰先農之神每歲春三月

日用

祭以少牢遂耕

藉田在壇前

句芒之神木主在東關外三官廟每歲迎春日祭以牲醴

八蜡之神木主在三官廟祭已廢

火神廟在南關內西偏每歲以六月二十三日致祭牲少牢

馬神廟在南關內東偏每歲致祭牲日與火神同

劉將軍廟在東大街每歲冬至後第三戌日報祭

旗纛廟在演武場今廢祀亦缺

城隍廟在學宮之東每歲春秋仲月合祭其神於南

壇不廟饗蓋風雲雷雨屬於天山川城隍屬於地其

職一也制禮之義精矣

土地祠在縣署儀門外東偏每歲二月二日致祭牲少牢

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節孝祠竝以丁祭日從祀牲

少牢

三忠祠在西門內街北祀明知縣陳伯安主簿蔣賢

壽州指揮錢英詳名祠久廢每歲丁祭日以少牢祭

於祠基基有陳君脩城碑

烈女墓祀王瑄印聘妻楊氏詳列康熙三年楊氏死節事聞禮部行令地方官春秋致祭乾隆十一年楊氏奉

詔旌表遂祀於節婦祠而前祠停止

厲壇在北關外明洪武二十一年勅郡縣各立無祀鬼神壇每歲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地方官牒請城隍神主祭少牢三相沿不改

兵防

吳志言明時靈璧無官兵祇設快手十名民壯一百

六十五名固鎮巡檢司弓兵十六名

國朝康熙六年始設分汴馬步兵四十名守城池護倉庫防盜賊徼巡要害自壽春營副將委千總一員領之又按宿州志千總一員駐劄靈璧帶領馬步兵一百名分發大店驛固鎮驛花莊孟山地方防守蓋康熙初定制如此至乾隆二年請設鎮員案內各汴添設弁兵宿州續志載壽春鎮標左營原設左哨千總一員駐劄靈璧縣協防外委千總一員駐劄固鎮汴帶領馬步兵丁五十名分防靈璧固鎮孟山併濠岡

連城馬溝固鎮四墩塘汧地此則靈壁現在兵防之制也

陳志演武場在城外東南一里旗纛廟三間演武廳三間將臺一座年久圯廢知縣鍾大章陳泰交先後重建按明時靈壁無官兵而演武場規制必備每歲霜降知縣親祭牙神於此教練鄉兵及民壯之屬兵農文武不分兩途蓋猶行古之道也今雖設有官兵祇與使壯弓兵等供給徭役演武場蕪曠不脩雍正間割其地之半以爲藉田而霜降之祭亦久廢矣

河防

靈壁境內黃河二十二里地勢低窪河形兜灣明時張寒來等堡常常漫缺

本朝靳張諸公經理之後安瀾數十年近來張家瓦房一帶掃灣急溜伏秋危險雖有廳營搶護地方官分宜協防不容推諉至河工采買秫稻毛蘆積弊多端大爲百姓之累必地方官實心查察加意調停務使上不悞工下不累民乃爲盡善其境內隄堰之制夫役之法及河流決溢民生利病之故備載河防錄

驛站

據舊志明時縣城固鎮兩處並設夫馬
國初因之今歸併固鎮一驛而案牘散失原委難稽茲

錄通志及舊志所載存其大略云爾

通志固鎮驛原設馬一百三匹夫一百三名差夫七十名後裁減馬二十八匹夫二十八名差夫四十名雍正十年裁扣馬夫二十九名扣雷差夫六名今現設馬七十五匹草料銀二千一百六十兩馬夫四十六名工會銀六百六十二兩四錢差夫二十四名上

會銀二百五十九兩二錢

外有鳳陽縣協濟差夫二十四名其工會

支領扣雷僱夫銀六十四兩八錢

扣雷差夫六名工會

糧銀二百二十五兩

此項因挖廢地畝蠲免銀六兩五錢五分有奇今實支銀二百

一十八兩四錢五分日在於建剩補足如有支剩解驛道

買馬銀一千一

百二十五兩帶閏銀一百四兩八錢八分

不遇閏解

驛鞍轡等銀二百二十五兩歲共支銀四千八百二

十六兩二錢八分雍正十二年核減草料等銀歲共

七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歸入起運

草料每匹每日減銀二分共減

銀五百四十兩馬價每匹減銀一兩三分共減銀七十七兩二錢五分鞍轡等每匹減銀一兩五錢八分

共減銀一百一十兩五錢一分
今實支銀四千九百五錢三分
料每馬日給銀六分共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鞍轡每馬歲支銀一兩四錢二分共銀一百六十五兩
錢馬價每匹十三兩九錢七分共銀一千七百五十五兩
該價銀一千四百七十七兩七錢五分
內歲買四分馬三十匹應差支銀四百一十九兩一錢其六分馬四十五匹
扣銀六百二十八兩六錢五分解驛道

吳志明時靈璧歲遞馬原額四十匹損轎夫八十名
每馬一匹歲給工會銀二十八兩
後來姦棍包養易名里馬按甲輪充歲領官銀外復科索幫貼每匹科銀五十餘兩料豆五十餘石里民苦之
萬曆四十五年知縣陳泰交詳裁八匹實存三十二匹
每匹領銀

三十五兩另僉殷實戶充當馬頭永革輪甲外幫之費

國朝康熙三年又裁八匹設額馬二十四匹損轎夫二十四名
然僉點殷實之法日久弊生害復歸民里甲重困
康熙八年知縣馬驕革除其弊馬價取諸正項
喂養悉歸於官凡僉點殷實及里甲之害皆免

明時固鎮驛原額馬九十六匹損轎夫二百名
萬曆中黃河南徙驛遞凋敝因僉近驛居民數十家在驛應遞率多破產
天啟初知縣別如綸酌議割近驛沱

河濠城等十三里輪供其累猶在民也

國初定制馬歸官養不得累民然陋規尚相沿未革每
年十月終派令各里購買新馬每馬一匹里長科價
四五十兩今歲撤回殘馬至明年仍充新馬而科派
幫貼如故康熙八年知縣馬驢嚴行禁革預發官銀
多買健馬喂養以充驛遞隨倒隨補全不問之民間
事載去樊甦民碑蓋卽凌縣祚等呈請勒石
縣前者也此碑今亦不存康熙十
三年

王師南征羽檄飛馳驛馬不給遂將縣馬并置固鎮驛

應差相承至今

舊志言明時及

國初驛站之弊詳已康熙中年以後郵政肅清官民晏
然至近年來驛站又爲地方之大累矣管之驛累
在民今之驛累在官累在民良有司之所能去也
累在官則有司所不敢言往時驛丞不能支乃裁
併於州縣事在乾隆十九年州縣亦且不能支將何如而
可以久乎

鹽法

靈璧例行淮鹽歲額銷四千四百三十八引淮鹽價
貴而味又遜於長蘆民多越境買鹽於蕭宿官引由
是廢格康熙中歲歲比銷官民竝累嗣後奉文定遠
代銷二千引本境止銷二千四百餘引商人既貧不
能赴淮掣鹽而民之不便於淮鹽如故地方官參罰
必仰他州縣餘引通融彌補由來久矣

倉廩

考前志南北水次有漕倉二處南倉在九灣集收兌
粳米北倉在雙溝集收兌粟米順治十六年裁縣丞

廢北倉粳粟二米併於南倉收兌今南倉僅存遺址

不知廢於何年

址有明時鐵斛余出之土中寄僧舍

每屆徵漕收貯粳

粟二米及官吏駐宿之所無慮數十百間皆假賃民

房志又言縣署東南有預備倉明洪武初建

考其地在馬

神廟

後又有社倉六處萬歷二十年知縣杜冠時建隨

時設處稻穀就近積貯荒歲發以賑濟一在城內預

備倉西一在樓子莊東頭街北一在固鎮集北頭街

東一在九灣集東頭街北一在孟山集上街北一在

八塔集南頭街東今此諸倉屋既無存基址亦難考

張允孚去思碑有縣置五倉之語杜在張後十餘年耳所建社倉六處為因為初竝不可考惟縣

署內有倉屋十二間儀門內東西各三間為常平倉

俞琬署任時建二堂與後樓之東各三間為社倉王祖晉社任內建

倉既僭為別用而常平倉所貯無多每年采買及備

賑之糧多至六七萬石少亦不下三四萬須敷數百

間由是南鄉固鎮九灣等集北鄉漁溝禪堂等集僧

寺民房多方賃僭以集其事夫漕倉常平竝關

國計今一切取給於民間而官為苦蓋為塗墍歲歲無

窮是官與民交受其病也乾隆十八年春周君脩建新馬橋畢餘材堆貯九灣

余方與紳士議捐買為建倉之用後因水發中止介邵君捐俸設法擬於因鎮禪堂兩處建常平倉九灣建漕倉此功果成洵靈邑官民百年之利也

禁獄

靈壁禁獄在儀門外西偏重門東向門內獄神祠一

間南向祠西女禁二間東向祠前有井井前為東西

界牆牆有門門內南屋三間北向以繫囚東屋三間

西向西屋三間東向為書役更夫值宿處牆周其外

南磚北土內屋皆土牆覆以草歲歲脩葺終不完固

遇雨則上漏下溼既湫隘難居又傾覆可慮獄神祠

尤卑陋禁卒寢處其中臭穢不可近余在任六欲脩
整苦於無暇離任後乃改造獄神祠於舊祠之南柵
之以禁出入致其潔也撤西屋三間而新之更其棟
楹易以磚瓦爲繫囚之所取東向生氣也牆厚而蓋
密屋之四旁及頂皆設櫺下用板藉以防溼疾界牆
與圍牆之剝蝕者盡撤而堅築之庶幾完固蓋匪直
備不虞而已夫有罪當刑有司固不能爲之貸而哀
矜之意常行於狴犴之中後之與我同志者續而成
之可矣

養濟院

陳志言養濟院在城內東北隅吳志言原有官建草
房二十間以棲孤貧今圯廢然則院之不存蓋將百
年矣乾隆十九年余爲重建於劉將軍廟之東堂屋
三間後屋五間東西廂各三間牆門一間基地北至
路南至街東至王牆西至廟牆地價錢十二千稅契
發房存案立石於門內紀其事

靈壁舊有養濟院在東城北隅不知廢於何年基
地畝許半爲洿池蓋居民取土以飾牆莫之禁故

也額設孤貧三十三口星散露處鵠面鳩形殆無人狀乾隆十七年冬余奉調來此惻然閔其窮而欲爲之所地當積歉公私困竭越明年夏旱秋霖蝗生河決災異迭起無暇及焉今年春乃買地於東門大街構草房十四間繚以土垣樹以牆門經始於春落成於夏邑貢生高車實董斯役凡用錢銀百五十三緡牆垣堅壯苦蓋縝密可以經久生之勑力也既成乃集三十三人處其中而爲備其寢食之具於乎哿矣富人哀此憫獨後之宰斯邑者幸

志如
值時和年豐易土而爲甍易草而爲薨豈不甚善
卽不然仍其舊規以時脩葺勿使如前此之蕩然
無存於窮黎未必無小補矣乾隆十九年夏五月

癸卯

漏澤園

陳志載漏澤園四處一在城東三官廟西一在城西
真武廟前一在南門外山川壇前一在北門外關侯
廟後蓋官地也至於民間義冢境內數十處不可勝
記然民猶有歿而不葬者

靈璧縣志略卷三



人物

名宦

靈璧舊志名宦首許慎次李顯忠郡志不錄意謂靈
 璧設縣自宋不應祀漢儒顯忠南宋之臣未嘗官靈
 璧故削之與余考許氏以孝廉除汝長范史雖不著
 其政績而說文解字功在六書萬世學者所宜尸祝
 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汝城在境而祀汝
 長其為非類乎其為非族乎宋室南渡自淮以北悉

陷於金史言顯忠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
此殆如父母不能庇其子而失之而復得之愛護無
所不至天下有父母愛其子而子顧不愛其父母者
乎靈人之德顯忠而祀之室也余敘名宦仍以二賢
爲首又據縣志增教諭何其元功在學校也知縣王
世俊守城却賊功在國與民也他如郡志之舊而敘
事參以縣志稍脩飾焉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
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爲郡功曹舉孝廉除汝南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
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行

於世

錄後漢書
儒林傳

宋李顯忠綏德軍清澗人也孝宗隆興元年兼淮西
招撫使金主雍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金懼請和
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
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
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
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

濠梁渡淮至陡溝在靈璧固鎮東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

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陳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

遂復靈璧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

踵節錄宋史本傳

元李良佑泰山人至元間由泗水縣尹改任靈璧當

宋金交兵之後人民流散城邑墟蕪二十四年復立

縣縣署舊在城東南隅乃相度形勢之宜移建於北

內公解外街市皆所創始士庶懷德立主祀之

梁思溫河南鹿邑人天歷二年任靈璧縣尹惠和平

易因俗不苛有善政便民者數十條邑人為立遺愛

去思二碑

明郭可學浙江鄞縣人洪武初以舉人任靈璧縣儒

學教諭時當草創學舍荆棘可學次第興脩又閱兵

燹之後儒生失業乃廣為招集訓誘惓惓釋奠禮文

樂舞器數皆整備稱善教云

周榮山東人洪武二十年任靈璧縣丞有才具佐縣

興利除弊公署祠廟橋梁之脩建者數十處廉明慈

惠百姓愛之保陞本縣知縣遷知河南府

周觀廣東海陽人以舉人任靈璧縣教諭學行俱優其訓諸生也倣蘇湖之則先求用世實材次經術次文采士沐其化蒸蒸向方九載秩滿生員王猷等赴部保畱復任宣德二年卒官家貧柩不能歸生徒謀葬於城內立主祀之

陳伯安字汝止湖廣黃陂人起家進士正德六年以御史謫知靈璧縣有幹濟才流賊楊虎擁眾數千來寇伯安率鄉兵禦之不克被執至睢陽驛拘數日不屈賊義而釋之歸益圖防守之計靈璧舊有土城久

圯伯安乃伐石陶甃建新城鑿池環其外尋陞宿州

知州終山西副使

按戴達所撰城池記稱伯安己未進士兩任縣尹遷侍御累陳章疏

宦官劉瑾淡忌之謫掌鎮江府丹陽教瑾誅起用乃任靈璧

蔣賢陝西隴州人正德六年任靈璧縣主簿嚴毅有為佐縣多治績流賊楊虎入寇賢率鄉兵與壽州指揮錢英助知縣陳伯安禦之不克俱被執賢罵賊不屈遂遇害英亦死之事聞蔭賢一子入監英子襲指揮加二級邑人立三忠祠春秋致祭至今

邢隆北直定州人正德八年以舉人任靈璧縣知縣

繼陳伯安之後凡伯安政績未成者皆為續成之後以憂去

魏琅福建晉江人嘉靖二年以歲貢任靈璧縣儒學訓導精於易傳其鄉蔡虛齋先生之學與諸生講論剖析明暢又勤於督課士藉以成就者甚眾陞江西靖安學教諭卒官訃至及門者相率為位而哭教澤在人久而不泯

常若愚廣西桂林人嘉靖四十年以舉人任靈璧縣知縣佩服清慎勤三言衙齋蕭然數年一節靈人稱

為真父母

薛志義山東濱州人隆慶元年由進士任靈璧縣知縣為人豪爽洞見曾臆鋤強扶弱執法不撓更畱心學校士民建祠尸祝之善政詳碑記歷官知府

張允孚號信菴四川眉州人萬曆四年以舉人任靈璧縣知縣為政公明不以私意輕重清文田地尺寸均平其斷獄也幽枉皆得自伸民頌其仁立祠於固鎮以循卓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子養正亦官南臺父子並居言路時論榮之

今固鎮南僧院有萬曆三十五年知縣黃應宇重建張公去思碑蓋卽當時建祠處也其略曰公治靈璧時侍郎蔣公銜命均丈而典籍湮沒公請諸當道縣四十里責以省祭四十員授之方略俾董其事以萬曆丙子履畝明年事竣田糧清數竝勒諸石縣北濱河司空潘公以河決故營築遙隄長吏有異才者遊與擘畫一歲之中公蓋十九河干經年告成又有議淮鳳多蕪地者上命憲臣史某總其事給牛種建營田倉以便民史持之急治農

丞佐往往挂冠去公獨當其意縣置五倉擇才者司出納時加綜核貧民賴之治爲諸邑最公性簡直雖勢家名族罹於法無所貸而待士以禮汲引孤寒惟恐不及勞心撫字無不入咨而人噢之至今鄉民歌公休澤三十年如一日也

趙世德陝西潼關人萬曆十八年以進士任靈璧縣知縣力翦首惡權賄不回陞戶部主事

杜冠時河南汝州人萬曆二十年以舉人任靈璧縣知縣撫字有方寬嚴竝著每至村集必詢地方利病

而斟酌興革焉暇則延諸生講經義不以應接為煩
先是邑未有志冠時乃廣集事類創始之以治尤異
行取為忌者中傷而去

鍾大章字叔和貴州都勻人萬歷二十五年以舉人
任靈璧縣知縣為民興利除弊頽風一振立正學書
院於城之東南隅教養多士陞鄧州知州士民久而
思之

按陳志言三忠祠久傾公為新建亦善政之一也

張日益福建同安人萬歷三十三年以舉人任靈璧
縣知縣始至即下寬恤之令時河工興作動派里夫

民苦額外之徵十室九竄日益申文臺司請用帑銀
僱募願赴役者復其身四境安堵勤撫字緩催科竟
以賦不及格轉王官去民扶老攜幼泣而送之為立
去思碑

何其元湖廣靖州人萬歷三十四年以寶應司訓陞
靈璧縣教諭操履端方經學淵粹惓惓以振起斯文
為己任閱學宮傾頽捐俸倡率多士次第脩理及門
多賴以有成者在職三載薦陞山東大崧衛教授旋
轉王官士類無不嘆之

王澤民廣西全州人萬曆三十六年以舉人任靈璧縣知縣鋤強有風力未久被論去
陳泰交福建莆田人萬曆四十四年以舉人任靈璧縣知縣沈毅明敏革錢糧催頭之包收者令花戶自投匱銀一錢以下許納錢以免傾銷革伏水河夫馬戶外幫與里甲各色科擾歲省民間耗費無算行條鞭法平丁賦大蘇民困流亡復業者數千家力翦巨蠹一境肅然先是知縣杜冠時草縣志未就泰交續成之竟為姦匪擠之而去士民為立去思碑

吳振纓字長組浙江歸安人萬曆四十五年以舉人任靈璧縣教諭文采豐贍神韻蕭遠循循善教多所成就先後與知縣陳泰交別如綸同事各因其性而調劑之惠及於民佐泰交校訂縣志辨論多美壬戌成進士以御史巡按鳳廬等處為時名臣方其去靈也邑人為立生祠二一在城一在固鎮今皆廢

按吳君以萬曆壬戌成進士癸亥假歸過固鎮有自嘲詩刻於生祠則祠之建在其去靈時而非巡按鳳廬時也吳

志誤

別如綸湖廣景陵人萬曆四十八年以舉人任靈璧

縣知縣甫抵任值加派遼餉如綸申明大畝小畝之
誤得改正虛額歲省民間科斂四千餘兩均里均馬
百發具舉陞知懷慶府靈人德而祀之郡志言如綸增脩縣志余考陳志脫藁於萬曆己未之冬刻成於庚申之春如綸卽以庚申年到任不應有脩志之事郡志又言邑人立祠合祭別如綸吳振纓按吳君自嘲詩序言靈壁爲不佞立生祠二而詩中自注云時別大令楚之景陵人是吳君作詩之時正別君宰靈之日豈有祠合二人而吳君獨攬爲己有之理或者先爲吳君祠而其後合以別君載筆者殆未詳考也

王世俊號鳳洲山西蒲縣人崇禎十年以貢生任靈壁縣知縣受事於寇變之後脩城池設守械尋被議

去邑人皆扼腕旣而辨明十二年復任益厲前功而
袁賊大至世俊與團練將官鄧世本率士民拒之百
方守禦賊攻城六晝夜少懈世俊募勇士夜擊之賊
乃遁去靈人賴以保安

縣署西南百步荆莽間有王君生祠碑記邑人陳
三重撰略曰靈邑地介河淮波臣時警歲比不登
民流亾者過半城壞弗能脩池墮弗能鑿寇來無
所捍蔽崇禎九年之正月十年之八月九月寇凡
三至盤踞焚戮居民殆盡存者皆負傷斃露處

於斷垣煙燼中當是時也白骨滿野雞犬無聞雨
慘風悽號號啾啾之聲疑人疑鬼王公來涖茲土
目擊心愴謀所以安集之乃招撫流亡而告之曰
事勢至此計惟築爾城鑿爾池與爾效死守之他
無可爲者民皆泣曰願受命侯乃出橐金鳩工匠
民之效力者隨其願而弗之強經始於今年正月
告成於四月卽我侯初不料其成功之速如此也
於是選丁壯設兵衛經理火具神鎗弓矢之屬爲
戰守備而又以其間置義學教邑中子弟以孝友

忠順之道收葬遺骸拊循凋敝邑之士民僉曰侯
實生我乃立祠尸祝之庶幾甘棠遺意云爾碑建
於崇禎十一年故所載皆君被論前事又西關外
有德政碑末云城內既有生祠猶不能已於情故
又鐫石以誌不忘可見君之惠澤卽初任時已入
人深矣

葉文祥福建閩縣人慷慨磊落以氣節自命崇禎間
任靈璧縣典史流賊入城文祥率其子巷戰並死之
士民立主祀焉

國朝馬驕字秋期號宛斯山東鄒平人康熙八年以進士授淮安府推官奉裁改任靈璧縣知縣清躬惠民盡革積弊搜查舊例凡官可代辦者悉與民豁除歲省民錢無算又力請豁免水沈拋荒田糧以蘇民困萬姓歡忭寤寐祝禱驕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公過卽張燈升閣手校心惟申旦不寐積勞成疾卒官士民痛之祀於名宦

按是時衙署未建所謂張燈升閣者不知何處或言國初官居劉司徒

宅四十餘年又按舊志不載馬君脩志事應補

往年余行北鄉舟人爲余言馬君請免水沈田糧

後湖民家設君位焚香拜祝至今牌位猶有存者知志中寤寐祝禱之云非虛也惜當時詳藁不傳郡志載君痛革雜項申文一篇附錄於左

查得靈邑凋殘之區地瘠民貧卑職自去秋履任目擊土田荒蕪居民寥落乃初任之日邑民猶循供柴供菜之陋規除立行遣斥出示通革外一面聚集士民訪問闔縣利弊彼時通邑人民尚未能盡諒卑職之心猶瞻顧喞嚅似有不敢盡言之狀卑職開誠諄切再四詢問始進言靈邑之大弊莫

甚於雜項也計雜項之名目甚多或自明季相沿或係歷年增設日復一日姦弊叢滋從前有司以居官爲傳舍未肯畱心民瘼而猾吏姦胥又利於多事不曰成規不可廢則曰懸項無可償掣肘朦蔽以至莫可究詰其徵催里役因而科詐無休前項未清後項復起百姓終歲煩苦無有寧息之日情願每鞭銀一兩外貼雜項銀三四錢不等先飽里長之腹卽有土豪劣衿刁頑健訟之徒又從旁挾詐分肥而包攬之弊遂牢不可破矣卑職察知

此情痛念民力已竭何堪再爲剝削雖陋規起自往年然旣曰民之司牧而因陋襲弊不能痛爲釐剔失察之罪究將安歸況事非旦夕胥吏習慣性成卽反復諄諭革面未必革心必須嚴爲訪查獨斷獨行庶幾積習可破民利可興先爲痛革行戶一切日用預發官銀買辦從前派取里甲銀硃紙張氈條月柴之類出示悉爲禁革開徵之日取司頒法馬當堂較發官戩刻示徧貼鄉村嚴禁包攬永革火耗花戶自封投匱如有需索者鳴鑼喊稟

行之一月民知信從矣隨查積年現行事款凡不
載全書稱爲往例者以次革除而先急其厲民之
大者一去認阜之害一去仔歇之害一去歲脩夫
之害一去鄉勇之害一去驛馬之害一去縣馬及
馬夫之害一去輕齎外派之害一去顏料外派之
害一去匠班濫派之害一去商稅濫派之害一去
奏銷錢糧倒比循環刊刻由單司批紅簿一切雜
派之害以上各款皆凌絲祚等所條列者也一查
得淺夫外幫每年重派里甲僉僱夫役土棍包攬

科索歲費民財千餘兩卑職僱募確實夫役三十
名發赴河工其工會按季解發永不累民一查得
春秋祭祀從前科派集場差役騷擾需索卑職悉
發官銀置買永不擾害集場以上二款凌絲祚等
未及條列者也卑職凡除一弊必諄切戒諭出示
通衢務令家喻戶曉行路之人皆可執而問之常
恐耳目不周朦弊復作防姦無異防盜年餘以來
噦血嘔心形神俱疲况諸弊盡去所利者蚩蚩之
愚民耳所有姦胥里蠹土豪劣衿刁頑健訟之徒

皆在所不利卑職既已明言革除豈肯言與行違
尚畱不盡之弊以爲此輩之口實乎恪遵功令森
嚴仰承各上憲誠告之諄切凜凜畏懼期無隕越
官常以自罹罪戾足矣此何有善政之可垂乃凌
縣祚等輒爲列款上控仰瀆憲聰籲請勒石以垂
永久者此無他飢渴者易爲恩憔悴之民易爲惠
也憲批確議到縣該卑職查士民呈稟緣由以爲
靈邑路當衝要供億煩難亦有全書不敷及萬不
可缺之費一旦盡革恐難持久後來者又開科派

之端不如酌省往年濫派十去其九闔縣軟擡以
爲定規卑職反復思惟事雖出於輿情跡有違於
功令凡去弊不絕根株恐將來流弊有莫可底止
者因議正供錢糧每年照依全書由單派徵一分
止收一分與全書果有不符者另行通詳非全書
所載者盡行革去百姓止完正供嚴禁軟擡所有
上瀆公呈情節未便允行申詳本府轉詳藩憲蒙
批據該縣詳議非全書所載者革去與全書不符
者另詳止辦正供嚴禁軟擡卽此是可行永久之

善政矣仰府飭令勒石縣前以愜輿情取具遵依
報查除卑職遵依憲批現在列款勒石外再查凌
縣祚等三人實係鄉民所言皆公事今蒙憲駁何
止三人言公該卑職隨拘面訊據供原係闔縣公
議因皖省路遠盤費艱難止議三人具控合將所
控各款逐細登答連人解赴憲臺面訊伏乞照詳
轉達施行

鄉賢

孟子稱一鄉之善士漸進而尚論古人本一鄉之所

積也夫自成德以至於一行皆可稱賢而論定往往
難之今自有明以前取諸舊志

本朝則據吳于原藁分類簡存俾後來者有考焉

後漢陳寵字昭公沛國汶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閒以
律令爲尚書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
府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
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寵上疏
曰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旣平必空濟
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詩云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繁苛之法帝
敬納寵言永元六年代郭躬為廷尉數議疑獄務從
寬恕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
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遷廷尉正司徒劉愷舉
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忠自以世典
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安帝以災異詔百寮各上封事
忠乃上疏預通帝意曰管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
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引咎克躬咨訪羣
吏言事者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

聖朝無諱之美忠以久次轉僕射意常在褒崇大臣

待下以禮遷尚書令

寵忠竝節錄後漢書本傳陳泰交曰漢書陳萬年及子咸沛郡

相人後漢書陳寵及子忠沛國洩人洩相古皆屬沛今則相在宿州洩在靈璧然則萬年咸當入宿州志寵忠當入靈志明矣中都志竝入宿州似無分別

南朝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弟也幼

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
侯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

儉素卒謚元侯子伯符嗣節錄南史本傳按故僮城在虹縣倫之入虹志為空

今仍舊本存之

宋張禮紹熙庚戌進士授中書禮部主事累遷平章政事為人樂善而嗜學雖居顯宦讀書不輟案牘滿

前應之如響禮世居汴之陽葬城南

元張郁禮之孫也至元丁亥進士拜中書左司郎中仕至參知政事歷官三十餘年一豪不苟取於民雖

居高位接人常以謙和私居未嘗不冠帶郁葬禮墓側

明劉成幼負瞻略元末從明太祖渡江克金陵以軍

功授總管同耿炳文取長興敗張士誠將趙打虎擒

其守將李福安等士誠遣其左丞潘元明元帥嚴再

興入寇成又與炳文擊敗之洪武三年置海寧衛以

成為指揮僉事提兵往來浙西殺賊中流矢卒追封

潁國公事載功臣錄湖州志亦云劉成靈璧人長興

翼右副元帥歿於國事立廟城西祀焉成傳陳志原列武職今依

郡志入鄉賢

按陳志載劉成墓缺其地蓋當時求其墓而不得

也余考廣德州志載劉成墓在州治西七里岡又

云成靈璧人明開國勲臣驍勇絕倫累立戰功中
流矢卒太祖命謝元吉護喪葬此撥民沈福壽守
之子興遼東鎮撫永樂十九年祭祖告贖原山二
十二畝嘉靖五年孫常以山賣西門雲氏冢竟蕪
沒判官鄒守益為脩瑩立碑以志久遠成傳引湖
州志者陳君脩志時教諭吳振纓主校訂振纓湖
州歸安人故能詳也廣德與湖州接壤成蓋歿於
湖州而葬廣德與

又按明史表傳不紀成事又傳友德封潁公成封

亦不空與同蓋紀載譌闕不可得詳也

楊冀安洪武初由歲貢歷官工部侍郎性質直不事
華靡使雲南有異蹟卒官賜祭葬祀鄉賢載明一統

志附順天府名宦祠

冀安居新馬葬南鄉

莊敬洪武中由歲貢歷仕山西布政司參政轉河南
臨事明決子弟不衣羅綺宅舍以茅蓋洪熙改元上
疏乞休不允陞河南布政使致仕賜金荔枝帶乘傳

歸敬居陳疇葬

城北五里

張貫洪武中由歲貢歷北平布政司參政永樂六年

為順天府尹涖政嚴明不阿權勢卒於官載明一統

志附順天府名宦祠

貫居坊隅葬城西南三里

朱敬明初由歲貢歷任工部員外郎江西僉事執法

不撓稱名憲臣

敬居申村葬固鎮南

曹格洪武初父禮舉賢良任江西太和縣知縣卒官

貧無還資格負母舁櫬歸力學敦行姑蘇陸姓賃格

屋豢馬積五百金病故格為之斂召其子至以金與

之分豪無所取陸有顯者以格孝廉特薦徵至京師

授涇州吏目遷魚臺縣主簿告歸卒祀鄉賢

格居固鎮

張鐸號西岩永樂初由舉人歷新鄉襄陵費三縣儒

學教諭訓士有軌範善談兵在襄陵時朝廷用薦者

言特取議禮事竣陞知縣鐸辭復舊職

吳嵩曰永樂中開館招四

方醇儒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多學官充選事竣有陞知縣者議禮事他無所見

李鏡山作

西岩生氣記謂其武足弭亂文足典禮名足淑世德

足感人鐸孫曰蒙正德中選貢歷衛輝南雄饒州三

府通判有廉能聲

鐸居坊隅

張僖景泰初由進士授山西道御史上封事願分俸

以養親有糾其私事不空用公印者謫河南永寧縣

令有惠政丁內艱歸百姓如失怙恃赴闕係畱服闋
補餘姚令時有水怪并虎患僖爲文祭之皆止陞知
杭州府歲饑設法賑濟活六萬餘戶陞湖廣參政會
病卒杭人祀之

僖居范隅
葬栲栳山

王昶成化初由進士授江西樂安令鋤強扶弱境內
肅然令民毀淫祠適有火患眾懼不敢昶親往碎其
像火患遂息歲凶以便宜發粟賑濟全活甚多擢監
察御史彈擊有聲轉通政司右通政李孜省用事昶
力詆之改太僕寺少卿益自砥礪馬政一新卒官賜

祭

昶居洪溝
葬齊眉山

劉繼文嘉靖壬戌進士授萬安令以廉惠著擢禮部
祠祭司主事執事於郊穆宗異其儀容端偉遷工科
給事章疏激切中貴銜之出爲浙江參政晉廉憲執
法不阿考滿時囊橐蕭然人比之海忠介轉福建江
西布政以不媚江陵歸里江陵敗起四川布政使陞
都憲巡撫廣西尋總制兩廣殲海寇有功晉戶部侍
郎卒於家繼文少孤歷官三十年所在流清惠名自
奉甚約治家有規矩孫鳴陽以蔭補潯州府同知能

守安靜之教

繼文居定陵徙居城內葬三注山

吳志言公有奏議藁及名臣奏議錄其卒也當道

有曾被劾者寢其祭贈之典邑人稱節齋先生

高尚德由鄉貢授浙江嘉興縣丞風標凜然士夫不

敢干以私以直指薦陞湖廣巴東知縣同邑劉繼文

起四川方伯過巴吏白當庭參尚德曰吾知有朋友

不知有長官也長揖升坐其氣節類此居巴二年民

安其政致仕家居儉素鄉人賢之

尚德居

張潼年十九補弟子員正德中流賊之亂潼祖父被

害潼罵賊求與俱死賊不忍殺潼奉母盡孝殯葬死

友不吝千金由選貢三任教職終單縣教諭邑中英

彥皆出其門暮年嘯傲林泉課三子皆成器壽至九

十有七

潼居固賢里

李素性沈靜以名節自持由選貢令浙之天台值歲

饑多方賑恤以亢直得罪上官改教職不就歸奉二

親竭誠盡禮邑令以鄉飲大賓敦請辭不獲乃徒步

往曰吾居父母之邦宜如是也生平多著作解組後

手輯衲被散言一編以自怡無子嗣論者以為天道

之爽

素居坊隅

張弘代為諸生時喪母居廬三年由選貢為浙江天台令盡革贖鍰捐苛政與民休息遇頑梗者擊斷不少貸秩滿擢南戶部主事台民思而祀之居部三載以奏最得贈其親卒官家甚貧賴寮友之賻乃得歸

葬

弘代居范隅自張禮以下十六人節錄陳志

馬仍崇禎十年流寇執其父將殺之仍奔救其父得

脫仍遂被害

此事見郡志節婦解氏傳夫為孝子妻為節婦而吳志皆不載今據郡志增之

王守謙字道光號鳳竹以歲貢授和州訓導陞清河

縣教諭轉衛經歷博極羣書多所著述有小隱窩爽

言子丑紀事全城紀事諸編

守謙居樓子莊

吳志言崇禎中流寇攻城守謙年逾八十猶率子

孫守陴隨筆記事然則所謂子丑紀事蓋紀崇禎

九年

歲在丙子

流賊陷城十年

歲在丁丑總兵劉良佐被困於霸離鋪寧南伯左良玉援兵解圍也全城紀事

蓋紀崇禎十四年流寇攻城知縣王世俊守之賊

弗克攻而遁也惜其書不可見余嘗從邑諸生求

其軼事無所得聞所著有喚世編藁前令蘇一圻

借觀攜之去今存者惟爽言刻本

蘇令借書在書吏陸某家抄寫

未完而攜去王氏後人竟不能舉其名余見蘇令觀風示藁言孟春因公事至樓子莊約正王某呈

家刻一編乃小隱窩爽言前朝王道光所著問其家藏書多散軼猶有喚世編未付剞劂取而觀之

上下古今從橫浩瀚大江南北當首屈一指乃知蘇令所借即此喚世編也

孫光啟崇禎末以歲貢任興化教諭

大兵南下入興化光啟投泮水水淺不即死輿人掖以

見帥帥欲官之不受乃免歸居鄉足迹不入城市甘

貧守素年九十猶以訓蒙餬口縣學屢以鄉飲大賓

請不就光啟居坊隅以上二人見郡志及吳志

舊志載前代鄉賢止此矣傅大業所記崇禎間有

沈所養由太學生任臨淄縣丞署縣事革里甲之

弊聲聞當道陞彰德府經歷以直道忤上官解組

歸里是亦克自樹立者

本朝百餘年來吳志記孝友八人于志藁記人物十八

人傅大業記人物十一人蓋各舉所知也就中如

曹培吳志培國初諸生性廉慤父承芳為興化訓導致仕歸培奉養盡孝承芳卒既葬培負

土築臺墓側廬其上而居之風雨寒暑不離跬步所攜惟書卷踰三年猶不歸遂以疾卒人稱其臺

曰孝子臺訓導汪之章立石表之余考曹氏家譜培乃明初曹格之八世孫其父承芳為廬州府教

授豈由興化訓導而陞者乎孝子臺在連城尹國

集北余嘗登其上而未見之章所立石也

泰吳志國泰四十無子妻宣氏為買妾國泰驚避訪

得其夫贈路費遣歸知縣苑芝陳懷禮吳志懷禮

詳旌其門後宣氏連舉三子即日遣還并以聘金贈之知縣苑芝詳旌其門

三人已載江南通志其餘稱孝友則有傅琦傅大

琦性孝友同母兄弟四人皆邑諸生親屬近百張

眉于志藁眉生員士儀之子性孝謹年十六隨母

為孝子其聘妻解氏女間之不會而卒稱端方則

有張翥傳大業記翥性鯁直為南陵司訓嚴立規

條躬樹型範諸生望而畏之事關學政侃

侃無所畏避康熙二張維吉于志藁維吉康熙戊

十二年告歸鄉里稱為學者稱幹濟則有趙承鼎

孝篤馬驪劉振儒皆禮重之稱幹濟則有趙承鼎

于志藁承鼎明季諸生與平伯高傑鎮雙興集慕

其賢折節與交蕭寇程希孔作亂傑欲勦之承鼎

願往招撫乃單騎詣賊壘諭以德義賊果帖服傑

益重之委任碭山縣國初豫王徇江南碭人保

雷承鼎復任王家臣于志藁家臣豪爽尚義國

後以告歸甚家臣乃賂賊以牲畜全活二千餘人知縣曹時

敏給扁稱文學則有劉峙馬孫鳴于志藁峙聰敏

司訓建平士子皆循雅飭所著有一笑說法孫

鳴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髫年補弟子員遭流寇

亂遂無意功名聚徒睢濱以講學終身所著有中

說星考余訪孫鳴著作不可得見其潼山玉皇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廟

碑文腹笥甚富為人淳實蓋過於峙
今邑人猶竝稱劉水仙馬爾顧云
廬墓割股則

有趙桂吳志桂性孝謹親沒廬墓側三年知縣
曹時敏表其廬曰純孝桂子暹為諸生余

質吳志質少孤事母孝貧不能娶母病篤不能延
醫乃涕洟割股以進母飲之而愈知縣馬驢表

其廬曰孝趙大士于志藁大士事孀母以孝聞母
格神明病大士割股為羹母會之而愈

武岱于志藁岱年十五父振潛病篤乃私
自割股倩人作羹以進父飲之立愈謝官相

于志藁官相生而篤孝年十四父公儀病癰甚危
醫曰須用人參一支鄉間難得官相以為為人身一

指也乃私割一指與之舉家驚駭然業已割下
遂和藥煎飲竟汗出而愈人以為純孝所感義

不拾遺則有田樂泉吳志樂泉家貧釀於市一日
於甕頭拾遺金一封若將輸

官者乃密諦之已而一人踉
蹌來覓乃里役也遂還之徐謙光吳志謙光於
途中拾遺金

累百候久不得其主歸命三子迭往伺之旬有五
日始得其人為水客劉應祥驗實還之知縣汪彪

詳旌張璵于志藁璵生平多義舉嘗貿易於蘇州
其門市中拾遺金八十四兩密訪二日得其

主還樂善好施則有徐朝光吳志朝光事親以孝
聞有羅姓妻因亂掠

歸他人朝光出貲贖之令與夫完聚田啟元于志
如脩橋施粥等事往往彈力為之

傳大業所記皆稱其仁厚好施與比閭有貸不能
償者悉焚其券康熙四十八年大水流離載道啟

元施粥救濟全活甚壽民則有楊心田傳大業所
眾壽至九十有四記稱為農

家者流寡言笑絕嗜慾渾凡此諸人據前人記載
厚簡重壽至一百有六

皆有可取余不敢沒存其梗概以備將來考定至

若傳大業儒學請旌事實用稱歲貢生大業性純
孝終身無忤物之色繼母張病瘵戒食

卷三 鄉賢

十五

鹽久而不愈大業祈天發願隨母食淡九載母病遂痊與弟大典同襲五十餘年友愛如一日康熙三十二年通學舉孝各憲給扁嘉獎王銳歲貢生乾隆元年儒學又據公呈詳請旌表

不侵為然諾三兄早世事寡嫂撫遺孤曲有恩禮恭於延師殷勤訓迪凡族姻子弟多賴之而克有成就者余間之馬涉瀛施待人個儻慎然諾輕財好貢生方兆士云

豪橫者捐金買田三百畝為義莊以贍宗族進士蔡強表其墓云爾強籍隸鳳陽而居靈璧之南鄙學行淳實其張霖蒼製緜衣棺木以周窮乏卒年言蓋足徵云

七十八乾隆二十年歲大飢穀價騰貴乞食者載道知縣邵君謙吉奉文勸捐賚賑余以協辦災務難靈親詣其子櫟櫓等勸輸麥豆五百石櫟等有父母造門勸捐而不勉力以應者乎且何以承爾先人之志櫟等從之輸糧三百五十石價直千餘

金由是好義者聞則余所采訪而得者亦併書之風樂助全活無算

選舉

靈璧選舉志於宋元僅得進士二人 陳志言宋元莫考余據鄉賢傳

增明以後科第皆可考然亦寥寥矣以明經登仕版者功名之盛與科第等凡舊志所載與近世可考而知者竝錄而著之不使一邑人文無傳且以為後學者勸也武職武科亦附見於後

科第

宋張禮 紹熙庚戌進士詳鄉賢

元張郁 至元丁亥進士詳鄉賢

明王郁 洪武己卯舉人庚辰進士遂寧知縣

張鐸 永樂乙酉舉人詳鄉賢

任祉 永樂戊子舉人高苑訓導

仲奇 永樂辛卯舉人穀城教諭

陳芳 永樂甲午舉人乙未進士

趙理 永樂甲午舉人清豐教諭

錢浩 永樂庚子舉人冀州判官

劉瑜 正統戊午舉人曹縣教諭

張僖 景泰癸酉舉人甲戌進士詳鄉賢

王澤 景泰癸酉舉人鄒府紀善

陳暉 天順己卯舉人庚辰進士

王昶 天順庚午舉人成化丙戌進士蜀府長史

戴達成 成化癸卯舉人弘治丙辰進士知柳州府

王嶽 成化戊子舉人辛丑進士蜀府長史

王崑 正德庚午舉人丁丑進士蘭谿知縣

鄧鎮 成化丙午舉人高縣知縣

張堯輔 弘治戊午舉人廣東提舉

白繒 正德庚午舉人

張儀鳳 嘉靖乙酉舉人邵陽知縣

錢淵 嘉靖乙酉舉人渾源州知州

徐學禮 嘉靖乙卯舉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河

張棟 嘉靖癸卯舉人古田知縣

劉繼文 嘉靖戊午舉人壬戌進士詳鄉賢

府南

徐學詩 隆慶丁卯舉人戊辰進士陝西參議

陳三重 天啟辛酉舉人壬戌進士知吉安府

國朝傅家驄 雍正壬子舉人

徐桂 雍正癸卯拔貢乾隆丙辰舉人

貢生

明楊冀安詳鄉賢 莊敬詳鄉賢 朱敬詳鄉賢

于傑 張貫詳鄉賢 王驕

陳訥高密知縣 韋茂南京戶科給事中 王耀睢陽經歷

張鼎富陽主簿 張鵬辰州府檢校 徐智萊陽縣丞

莊端溫州府經歷 曹端隰州吏目 張翰石首主簿

汪溥 曹琮 田義

沈英餘姚訓導 李政景州同知 陳綸彭澤巡檢

游盛清平典史 趙誠杭州倉官 王珪

趙通 張從道西安府經歷 李芳納溪知縣

馮安孟縣知縣 朱勝諸城知縣 王儀保定府推官

梁裕河南府推官 張倬 汪顯

王璉淇縣主簿 曹璽松溪縣丞 王能溫州府經歷

俞美鉅野訓導 劉寅潞府教授 張瓚豐縣丞

胡縉 陸政 程繡

程紳 李達武定州同知 張鉉

呂肩青城訓導 楊瓚石阡吏目 張玉甘肅衛經歷

張嵩南豐訓導 段肅金鄉衛經歷 吳經陽曲教諭

西穎臨海縣丞 王岩陽穀訓導 王環金堂教諭

邵奎 海南衛 經歷 李琰 訓導 張堯民 東明 教諭

朱驥 獻縣 教諭 張汝翼 安順州 判官 楊際 儀封 訓導

楊伸 象山 訓導 汪昶 遷安 訓導 張紀 東安 教諭

吳春 張轅 金華 教諭 曹公養

王溥 照磨 張曰蒙 南雄府 通判 王實

王問 馮謙 漁臺 訓導 奚宗仁

汪璨 陟縣 教諭 甘通 張潼 詳鄉 賢

梁允先 鴻臚寺 序班 朱誼 寧都 訓導 周愷

劉潛 繼文之子官鴻臚寺序班 善書有才名未竟其用 楊士賢 棗陽 訓導

楊希姚 常山 知縣 張瀛 陽武 縣丞 鄧琰 鄆縣 主簿

張晁 王觀化 定州 同知 呂儀 鄆縣 主簿

徐錫 張沐 衡山 主簿 邵大纘 長葛 教諭

李秉良 真陽 教諭 張曰用 彭學曾 光州 學正

程繼芳 臨淄 縣丞 王居 潛山 教諭 戴尚順

唐希禹 高尚德 詳鄉 賢 戴尚武 達之子 安州 學正

張曰周 合肥 教諭 張珏 高密 主簿 程繼禮 鄭州 同知

朱輝 泰安州 訓導 張樞 李素 詳鄉 賢

張弘代 詳鄉 賢 張朝立 應天府 訓導 朱采 如皋 訓導

解詔青陽訓導

馬秉方旌德訓導

高夢弼選貢

王廷鶴溧陽訓導

馬近龍龍溪縣丞

解誥邳州訓導

吳柯歙縣訓導

梁珠

徐楫朝城訓導

解崇志象山縣丞

朱炳

李春時徐州訓導

張衍禎無錫訓導

李玉林廣德州訓導

馬從龍

馬攀龍

解評

馬奎以上一百二十五人見

陳志

徐堯年

王夢東

王守謙詳鄉賢

呂鳴時

孫光啟詳鄉賢

國朝張爾誠訓導

李正茂訓導

趙承志教諭

馬雲華

李全生江寧府教授

李貞憲

葉正誥德安知縣

莊溥

劉鳴歧

張翥南陵訓導

莊爾威

劉峙建平訓導

蔣茹拔訓導

王之騏

李仲白

劉鳴陽

張孔習以上二十二人見郡志

李日生大理府同知

張璟訓導二人見吳志

張維吉

浦錦副榜

李治隆英山訓導

張覺舒城訓導

傅大業

高階石埭教諭

殷維藩

張繩

王銳

徐濤 金山衛訓導

李功偉

程國清

徐棠

呂起山

唐克勤

張雲景

王澤澍

馬啟明

張天鉅

先後有十九人未核又所遺闕者尚多也

吳昶

康熙戊寅拔貢 沈運泰 雍正己酉拔貢 震澤知縣

方兆士

雍正己酉拔貢 王澤浚 雍正乙卯拔貢 徐煊 乾隆辛酉拔貢 龍溪縣丞

王澤瀚

乾隆辛酉拔貢 徐赤文 乾隆癸酉拔貢

武職

明劉成

詳鄉賢

陳聚

明初勳臣定州衛指揮同知世襲

陳勝

聚之孫襲定州衛指揮同知正統己巳虜酋王虎頭數千騎寇定州督府遣勝覘之至唐

河北虎頭易勝兵少單騎出勝一

馬英

固鎮人前軍都督府僉事

朱英

固鎮人湖廣衛指揮僉事

馬晟

定陵人西安後衛指揮

吳斌

齊眉人府軍右衛指揮

陳俊

齊眉人虎賁右衛指揮

王敬

固鎮人冀州衛千戶

邵祥

坊隅人和陽衛千戶

李仁

陵子人威清衛千戶

張興

潼郡人涿鹿衛千戶

李達

天津衛經歷

李斌

濠城人河南衛千戶

王僧仔

范家人南京豹韜衛千戶

徐鎮

潼郡人北京四衛營把總

徐貴

樓子莊人從成祖戰齊眉山克應天府授

燕山前衛千戶

處累立戰功

陞指揮使昭勇將軍以子學詩學禮貴進階安遠將軍輕車都尉

徐進 貴之孫正統中以正千戶征雲南孟養等

徐繼勳 進之孫襲爵改畱守中衛指揮使封

李呈芬 守備

徐尚元 定海把總 以上二十一人見陳志

劉征 土陵人由把總歷陞鎮武堡副總兵天啟二年陣亡 蔭一子世襲指揮僉事崇禎中從子

自乾承襲改宿州衛正千戶 此一人見吳志

武科

明王希舜 萬曆庚子武舉

王思道 萬曆庚子武舉

陳治安 萬曆乙卯武舉 以上三人見陳志

國朝陳奇智 康熙甲辰進士 李斌 隨父任以蕪湖籍武

趙邦印 順治乙酉武舉 左文乾 順治戊子武舉 太原府守備

魏華 順治甲午武舉 高略 順治甲午武舉

李如桂 順治丁酉武舉 陳獻策 康熙癸卯武舉 以上八人見郡志

封蔭

明張璣 以子漢英贈南京張子雷 中年訓導以子僖

李志 郎子遠封徵仕 王麟 以子昶贈太僕寺少卿

劉鎔 以孫繼文贈四川劉貞 以子繼文贈四川

俞岳 以子鯨封神 戴敏 以子達封

劉鳴陽戶部侍郎繼文之孫以蔭補潯州府同知以上竝見陳志

列女

靈璧列女宋元無可考志載有明一代不足三十人得邀旌表者十人而已夫非貞孝節烈之行湮沒而不彰者多與

聖朝扶植人倫首端風化凡有節孝悉予旌揚今上御極之初猶恐有司耳目不周

詔許本家親屬舉報由縣核實徑詳三院彙題二十年來

詔旌貞節者靈璧三十餘人彰善可謂詳矣然民間力能建坊者絕少而案牘之存於縣者又多遺失脫爛幽貞苦節雖被

國恩終委草莽良可慨也余在任時屢諭各家子孫公建一坊以昭

寵錫邑中無有應者余解任後乃以城工餘材為木坊於節孝祠前凡受旌而有志可稽有案可據者皆列名其上又榜書事實於祠中其貞節僅見前人記錄而旌表尚有待者亦附書之以闡幽光非敢好勞而

靈璧志卷三 列女 十三

市德也今茲所錄復有增補前明及

國初據郡邑志康熙中年以後據縣案如江左壺儀錄及王奮羽傳大業所記年月不備其人之先後守節之合例與否皆不可知竝爲刪潤文義錄而存之以俟後來考定

明丁文聰聘妻朱氏名善貞永樂間其父爲校尉居京師以善貞許配文聰未幾文聰卒父議改配善貞曰吾身雖未事丁而業已議婚可更二姓邪遂縊死事聞詔旌貞烈仍加父俸一石

監生劉錫妻張氏年二十三而寡二子俱幼父兄議改嫁張翦髮自誓躬紡績課二子讀書次子瑜領正統戊午鄉薦任曹縣教諭有司以氏節聞詔旌表生員張漢賓妻趙氏年二十二而寡家甚貧氏矢志自守以紡績治生教子堯民貢於鄉爲東明教諭弘治初知縣上其事詔旌貞節

董鑾妻茅氏正德六年流賊入城被執茅時懷孕乃以計給賊使不隄防潛抱子攜女投井死事聞詔旌

貞烈

王綬妻徐氏

詳見後

生員李希儒妻張氏名妙蓮張判簿女也少通書史
曉大義流賊陷城張懼污攜子投河死詔予旌表

馮時泰妻劉氏

詳見後

生員王鳴鳳妻俞氏年二十四夫卒踰七月遺腹子
生因名曰遺親屬哀其少且貧諷之改嫁俞曰夫在
時無子今幸有子吾奚忍他適遂苦守子稍長教之
且耕且讀鄉人請於縣扁其門

沈朝妻郭氏適沈逾年夫卒郭撫尸哭不絕聲母疑

其死防之嚴郭給母歸乃自縊時嘉靖元年也邑人

常山令楊希姚爲之傳

張崇志妻王氏年十八歸崇志崇志居新馬仔婚甫
踰月讀書九灣集僧寺渡澮河遭風溺死王痛哭絕
食三日遂自經萬曆十四年也知縣上其事詔旌之
建坊與祠今並廢碑記尚存遺址

甘洛妻梁氏年二十八有娠洛病篤梁誓曰生男爲
爾守生女當死已而生女洛尋卒梁卽日自經萬曆
十九年也知縣扁其門曰貞烈監司以下皆致賻

朱應高妻黃氏詳見後高弟應尚妻呂氏適尚三載而

寡屢自經家人救免守志令終鄉人稱一門雙節

三節傳邑人劉繼文撰

自古婦人而不朽者莫重於節或守志以令終或見危而致命於吾鄉至親中得三節焉祖姑劉氏先大父同堂姊也年及笄適諸生馮時泰時泰早卒子謙甫一歲祖姑年二十餘矢志守節姑諷之以嫁則抱子號泣自誓謙長而能文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貢授司訓歷官湯溪王府教授終身令名

母之教也謙亦孝養吾祖姑壽至九十有五外祖母徐氏外祖處士王公綬之元配也生子之誥之訓之誥號仁泉卽吾外父正德間流賊劉六破城母恐爲所污投於井賊粹出之母罵賊怒縛之樹射之身中七箭罵益甚頸復被三鎗而死表妹黃六姐舅氏黃公寵之女幼依吾母及長歸儒生朱應高生子大經才三歲應高卒六姐矢志自守弱姑欲奪其志親迎者及門矣六姐入室翦髮抱子泣於牀事得寢六姐教子成立卒時年四十七今

吾祖姑與外祖母皆奉詔旌表矣六姐之事尚未聞於朝夫鄉黨之內有美弗彰何以勸善是三節者皆吾至親也故為合傳以表之

監生解語妻張氏適語三載夫沒無子張自經家人救免嗣子崇孝游於庠復早卒張苦節壽至九十

李邦文妻王氏適文三載而寡子未周歲王年十九撫孤守節六十年如一日

田及時妻王氏嫁甫月餘翁年邁疾篤王割股療之旋愈鄉里稱孝婦

解麟妻賽氏甫嫁而夫亡無嗣子氏矢志自守家赤貧常為人縫衣覓升合自給時或拾穗於野負薪於途艱苦萬狀見者閔之年餘七十以完節終

戴貢妻汪氏年二十夫卒子方周歲汪撫孤子事姑溫氏盡孝溫先以三十而孀事姑呂氏以孝聞者也嘉靖三十八年知縣王納議表其門曰姑婦同節汪壽至九十

馬雲衢妻田氏夫病篤家貧不能供藥物田誓以同歿夫卒三日斂畢自經知縣鍾大章表其門

蔣勁妻田氏年十七適勁越三年勁卒田自經姑胡氏救免厲志固窮事姑盡孝訓子爲邑諸生四十餘年備嘗艱苦知縣黃誥表其門

王義妻陰氏陰綬女也年二十而寡無子家赤貧苦節者六十年

馬鼎爵妻莊氏其夫年少選貢早卒遺一子一女崇禎時流寇至莊攜五歲女奔出城賊追之莊且罵且走入於井賊以不得掠爲恨下石擊之母女尸碎聞者痛之莊死時年二十七

按選舉志無貢生馬鼎爵蓋前志漏也

馬仍妻解氏崇禎十年流寇猖獗仍父被執仍奔救父脫而仍死解年十八日夜哀號求自盡不遂乃矢志守翁抱病解親奉湯藥三冬惟單衣年至七十七生員劉惺如妻李氏貢生正茂之女流寇入境李時懷孕見賊至恐不免乃持刀剖腹露孕以死賊憐而焚其尸嘖嘖稱歎知縣王世俊上其事詔旌之李死時崇禎十年八月十六日也

周寶蘭妻陶氏嫁未久蘭卒陶誓以死殉姑勸之曰汝有娠倘生男可以守奚以死爲陶姑待之踰三月

生男七日而殤陶往夫墓悲號還自經
生員趙佳兆妻梁氏遭流寇知不可脫自刎歿崇禎
十年九月初七日也教諭沈御申請旌表
朱國祥妻王氏夫亡守節有豪門賄氏翁欲奪其志
氏以刀截四指未幾翁又欲嫁之氏哭告姑曰向非
偷生奉夫命養親撫子也何相逼乃爾遂自經歿
國朝周之璋妻王氏夫病侍湯藥不遑寢處者二年夫
卒王泣語其妯曰予失所天不能苟生姑之生養歿
葬惟妯始終其事矣伺姑就寢潛往拜辭還自經歿

順治十二年也事聞

詔旌之

貞女劉氏太學生餘慶女明司徒繼文曾孫女也幼
知書曉大義許配馬饒哥年十二而饒哥殤女痛馬
氏式微四喪未舉祖姑趙氏年老無依勸父代爲治
喪旣葬隨趙氏以歸會貧奉養撫從子爲饒哥後守
貞終身各憲嘉獎給以米布

趙氏化妻周氏年二十六夫卒越三日斂畢泣辭孀
姑自縊以殉知縣張拱辰表其門

陳九經妻李氏夫亡守節教子成業孫作麟爲邑庠
生早卒孫婦王氏年未三十亦矢志堅守事舅姑盡
孝鄉人稱其與祖姑媿美

生員馬晉亨妻王氏年三十夫卒無子哀痛自經家
人救免與妾譚氏同志堅守視如姊妹飲食必薦閨
門肅然持家三十餘年夫業如故

趙桂妻華氏曾割股愈父疾歸趙後舅姑沒與桂哀
毀孺慕廬墓三年

王瑄印聘妻楊氏瑄印兄璟印妻朱氏

余觀王氏家乘五水陳星聚有烈女楊氏行實金
陵余躍先有烈女楊氏傳淮陰湯濩有雙烈傳彭
城李蟠爲之序二氏死節本末詳矣然敘述多盈
辭近年旌表事又未備因采摭諸家所記參以前
後案牘別爲雙烈傳以遺其後人

雙烈者如朱氏娣楊氏皆靈璧王澹叟之子婦也
澹叟之中子曰瑄印年十九問名於同里楊師震
之女曰成未幾瑄印病其母欲見其婦師震不可
女請隨母往視疾旣往而瑄印病危女願畱奉湯

藥二日而瑄印卒女撫牀泣不成聲勺飲不入口
家人疑其死也則防之女陽爲節哀者寢食如常
伺防者懈乃夜起服衰經焚香柩前坐而自經比
家人覺趨救則死矣移尸就牀衣帟皆密綴焉事
在康熙三年春三月丁亥距瑄印之平方五日君
子以楊氏之志乎死其夫也則堅矣當其告王氏
以名此身早已繫之雖未嫁而義固空死也楊氏
幼端重寡言笑佐母馬氏理箴管治酒漿若成人
然年十三母卒事繼母尤孝謹死之時年十六是

歲朱氏年十九歸於璟印璟印澹叟長子也與弟
瑄印竝早慧能文章璟印尤多材善鼓琴作畫亦
不入俗朱氏同里朋之女生而溫柔喜愠未嘗形
於色及歸王氏甘貧忍勞苦璟印少病瘵疽比歲
更劇支離牀席朱氏扶持之酷暑隆冬衣不解帶
或一夜三四起如是者三年舅姑常恐其不能堪
而朱氏安之無倦心雖憂迫猶曲爲婉轉不使舅
姑知之九年十一月乙卯璟印卒丙寅將葬朱氏
蚤起趣家人造會及家人起而朱氏自經於柩側

矣朱氏無子而家又極貧未死之三月歸寧一宿而反父命其弟送之朱氏於中途泣語弟曰夫在走此沒則已矣昨日之歸與父母永訣也君子以朱氏之志乎死其夫也亦久矣夫既沒復以未亡人貽舅姑累也不如其從夫而死也此朱氏之志也初楊氏死無以具衾棺晉君淑召方宰靈與邑中士夫共賻之鄉飲賓田培中買地域西爲營葬學博汪君之章題其墓及朱氏死宰靈者馬君驕率邑士賻贈有加乾隆十一年竝奉

詔旌表澹叟少子之子曰朝元者請之也

贊曰澹叟鳳竹先生之子也先生績學脩行丁明之季僅以微祿終其身澹叟又老於茂才璟印兄弟竝才美而蚤夭已足悲矣夫婦人不幸而以節烈著又得娣姒兩人焉此非家之福也於時聞其事者無遠近貴賤皆奔走弔賻稱之不容口當世名公卿又敘列其事作爲詩歌以勸後來而究其家乘七十年後

天子制詔旌揚祠祀百世而不絕又可謂家之福乎

夫惟鳳竹先生之高風有以化其鄉人延及再世故取婦不出里黨而貞烈萃於閨門視彼子孫榮貴轉瞬而與草木同腐者相去何啻霄壤矣余考二印本名肩康熙初楊氏事聞於

朝祠部以肩字故駁令更名其楊氏貞烈飭地方官春秋致祭載之祀典及朱氏歿彙報雙烈乃改今名云

張國寧妻張氏生子維吉甫八月而夫卒氏年少苦志守節訓子讀書食餼於庠氏壽至八十督學簡公

表其廬曰貞壽維吉以庚辰歲貢太學以上三十九人內朱國祥

妻王氏見江左壺儀錄據稱明人故附於明末餘竝見郡邑志

李惠妻徐氏康熙九年夫卒氏年二十八子茂九根

九俱幼氏守節撫孤乾隆元年年九十四以下凡書乾隆某年

氏年若干者皆據請旌冊內現年而言也

馬崇脩妻孫氏康熙二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七子

曰圖甫四歲氏守節撫孤乾隆四年年八十二

趙愷妻單氏康熙二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八子嗣

晉甫六歲氏守節撫孤乾隆三年年八十二

田萃芳妻程氏康熙二十六年夫卒氏年十八哀痛絕粒欲以死殉姑止之曰汝有娠倘生男以延夫嗣不愈於死乎閱三月子多穉生氏奉翁姑撫孤子孝慈兼盡乾隆元年年六十八

高桓妻吳氏康熙三十四年夫卒氏年十八遺腹生子確氏守節撫孤乾隆三年年六十一抱曾孫矣

張志成妻周氏康熙四十年夫卒氏年二十六子振廷甫二歲家貧翁姑俱老氏守節仰事俯育備極艱辛乾隆三年年六十三

張佳妻左氏生員敏執之女康熙四十年夫卒氏年二十二子世根甫生五月氏撫嬰成立游太學乾隆元年年五十七

陳起麟妻王氏康熙四十年夫卒氏年十九子繼承甫生七月氏撫嬰守節乾隆三年年五十六

呂銳妻尹氏康熙四十一年夫卒氏年二十六子潛甫三歲氏撫育成人取媳生孫而潛卒居貧苦節乾隆元年年六十

張如歧妻呂氏康熙四十二年夫卒氏年二十三子

伋甫一歲氏辛勤撫育取媳程氏伋又蚤亡復繼夫
兄之子侯以延夫嗣侯生子爲伋嗣兩世孤孀備歷
艱苦閨門內凜然也乾隆四年呂氏年五十八
徐廷貞妻李氏康熙四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無子
哀痛欲以身殉翁姑勸之曰汝叔廷介雖幼他年生
子先爲爾夫嗣氏乃矢志堅守後撫廷介子如己出
乾隆元年年五十二

馬曰圖妻李氏康熙四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二踰
月生子睿邦氏撫孤守節與孀姑孫氏相依睿邦長

以太學生候選州司馬乾隆四年李年五十七
生員強肇臣妻徐氏康熙四十四年夫卒氏年二十
七子秉實甫四歲氏守節撫孤乾隆元年年五十八
田多三妻胡氏康熙四十五年夫卒氏年二十四子
莘生四月氏矢志撫嬰乾隆元年年五十四
劉士愨妻陳氏康熙五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一子
欽甫二歲氏守節撫孤乾隆二十一年年六十三
自李惠妻徐氏以下十五人竝遵例請旌

王三傑妻趙氏康熙三十一年夫卒氏年二十六子

永泰甫四歲氏奉孀姑撫孤子甘貧守節乾隆十四
年年八十二
羅班妻王氏康熙四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一子景
霖生三月氏矢志撫孤乾隆十二年年六十四
生員劉奮翼妻戴氏康熙四十五年夫卒氏年二十
八子宗召甫二歲氏矢志苦守教子讀書會饌於庠
乾隆四年氏年六十
監生趙偉妾王氏康熙四十五年偉卒氏年二十一
子長箴甫生明年偉妻又亾氏矢志守節撫育遺孤

游太學效力河工乾隆二年氏年五十三

監生徐潼妻王氏康熙四十五年夫卒氏年二十四
子彬生四月翁姑皆早逝氏矢志守節撫孤成立游
太學乾隆元年氏年五十四

謝九經妻劉氏康熙四十八年夫卒氏年二十七子
偉業偉謨俱幼氏事姑撫子孝慈兼盡偉業游庠謨
蚤卒媳張氏亦矢志守節乾隆六年劉年五十九

韓城妻楊氏康熙四十八年夫卒氏年十九無子翁
姑皆沒氏矢志守節育夫兄增之子錫冕為子延師

教之補增廣生員乾隆十年氏年五十五

陳三元妻王氏康熙五十一年夫卒氏年二十五子文秀方幼氏守節撫孤乾隆十六年年六十四

崔爾玉妻葉氏康熙五十二年夫卒氏年二十八家極貧隆冬嘗間日一舉火母家問饋則受之伯叔家絲粟不往貸也撫孤大經成立乾隆十三年氏年六十三

高之瓊妻張氏康熙五十二年甫嫁而夫卒氏年十七無子依翁姑度日育夫兄之子爲嗣三載而殤姑

與夫之兄嫂亦相繼棄世夫兄無子惟存翁與夫兄二女及夫之幼弟之琬仰事俯育惟氏任之及之琬既娶不數年而夫婦又同日歿遺二子一女伶仃孤苦氏又代爲撫育二十年内舉老幼七喪家計日覺氏辛苦萬狀終無怨乾隆十三年年五十三而氏翁尚康彊年九十二矣

程國昌妻吳氏康熙五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四子標在襁褓夫歿後乃生氏矢志守節奉翁姑字幼子備歷辛勤乾隆十七年年六十三

張昌正妻王氏康熙五十三年夫卒氏年二十六撫
幼子甘貧守節姻黨饋遺皆不受曰我寡不當受人
絲粟其介潔如此乾隆十一年年五十八二十四
康文超妻張氏康熙五十四年夫卒氏年二十三子
祥甫三歲氏苦志撫育祥年十八卒又撫嗣子洋以
奉夫祀備歷艱辛乾隆十二年年五十五
鮑明恕妻王氏康熙五十九年夫卒氏年二十九子
全仁甫二歲氏守節撫孤乾隆十八年年六十二
王三陶妻趙氏乾隆元年歸王逾年夫卒氏年二十

一念孀姑年老遺嬰在懷不忍遽歿家極貧仰事俯
育艱難萬狀五年除夕姑病亡六年正月六日子又
殤於痘氏數載辛勤一朝失望殉夫之志遂決初十
日姑柩既葬越日自經歿

官廷樞妻鄧氏乾隆八年歸廷樞逾年廷樞卒氏年
十九無翁姑子女遂自經歿

馬恆四妻王氏乾隆九年適馬甫四日而夫病閱三
月而夫亡無翁姑氏視斂畢卽自經年二十一
生員曹廷選妻徐氏乾隆七年適曹九年夫卒氏痛

哭絕會越三日自縊歿

自王三傑妻趙氏以下十八人竝奉

詔旌表

生員徐椿妻吳氏康熙五十七年夫卒氏年二十一遺孤方彌月氏守節撫孤子既受室而亡遺媳與孫氏又辛勤撫字始終無怨乾隆十五年年五十三遵例舉節奉文刻名節孝祠

王友妻王氏乾隆十年隨夫攜子逃荒過淮乞食於定遠偕居陳煥章破屋煥章瞞友外出夜半乘醉圖

姦氏攜子奔匿野田煥章挺擊母子殞命事聞

詔旌之

李學姐鄉民伯福之女幼許配張汝馨雍正六年汝馨未婚而卒氏年十七聞訃自經歿七年知縣郭世藩請旌格於本府乾隆三年知縣王祖晉又援烏程縣成案通詳請旌

馬四姐貢生涉瀛之女年十五父病篤百藥罔效女

割臂和藥進之父病旋愈各憲給扁獎之

以上三十人竝據

縣案案多遺脫事實不全故但書守節年月俟後來查考其僅書請旌而不書奉詔者舊案闕也

卜云利妻劉氏姑病湯藥不效氏割股以進立愈
王吉士妻田氏夫有痼疾氏割股和藥飲之少愈閱
三載夫卒氏年二十八子彭齡尚幼氏苦志撫之成
立

馬智姐廷讀女也許配王有立未婚而有立卒智姐
聞信絕粒隨母往弔歸自經

姚純妻李氏年二十一歸姚未二載而純卒氏號泣
三日自縊家人救免司防者疎復縊歿

生員游懷義妻蘇氏嫁未三月而夫病尋卒氏痛哭

絕粒十日而歿督學林公表其門

蔣天福妻馬氏夫病篤氏誓與同歿其夫曰奈少弟
幼子何夫沒氏竭力爲夫弟完姻三日後以子囑之
自經歿

沈士球妻陳氏年二十一夫卒遺一子佐乾氏矢志
苦守事舅姑撫孤子備歷艱辛子成立取媳尹氏割
股愈姑疾人稱其一門節孝

王玫妻蔣氏年二十一夫卒無子女姑曰我家貧寒
無以養贍奈何蔣曰願事翁姑終老若無養贍願歸

母家遂依父孔誨以守年五十四而卒

王瑄妻蔣氏歸瑄未幾而瑄卒氏自經祖姑救免遂

依祖姑寢食祖姑卒舅姑亦相繼棄世氏無所依乃

歸母家守節終身

李氏貢生鐸之女年二十一歸睢寧萬氏之子資三

載夫沒氏自經家人救免刎頸又不殊家人防之密

乃奮身墜樓死而復蘇其父往諭之曰爾三死不遂

何不為夫立嗣子事翁姑亦可見爾夫於地下氏從

之雍正初年已逾六十

此婦當入睢寧志而壺儀錄載之靈璧以其父居靈璧也

余哀氏三死之志乃過而存之

王應考妻張氏年二十一夫卒氏堅志守節撫孤成

立年逾九十

生員孫昌裔妻梁氏夫勤學早卒氏年二十八無子

翁姑老氏堅志苦守四十餘年

生員金鏞妻周氏生一子一女而夫卒氏年二十守

節撫孤未幾子女相繼夭氏伶仃孤苦孝養翁姑歷

三十餘年

何宗任妻蘇氏夫卒遺二子氏年二十九姑老家貧

堅志守節後二子相繼亡氏一身無依艱苦萬狀三十餘年

生員曹齊賢妻李氏少寡翁姑年老孤子幼氏養親撫子更遭憂患能調護之鄉人稱其節而賢
魏文衡妻趙氏適魏三載而夫卒氏慟哭欲以死殉
遇救強起守節事翁姑以孝聞翁姑沒夫弟鐸方幼氏爲撫育延師教之雍正間鐸游庠

高元成妻洪氏未生時元成父與氏父有指腹之約未幾洪富而高甚貧氏父欲更盟氏曰貧富貴賤安

其命也父從之遂歸高七載而元成卒氏年二十五

一子亦夭氏守節五十八年而卒以上十七人見江左壺儀錄

生員趙佳兆妻馬氏年二十歸趙未生子而佳兆卒氏撫庶子長馥成業爲邑庠生孫存仁入太學知縣

姜玉表其廬明末有生員趙佳兆妻梁氏疑此佳兆字有誤應更考

吳文明妻魏氏年二十餘夫卒子勳方六歲氏守節撫之成立

莊喬立妻張氏年二十四夫卒遺孤杭在抱上無翁姑氏守節於母家杭長爲取陸氏生男二方幼杭夫

婦相繼亡氏又撫孫成立壽至八十有二
張璧妻李氏年未三十而夫卒育子崇雅取陳氏生
孫天鑄崇雅又卒陳堅志守節事姑李以孝聞訓育
天鑄由邑庠入太學
張繡衮妻李氏年二十四夫卒子如山方三歲氏以
十指經緯育子成立壽逾七十
戴時行妻王氏年十九夫卒氏依時行之兄嫂以守
五載兄嫂沒氏撫其二子倬與价二十餘年倬价又
亡遺孤四人氏復為撫育崇雅既游庠餘亦成人以

一身為戴氏守者三世全節以終
徐氏適劉生二載而夫沒無子氏守節奉事衰翁翁
沒為弱叔經營婚娶叔亡又撫育叔之遺孤三世皆
賴氏維持孝廉薛廷麟為之傳

王建極妻馬氏生員習女也年未三十夫卒氏撫孤
子廣業以守壽逾八十

張加相妻程氏年二十而夫卒氏未育撫前妻子如
己出為之娶生一孫而子尋卒氏復撫孫歲大饑嘗
一日不舉火或得穀則以哀食孫而自啖其糠里人

賢之

生員趙銳妻賈氏年未三十夫卒氏生一女撫前妻
子經緯以守年餘七十猶課子孫不倦經緯皆入太
學孫長治游邑庠

趙中隆妻胡氏年二十六夫卒子楷儒宿儒俱幼氏
苦節撫育成立孫廣勳開泰皆爲邑諸生

趙爾尚妻單氏生員可教女也年二十三夫卒子嗣
晉方四歲氏苦節自厲教之成立爲太學生

趙瑄妻趙氏年二十餘夫卒諸孤皆幼家赤貧氏以

十指經營撫育之後皆成立

趙壯猷妻徐氏年二十九夫卒子玫六歲氏厲節苦
守備歷艱辛知縣劉振儒表其門

高繼愷妻王氏生員繩女也年二十夫卒子之珮在
襁褓氏苦節撫育成人年逾七十

王小田妻程氏年二十三夫卒遺孤四歲家貧僅存
田數畝氏曰自種則無力僱人則生嫌不如死也遂
舍子自經

謝官貞妻王氏年二十八夫卒氏號泣不會視斂畢

卽自經死家人合葬之

李晃妻高氏生員懷遠女也適李三載而夫卒氏誓不獨生姑與其母諭之曰汝有娠倘幸而得男當勉爲夫守閨兩月生女氏悲慟自經死督學張公表其門

劉氏適周生踰年而夫卒氏以生平所用物具納夫棺中斂畢卽縊於側

解氏生員鎮藩女也幼許配張眉眉隨母凍死於塗女父母匿其情更受武姓聘禮至女始知之涕泣不

會而卒

劉景林妻翟氏適林五載生男一女一林病篤囑曰家貧無可守我死汝當他適氏涕泣許以身殉及夫沒哀慟不會將殯之夕舍子女自經

尹玉璞妻蔣氏幼嫺閨訓年二十五夫卒氏哭幾絕夫柩旣殯自經死

馬瑚妻李氏年二十六夫卒氏止生一女無子卽欲以死殉因翁在外忍數日翁歸氏涕泣拜辭至夜自經鄉人士聞於縣適知縣于元吉解任未及請旌

林克清妻李氏儒生淑翰女也年十九適林踰年夫卒氏號慟欲以死殉家人防之三日將葬克清氏乘隙自縊遂合葬之以上二十四人見于志藁藁出於王奮羽之手故所記北鄉居多

王理印妻馬氏生子四歲夫卒氏守節撫孤事翁姑盡孝年逾八十乃終如朱氏楊氏以貞烈旌表氏之節孝洵可媲美

劉子衡母王氏夫病沒日夜號泣誓不欲生姑謂之曰汝死奈老身與弱息何氏以義制情事姑撫嬰孝慈兼盡所居雖窮鄉而舉止語默皆有節制

簡居敬母葉氏年二十而嫁踰年夫卒越三月遺腹子居敬生氏撫養成立苦節三十餘年

張汝漢妻周氏年二十五夫卒氏撫遺孤三人艱苦備至冰操不移

胡文燦妻賈氏年二十八夫卒遺孤八歲夫之弟某潛與他姓議婚乘氏母子歸自外家要於路欲奪其志氏號哭失聲旋以救護得免縣令聞之懲其叔而表氏之門

張顛妻呂氏無子妾陳氏生子世鑾甫三歲顛卒呂

撫庶子如己出與陳矢志共守家產凋落荼苦備嘗
族黨憐而敬之呂卒年六十陳卒年五十八

戴朝簪之季子汝忻聘妻李氏尚未婚汝忻以讀書
成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李氏女聞信
絕粒家人防之至二十五日乘閒自經歿

方兆晉妻鄭氏嫁甫踰年而夫卒無子氏視斂畢自
縊鄰婦救免事姑以孝聞育夫兄之子爲嗣嘗一日
不再會苦節四十餘年

戴文佩年四十無子妻武氏鬻奩飾買妾卞氏未及

一年文佩病卒二氏竝自縊妯娌驚救武氏復蘇卞
氏歿

傅九鼎妻吳氏年二十歸九鼎九鼎草屋一間不蔽
風雨以訓蒙餬口生子甫六月九鼎病卒氏年二十
四葬畢歸母家守節撫孤艱苦無怨

陳朝相妻金氏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寅時夫卒
家人環哭氏勸慰曰死者不可復生徒哭何益衾棺
宜早料理眾聞言止哀治斂具氏乘閒卽於是日卯

時縊歿年三十

以上十二人
傳大業所記

生員馬堂聘妻王氏同里屏遠之女許配堂堂游庠
數月病卒女聞信自經事在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
五日氏年二十二知縣郭維遣尉石廷輔祭葬之此
人余聞之馬堂兄坦又
問之王屏遠乃得其詳

生員戴天顏妻高氏年二十二夫卒苦志養姑閭里
稱其孝

孫永清妻李氏年二十一夫卒子春方周歲氏事姑

撫子備極艱苦此二人余聞之
貢生方兆士

謝中魁妻李氏中道夫卒二子成童

李加宦妻馬氏夫卒時子御七歲未詳氏年

王錫介妻胥氏三十夫卒子奮翱數歲

監生游翼序妻李氏中年夫卒

李應振妻王氏三十夫卒子廷芳數歲

李士雲妻劉氏夫卒時子占春年十二未詳氏年

高拱斗妻劉氏中道夫卒子璟琰瑞聰四人

李玳妻張氏孫從信妻王氏高倫妻劉氏王有昇妻

朱氏俱割股療翁疾

沈佐乾妻尹氏割股療姑疾以上十二人
王奮羽所記

張金妻蔣氏割股療姑疾

此一人傳大業所記

晏遇年妻張氏割臂療夫疾

此一人余因遇年之女面陳詢其鄰居果然事

在乾隆二十二年七月

自謝中魁妻李氏以下十四人或中年守節或割股療親事雖難能與前所載則有間矣今列姓氏於後以俟考核蓋亦善善欲長之意也

志略卷三

靈璧縣志略卷四

雜志

風俗

風俗有志將使在上者考其媿惡而勸懲之在下者亦以自考其得失而從上之化故不可以略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豈易求之靈璧哉吾聞靈璧之俗儉歲則民氣柔而易治樂歲則民氣悍而難馴故樂歲之訟多儉歲之訟少由今驗之信然倘所謂瘠土之民莫不嚮義者乎無教化

以維之吾恐其趨而愈下也故著其媿惡得失之概
俾覽者可以鑑焉

士子不干預外事於長吏無私謁此風最古新進儒
童不隨地方官謁 文廟終身不知有師生之誼得
無近於野乎記曰離羣而索居則孤陋而寡聞朋友
講習之功不可少矣

農民樸愚而惰寧忍飢寒不勤力作故有種田靠天
之諺前令有以南方耕織之法教之者人皆畏難而
不肯學至溝洫園圃農家應習之業亦一切不講此

致窮之本也

工匠造作器皿率多麤楛市集貿易菽麥而外惟酒
布常有農具與果蔬魚肉之類或有或無其他悉無
有也此可以知民之儉亦可以知民之貧

衙門書役多麤蠢不曉事疲玩成風猝難振作其黠
者趨利如鶩然尚非桀滑不可治也嚴立制防而恤
其飢寒勞苦則人猶可用

民居皆茅屋衣皆疏布食則麥豆雜糧雖豐年猶和
以草木根葉家有牛具什器者十不得一故歲凶則

挈家遠出豪無顧戀

親朋往來飲會儉素入市則相聚劇飲往往有因醉釀禍者近來此風少息貧不能得酒故爾

昏姻不論財禮從簡略固緣民貧然政得古意

喪具稱家之有無固也然何至相率藁葬且有棄而不葬者卽此足以召水旱癘疫之災不可以不戒

邑中著姓不講宗法惟波羅林張氏聚族而居族長約束甚嚴子弟有不率教者則懸祖先遺像使跪其前撻以木棍莫敢不惕息縣有捕蝗開河諸役僱募

民夫他保或多規避波羅林則族長一人如數率之而至終事無一逃者余嘗因公事見其族長張禹科淳樸農夫也爲余言伊族中無片紙入公門四十餘年矣地濱睢河十年九荒絕無溫飽讀書之家而獨能敦崇古誼其風尚之厚可以感化鄉人故當表而出之也

災異

志災異所以示警也歷觀舊志未有水旱凶荒如近歲之頻仍者亦未有蠲租賑貸動輒數十萬如近歲

之優渥者所以雖饑不害愚民皆待澤於下流而不知災之可懼夫不知災之可懼此乃災之所以數也若夫地數被兵其禍有甚於水旱者靈壁壤介淮徐土風勁悍我

國家休養百餘年矣享太平之福而追溯貼危慮遠者其得無有未雨綢繆之計乎余故以史傳兵事綴之此篇云爾

元至元三年夏五月睢水溢漂廬舍麥禾盡滄自八月不雨至於四年三月

元統元年春飛蟲食桑民絕蠶事六月蝗

按宿州志是年河決

東鎮破睢而下勢若漫天

明永樂元年蝗

宣德五年蝗

景泰四年六月旱十月雨雪至於五年二月歲大饑成化十七年秋霖雨傷稼

弘治二年河決原武黃水由睢入境北鄉田禾悉沒民多溺歿

六年秋九月大雨雪至於七年二月無薪民多毀屋

及器物以爨

正德三年春旱秋大水

四年夏大旱蝗飛蔽日歲大饑人相食

六年春旱無麥秋淫雨

嘉靖二年夏大旱秋淫雨饑明年春大疫

五年春正月淫雨至於夏四月無麥

六年春淫雨無麥苗夏旱蝗

八年至於十二年比歲旱蝗民多逃

十四年睢水溢滄南北十餘里

十五年夏秋淫雨冬十二月雨雪至於明年二月

十六年四月地震

隆慶元年九月地大震四日乃止

五年夏大雨水無禾

萬曆七年春霖雨夏秋旱無麥禾八年如之九年亦

如之民會樹皮草根餓死甚眾

陳志既書萬曆九年如此大災矣乃於嘉

禾一條書是年三注山民王邦麥有一莖三歧五歧至九歧者即果有之得為瑞乎

十三年六月八日夜風雨壞民屋

二十一年春淫雨秋河溢平地水深數尺無麥禾城

垣民居傾圮大半

二十二年夏大雨水無麥禾

四十八年夏旱蝗冬饑

天啟元年夏大雨水河溢按明史河渠志是年河決靈璧雙溝

二年夏六月河決徐州小店壞廬舍民多溺歿

國朝順治十六年春旱夏五月大雨水無麥禾饑

十七年五月二日雨雹

康熙二年七月河決吳家堂

七年地大震城圮

八年五月四日雨雹北境溪尺許無麥

十三年夏旱蝗秋河決謝家口麥豆滄沒

二十三年秋八月河決謝家口冬凌水漂沖二麥漬

歿按是年八月二十日大雨颶風靈璧來寧堡漫缺隄工四十丈見總河靳輔奏疏而于志藁書十二

月河決誤也今据靳疏改正

二十四年七月大風雨傷稼冬饑

三十五年夏六月淫雨平地水深三尺無禾

三十九年五月騰傷麥秋七月大雨水

四十八年三月雨土淫雨傷麥六月大雨水饑以上據舊志

雍正七年秋九月毛城鋪黃水入睢漫溢北鄉
八年秋大雨水窪地被滄勘實蠲賑

十年夏六月大雨水

十一年秋毛城鋪黃水入睢北鄉田禾被滄勘實蠲
賦

乾隆元年夏大雨水麥禾盡滄屋舍多塌勘實蠲賑
四年秋大水田禾被滄勘實蠲賑

六年夏秋大水傷禾稼

七年夏秋大水無麥禾連二年並勘實蠲賦溥賑

十年秋禾被水

十一年夏雨雹秋大水麥禾並傷

十二年秋禾被水連三年並勘實蠲賑

十三年冬黃水漫北鄉損麥苗偕民籽種

十四年秋雨水滄民田十之二偕民口糧

十五年秋大雨水田禾被滄

十六年秋雨水滄民田十之二連二年並勘實蠲賑

十七年秋蝗

十八年夏蝗自六月雨至於九月河決銅山之張家

馬路普漫境內北鄉淮復大漲南鄉水淡丈餘民房
衝塌無算勘實蠲賦溥賑

靈壁捕蝗紀事

郡守阜
寧項樟

乾隆十八年春二月余奉

命守鳳陽甫下車境內大旱夏四月蝗靈壁楊疇韋疇
兩湖尤甚湖久涸蒿葦茂密魚蝦之子悉化爲蝗
延袤數十里幾無隙地是時州縣捕蝗不力者方
奉

嚴旨法甚峻邑令貢君震集二千人捕之乃如杯水救

車薪之火也余以宿州蝗盛督捕至時村聞之馳
往謂貢令曰不興大眾此蝗將不可滅貢令曰不
興大眾而不滅罪也興大眾而不滅亦罪也此蝗
有不可滅之勢與其勞民而不免於罪何如先以
罪去而民得免於勞余謂不然爾卽以罪去後來
者將不捕乎民之勞猶是也且時愈久則蝗愈熾
而民愈勞於是貢令具以狀聞大中丞張公奏其
事率監司錢公尤公來駐楊疇集益募鄉夫六千
飛調牧令丞倅等三十員壽春左營游擊亦率所

部弁兵至協力督捕以五月二十日乙亥始事夫役器具米蔬供億責之令畫地分廠調度員弁察勤惰明賞罰責之余而大府總其成焉余既受任夙夜奔馳鼓舞羣力日以各廠形勢白大府贊謀畫破浮議時睢靈兩境之民以捕蝗爭界且成釁余乃畱貢令往來各廠致慰勞而自率巡檢張鼎疾馳至孟山解其紛令并力合捕比返蝗勢方盛撲捕收買日以千斛計焚瘞遍野炎風烈日毒穢熏蒸人幾不能堪數日余察蝗勢漸衰益鼓眾力

銳於始作不知者詳然以爲蝗果不可滅鄰省以捕蝗被論者相繼或謂余曰君宜自謀無爲人受過余唯唯疾入白大府蝗勢將滅今猖獗者餘孽耳且民苦已極天必憐之不久當大雨湖地窪一夕可成渠蝗不足憂也退趣貢令報蝗滅以堅大府意讒間遂息越再日果大雨湖地汪洋蝗孽抱葦而斃間有活者乘舟殲之六月初六日庚寅大中丞奏竣事罷役而蝗不爲災古語云人定可以勝天昆蟲之孽或亦有數存焉今也竭萬夫之力

而又動以大府之誠固宜其無險不濟是故雨者
天爲之而天者人爲之也初余以捕蝗公費舊例
不敷官民俱病白大府請增僱夫收買之直委賢
員經理俾得據實報銷以故眾皆踴躍蝗卒以滅
而貢令亦得免於賠累雖然官與民之於此役也
亦既勞矣其事不可以不記二十二年春三月余
行部勘水值雨畱宿州驛館偶閱貢令河防錄載
是年捕蝗事甚略因追憶書之

二十年春夏大雨水秋黃水自毛城鋪漫溢而下大

無麥禾糧價騰貴人多餓死勘實蠲賦溥賑

靈璧賑粥紀事

兵部主事荆溪潘永季撰

乾隆二十年霖雨自二月至于六月歲大饑入秋
穀價騰貴麥豆一石需銀三兩有奇

皇上加恩普賑民得賑銀不敷買食江淮南北是處磬
罄而鳳陽府屬之靈璧尤甚九月以後田廬尚在
水中壯者搦水草爲會發屋茅折木植以供爨老
幼疲瘵率牽曳入城乞食而居民多貧勢不能收
卹天氣向寒乞者殆無人狀撫軍鄂公檄鳳陽府

令各州縣設法煮賑於時靈璧邵君甫到任一切
災務鄂公

奏畱前任貢令協辦邵君請於郡守以煮賑事屬貢
君貢君乃簡邑中殷實者三十餘家躬自造門勸
捐得雜糧一千二百餘石銀一千餘兩議設兩廠
於東關外三官廟西關外真武廟應用鍋竈瓦桶
瓢勺等器次第備具遴選紳士之監察者書役之
司登記給奔走者人夫之執勞役者給以飲食規
撫已定而猶慮飢民領粥將苦於擁擠守候也先

是邵君未蒞任城中僧尼寺院乞者遍滿日環集
於貢君寓所君買麥五十石每日磨麩和菜爲餅
餅一枚重六七兩入靜後分遣家人往飢民攢集
處凡坐者臥者戒令毋動每一人給一餅始不過
七八百數日後增至一千五六百餅不足則三錢
當一餅如是者一月有餘家人既各有分地於乞
者略皆識其面令於給餅後問其姓名里居男婦
幾口寫爲一冊盡得其實數又令四關總甲挨查
極貧戶爲一冊又於城外搭棚示諭願領粥者挈

家住此查實給粥不數日東西關外來者千餘家
一一查明連前總爲一冊通得萬餘口預製腰牌
五千扇兩面糊紙一面刻印初一日至十五一面
十六日至三十填寫某係某人大幾口小幾口西
廠用邵君印東廠用貢君關防先期傳集按冊給
牌以憑查核又於廠外各設高臺開賬之日令二
僕登其上領粥者先至臺前取腰牌查口數大幾
口給大籌幾枝小幾口給小籌幾枝籌皆印烙如
初一日卽墨塗初一兩字初二初三日亦如之以

杜重領之弊塗訖發還各人持籌從廠後門入至
前門繳籌領粥大籌給粥一大勺小籌給粥一小
勺粥必勻厚嚴禁偷米攬水等弊每日鄉晨開廠
至日西而畢領粥者略無擁擠守候之苦所以然
者一家三五口止須一人到廠又戶有腰牌無論
早晚自有應得之粥無庸一時麋集也開廠後惟
居遠者停止廠旁其餘聽歸本里家日一人持牌
領粥累增至一萬七千餘口而辦事者整暇如初
邵君又閔飢民多無衣捐給棉襖二百件貢君捐

一百件郡守令固鎮劉典捐一百件自十二月朔日賑起至明年正月月底止賑既畢每人給錢三十文令歸家戒耕事通計兩廠糧價柴價及一切雜用費白金八千餘兩捐項纔及半餘俱邵君彌補是歲靈璧查實飢民二十九萬餘口

皇上發賑銀三十餘萬兩米七萬餘石以保惠斯民而猶有不能自存者設非郡守奉撫軍之命殷勤訓飭邵君與貢君協力經理董事者皆慎勤其職則飢民恐未必人人得所也夫賑粥之難難於銀米

以其素無章程而老穉飢疲守候擁擠則粥未入口而委頓於廠所者往往有之若茲之有倫有敘竟事而不詳可以爲煮賑之法矣二十三年春余過靈璧居人爲余述其詳余以謂其事可書故紀之如此

二十一年春大疫夏雨雹於南鄉壞麥毛城鋪黃水漫溢入境秋大雨水傷稼

二十二年夏秋霖雨傷稼連二年竝勘實蠲賑

以上據縣案

漢二年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

項王方北擊齊乃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睢水為之不流

節錄史記
項羽本紀

漢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

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節錄史記
高帝本紀

漢靈帝初平四年曹操擊徐州牧陶謙拔取慮

音秋
問今

宿睢陵

今睢寧

夏邱

今虹縣靈璧

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

人雞犬無存泗水為之不流

節錄後漢書陶謙傳

晉永興間劉喬為豫州刺史惠帝西幸長安東海王

越承制轉喬冀州以范陽王虓代喬喬以非天子命

距之越移檄天下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

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

節錄晉書
劉喬傳

宋高宗紹興九年兀朮犯河南命李顯忠為招撫司

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

孝宗隆興元年李顯忠兼淮西招撫使自濠梁渡淮

與蕭琦戰敗之遂復靈壁

二條並節錄宋史李顯忠傳

金哀宗正大三年楚州王義浚以城降封義浚臨淄

郡王天興二年義浚據靈壁望

缺一塞

以叛遣近侍

直長女奚烈完出將徐宿兵討之義浚敗走漣水

節錄

金史哀宗本紀

明恭閔帝建文四年燕王破蕭縣平安引兵躡其後

至淝河斬燕驍將王真已復移軍齊眉山與諸將列

陳大戰自午至酉又敗之何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

靈壁浚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為燕兵所阻安分兵往

迎燕王以精騎遮安軍分為二福開壁來援為高煦

所敗

節錄明史平安傳

正德六年流賊楊虎作亂十月陷靈壁民人被害者

不可勝計

陳志

嘉靖三十二年河南賊師尚照作亂將攻五河過縣

境焚固鎮火墾數十里

陳志

崇禎九年正月十年八月九月流寇陷城者三民被

禍甚慘總兵劉良佐被圍於霸離鋪寧南伯左良玉
援兵至圍始解虞姬墓有碑紀其事吳志

按吳志崇禎九年八月至十二月流寇陷城三城
池志同學校志則云八年列女志則云九年參鐸
不一及讀王君生祠碑記乃知陷城在九年之正
月十年之八月九月是碑立於十一年以邑人記
近事當必無誤今悉依碑文改正乾隆十八年余
過虞姬墓見吳公橋東有斷碑仆地讀之知是紀
明末破賊事久欲錄其文卒卒未暇二十年春重

建吳公橋余方督工脩城又疲於拖屍河之役比
橋成往觀則斷碑忽已不見詢其故乃知匪人取
作橋址淡爲惋恨異時重建此橋必當復還斷碑
故物以補吾過是所望於後來者

崇禎十四年流賊袁時中以數萬眾薄城下知縣王
世俊與團練將官鄧世本率鄉兵禦之世俊既有膽
略世本虹人衛國公鄧愈之裔亦多謀善戰城中士
民屢經寇變無不出死力畫地分守賊攻城六日不
克世俊乘其懈募死士夜縋而出劫賊營賊亂自相

殺死傷無算乃解圍遁走先是賊將至眾議守城計
決已閉門矣四鄉窮民逢蠶至求入城世俊諭之曰汝
眾難盡信城既閉不可開汝果欲避難且於城下各
築小牆自蔽吾從城上給汝會護汝汝從濠邊助守
眾從之賊至攻城城上城下彼此策應故能成功而
窮民得保者數千人是時致仕王守謙年八十餘在
圍城中亦率子孫登城瞭守隨筆記事至或伏地作
書當時以為助守城之氣云

吳志

國朝順治二年蕭寇程希孔眾數萬掠北鄉民大被其

害于志

按宿州志崇禎十五年蕭縣程賊乘歲饑民流剽
掠鄉鎮蓋程賊亦明末小醜至

國初尚未平也州志又載順治十年九月膠州總兵海

時行兵叛由宿睢虹靈一路攻掠西壓宿境總督
及漕督東撫統師追獲於歸德界當時靈璧被害
可知舊志遺此事

物產

志物產必志其所產異於他邑者若百穀草木鳥獸

之類既無特異又何志焉靈璧物產載在禹貢者三
曰泗濱浮磬曰淮夷蠙珠暨魚夫魚之美瀕淮州縣
所同也珠出於蚌步鳳懷靈三邑互有之而泗濱之
磬則靈璧獨有之宋以後靈璧石且入禁苑不獨磬
也論者以爲山川靈秀之鍾而不知其爲地方官民
之累卽今山石已空而遠近求取無已土人以頑石
鑿爲山雲鳥獸之狀好事者或什襲而藏之可嗤也
近世又有畫鍾馗者莫知所由來稱曰靈判一歲可
售數萬紙畫工十餘家衣會於斯地方官亦歲以數

千紙供人求取其品乃愈下矣舊志所錄靈璧石故
事存之以備記注覽者毋眩於名實蹈宋人燕石之
愚也

後周書高琳母嘗被襖泗濱見一石光采朗潤持以
歸夜夢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得石是
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悟俄而有妊及
生因名琳初仕魏封鉅野縣子後從周太祖破齊累
立戰功進位柱國

元大樂正趙祖榮磬石頌并序至元二十六年太常

奏宗廟宮懸宜復古用泗濱浮磬按禹貢蔡氏書傳
磬石山在下邳今隸歸德府之宿州乃命大樂正趙
祖榮乘傳詣在所措製審諦音律計磬二百單八懸
臣祖榮百拜稽首而獻頌曰大聖天子誕脩文德孝
治天下罔不述職金聲玉振韶濩功極億萬斯年君
臨萬國

明中都志曰書云泗濱浮磬文獻通考云磬石山在
泗州玉海注云下邳有石磬山古取磬之地按靈璧
在東漢爲下邳郡地唐以來爲泗州地磬石山北距

泗水四十里禹時洪水橫流泗水未必不經此山之

下按洪水橫流一時之變耳禹平水土定貢賦紀其

常不紀其變必泗水常在此山之下是以謂之泗

濱卽如明時睢水離磬山數里而今離磬山幾三十

里百餘年間陵谷變遷如此況古今相去至三千年

乎故書謂之泗濱通考謂在泗州玉海謂在下邳也

古者磬之所產非止一地禹貢徐州貢浮磬梁州貢
璆磬山海經其水多鳴石晉范甯守豫章遣人往交
州采磬石以供樂用唐天寶中廢泗濱石磬用華原
石代之唐地理志愛州九真有石磬宋乾德四年和
峴議令采泗濱石爲編磬景祐中采泗濱浮石千餘

以為垂磬皇祐三年詔徐宿泗江鄭淮揚七州軍采

磬石今但取於靈壁耳

陳泰交曰晉書載鎮西將軍謝尚鎮壽陽采拾樂人製石

磬以備大樂江左有鍾石之樂自尚始按壽陽在晉所屬地廣靈壁蓋其境壤所采正是石也中都志失

此証一

御史永興李侯卻壁銘并序嘉靖癸巳九月望余奉

勅督儲按靈壁公餘閑適偶有泗濱浮磬之感已而

主簿李琮以其家藏為獻余取而叩之其聲清越乃

作而歎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之民其古之民乎

且壁之在古也為朝廷郊廟之用其在今也兼士庶

清玩之資用之不窮取之不竭民烏得而不勞也乃

卻而還之因作俚語俾縣令初子芳刻而置之縣廳

庶幾覽者取予少知所慎而民財可以少紓也銘曰

維茲靈壁產於泗濱爰伐作磬克諧八音用者不一

取者益頻顧予小子觀風載臨偶有所問縣尉即陳

貪壁寶喪愛石愚增乃卻斯壁乃作斯銘緬惟孝肅

一硯不擎千載而下襲其芳馨

以上四條專論磬石

揮塵錄宋政和間建良嶽奇花異石來自東南不可

名狀靈壁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回稱是舟載至

京師毀水關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啟於帝曰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挂其上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宣和別記大內有靈璧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泠然背有黃沙文一帶峯巒皆雋下金填刻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其下押一字蘇子瞻集靈璧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 一株獨巉然反復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余

居士載歸陽羨

米元章集元章守漣水

今安東

地近靈璧蓄石甚富一

一品第加以美名入玩則終日不出是時楊次公爲憲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青潤宛轉反復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

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
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
書請之竟不復得

博古要論靈璧縣溪山中出聚煙石掘之乃見其色
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者臥砂不起峯亦無崑岫
佳者如臥牛菡萏蟠螭叩之聲清如玉快刀刮不動
此石能收香煙齋閣中有之香雲終日不散今取之
不知其處

邑人王守謙靈璧石考石之堪作玩者吾靈璧石稱

最謂其峯巒洞穴渾然天成骨秀色黝扣之有聲按
譜有形如蟠螭如菡萏如臥牛者又有臥砂不起峯
者甚有盡天劃神鏤之巧者宋時大衍庫有靈璧小
峯長僅五六寸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玉色徽宗御書
八小字刻於峯翁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至米顛酷
嗜而聲價益重其爲楊次公攫去者乃所謂盡天劃
神鏤之巧者也後得李後主所寶靈璧研山徑長纔
逾尺前聳三十六峯高者爲華蓋峯參差錯落者爲
月岩爲玉筍爲方壇爲上洞爲翠巒又有下洞三折

而通上洞中有龍池天欲雨則津潤滴水少許在池
內經旬不燥米老甚珍之及歸丹陽愛甘露寺臨江
一古墓多羣木晉唐人所居則蘇氏之宅也米欲得
宅而蘇覲得研山於是竟相易米後號海岳庵者是
已公終惋惜乃云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蘇東坡
畫醜石風竹易得張氏靈璧石一株張氏本集
作劉氏具有
四面如麋鹿宛頸狀趙松雪有靈璧石香山一座下
刻雲根二字又一石大如拳峯皆五列公名爲五老
峯抃之拂之亦有聲此皆見於傳記者也余在南中

曾見一靈璧石長僅數寸十二峯參差突起豪無雕
琢又一石天生雙螭蟠結中有小水池如錢許大其
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扣之聲泠然又見如臥牛
者想亦宋元舊物流傳人間者矣國朝垂二百六十
餘年寥寥無聞迨萬曆己酉南臺侍御史眉山鴻圻
張公訪此石甚殷好事者乃於磬石山澗壑中乘雨
後覓之稍稍見一二此石不出於石磬山
先生蓋考之未詳也於是樵夫
牧豎莫不求石蘇人不愛善價買舟載去然求所謂
研山蟠螭與盡天劃神鏤之巧者則絕不可得蓋物

之尤者多見於始出時而其後漸消落也端溪下岩發於宋而竭於宋安知今日之石不將爲廣陵散乎獨喜吾邑劉節齋先生別業觀音閣前一石徑數尺嵌空玲瓏色極青潤或云此張氏園亭物然竟非新坑石也

以上六條雜論靈璧石

諸書所載靈璧石品類非一所產亦非一山鳳竹先生考據該洽猶未明析也余爲譜之於左
磬石出石磬山其色青潤其聲清越歷代所采以供郊廟之樂者西有輝山其石亦可爲磬質性稍鬆攻

治較易近來工匠多於此采之雖形色相似而聲則不如磬山所產多矣

巧石出石磬山北平地舊坑數畝產石最佳所謂慶雲萬態奇峯者此也小者高廣數尺大者可一二丈色青潤備五聲清越有餘韻秀所產石背有紅黃砂紋品次之然舊坑之石絕不可復得

文石產周家山高廣不過數寸具峯巒洞壑或有如鳥獸形者渾然天成不假雕琢米元章袖中所藏者是已此石亦青色極細潤摩挲之則黝聲清而無餘

韻質小故也夏秋大雨後澗水衝激而出閒有佳者
秀皺瘦透諸美畢倘若掘地求之率多麤惡今人於
大石上鑿取其尖雕鏤成文不堪入目
黑白石產土龍山大小不等黑白相閒成文不起峯
扣之無聲所謂如臥牛菡萏者然聚煙之語要不可
信

透花石產紅鳥山琢爲屏風尊壺等器石中自具山
雲草木鳥獸之文與大理石相似但石色紫花紋色
雜故不足珍近來匠人琢爲几研皆無文蓋此技不

傳也民間家藏有文者余猶見之

菜玉石產齊眉山西玉石山之在土中者色如綠
玉極細潤康熙中民間猶取以爲器今石已竭山小
故也

古蹟

志古蹟者率多傳會余考靈璧舊志存其信而有徵
者并補所未備如左

禹貢泗濱浮磬在今石磬山

詳物產

禹貢淮夷蠙珠今蚌步

靈璧東睢水即項羽追擊漢軍處

詳疆域

垓下今濠城集即漢高祖敗項羽處

詳河渠原委

虞姬冢在縣東十五里汴隄南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會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潰圍南走

彤管錄云項王悲歌美人和之

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遂自刎而死按史記雖不著

虞姬死所以理論之當死於帳下悲歌之後則其

冢在靈璧境內無疑也垓下既敗羽方潰圍南走

必無復挾姬過淮之理定遠志以嗟虞墩為姬墓

世俗稱靈璧葬其身定遠葬其首竝是虛說矣

虞姬墓碣明主簿吳興嚴應時

靈璧縣東十五里有西楚虞姬冢偃然荒邱也予

募土人爲之培而高焉夫婦人之所重者從一而終也姬之歿不以盛衰改節足爲事人而懷二心者之戒且當是時呂氏佐高祖定天下而其墓乃見辱於赤眉千載之後猶有過姬冢而憑弔之者然則節義之於富貴其輕重何如也余是以立石表之俾後之人有以考焉

汶縣故城在今連城集北澮水之濱澮卽古之汶也

詳河渠原委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高后六年郊侯呂產

元年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后六年呂王呂產元年

故汶侯漢書王子侯表汶夷侯周舍趙敬肅王子後

漢書許慎爲汶長水經注汶水又東南流於汶縣故

城北皆卽此地也

按顏師古注汶有交文二音故呂產或稱郊侯或稱汶侯漢書恩澤

侯表作汶當是形誤

穀陽城在固鎮集南連城在連城集西潼鄉城在潼

郡集西

並詳城池

張氏園亭蘇子瞻記稱在汴之陽邑人言鳳皇山前

汴隄北是也余求其遺蹟不可得惟西關外民居後

有靈壁石一座臥菜圃瓌瑋異常疑是園中故物

靈璧張氏園亭記

宋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
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
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
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巘阜蒲葦蓮芡有
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
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
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
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

其下肩輿扣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
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
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
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
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
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
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
則忘其君譬之飲會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

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朝市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

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

宣和石在縣西汴隄上王鳳竹記謂是朱勔花石綱

物偶遺於此按宋史陳邁傳邁徙淮南轉運使運渠

壅澀宋之運渠即汴也邁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運

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路官舟不得行邁捕繫其人上章自劾此石當是彼時所棄非偶遺也事在徽宗

宣和元年故通志美其名曰宣和石

樓子莊大石及汴隄奇石記

明邑人王守謙

樓子莊東半里許岍南有大石屹立高一丈厚居
甫三分之一俗傳以為神物也迤邐而東兩岍奇石
相續間有刻丁邑戊君字者則知為靈璧鳳皇山
所產而朱勳綱運之所偶遺也宋宣和間肆情花
宣石即一草一木之奇且不脛而走假令此石得至
汴將與慶雲萬態奇峯同一聲價今也徒委之衰
草寒煙中知者馮而弔不知者過而弗顧甚者踐
踏之又甚者鉋鑿之何石之不幸與余世家斯土

買田於石之側而老焉夫依古以來興亡亦轉瞬
間耳而衰草寒煙中茲石屹然獨存而余得婆娑
其下又不可謂非石之幸而余之樂也蘇子不云
乎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余於茲石亦云

舊志所載古蹟妄為傳會如以固賢城為晉錮欒盈
之地潼山為莊周脩道申村為鬼谷子王禪脩道

按

谷子

名訓陳疇山為希夷先生脩道之地孟山為孟子游

學之地淇溝為楚漢分界古城為關張聚會之地申
村北有垂韉井為漢高所墜三村西有吹簫臺為吹

散楚兵之地小河南有戚家灣爲戚夫人所生城內
有望荆臺爲荆人登樓望親之地皆荒誕不足辨也
至若以固鎮爲固陵而不知其爲穀陽鎮以濠城爲
浹城而不知其爲垓下聚余於河渠原委辨之矣志
又以潼郡集爲僮侯國謂匡衡封此不知封僮侯者
後漢沛獻王輔之子嘉范史獻王傳可考匡衡乃封
僮之樂安鄉爲樂安侯班史匡衡傳及外戚恩澤侯
表可考今故僮城在虹縣東七十里魏潼郡之地在
漢或亦屬僮但不得以潼郡卽爲僮城又不得以樂

安侯卽爲僮侯也志又以樓子莊爲張俊敗金人於

此考宋史張俊傳俊敗李成將馬進於筠州

今江西瑞州府

追至北奉新樓子莊

今屬南昌府

是則樓子莊所敗非金

人其地亦去此千餘里而地名偶同也志又以張山

有曬書臺爲子貢暴書處陰陵爲項羽迷失道處曹

老營爲魏武屯兵處考史記注陰陵在淮南

虞姬墓東二里

許有小山虹縣志以爲陰陵非是

而張山在蕭縣境曹老營在懷遠

縣境皆不應入靈璧志其是非更不必論矣

寺觀

祠廟之在祀典者既紀於經制矣僧尼道士所居不勝志亦不足志擇其於地方有關係者錄之以備稽考

城內梓潼廟原係明時正學書院

城北聖壽寺舊為祝釐之所僧會住持今頽壞

城東三官廟內有八蜡祠每歲地方官迎春於此

城西真武廟殿前有碑載正德時趙邦憲事

鳳皇山東嶽廟四面空曠最易藏匪

霸王廟在虞姬冢後明天啟間建久頽舊志載別如
綸記不足存

今郡守項公與邵令捐資重建

倪家禪堂在禪堂集西舊志稱其禪誦最盛藏經今
尚存

靈覺寺在靈覺山古刹

壽聖寺在三村里唐先天二年建寺前有宋時旂竿石明成化嘉靖年間二碑敘寺始末甚詳

潼郡集真武廟庭中有元時殘碑

固鎮圓通閣據陳志與張君允生祠相竝今閣已廢惟佛殿存焉庭有張君去思碑牆上有吳君振自嘲

詩石刻詩序言靈人為立生祠於茆真庵之右所謂

圓通閣者未知卽是菟真庵否今二君祠竝廢而僧舍獨存亦可發一歎也

固鎮城隍廟不知始於何時前志皆未載相傳謂齊睂之戰燕王夢城隍神助陣遂擒平安故封靈壁城隍神爲忠佑侯立廟固鎮此妄說也

胡尚書祠舊志言在固鎮橋南爲胡松立不知松何許人靈壁何故爲之立廟存其名以俟考

藝文

舊志中文之扶植名教關係民生休戚之故與夫紀

事考物可以資博識者旣采錄於各條之下又芻搜以益之矣此卷所收悉從精簡而數年來所得詩文亦附錄於後蓋皆與治行相關匪僅浮文已也

隋隄柳

唐白居易

隋隄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颺颺兮雨蕭蕭三株五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黃河東接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算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應將此樹蔭龍身紫髯郎將護錦

纜青娥御史值妝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身中歌笑何
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
言歡樂殊無極豈知明年正朔歸武德煬天子自言
福祚垂無窮豈知明年皇子封鄴公龍舟未過朝城
閣義旌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事大變晏駕不得歸
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
汴河路露草水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鑑前王請看隋
隄亾國樹今古隋隄之作美不勝收在沿隄州
縣皆公家言耳今止存香山一首

霸王廟杜牧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
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靈璧霸王廟建於明天啟中此
詩所詠不知何地魏書地形志
言穀陽郡有項羽祠
舊志存此未為無說
虞姬墓宋蘇軾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蒼皇不負君王
意只有虞姬與鄭君

虞姬墓蘇軾

布叛增亾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今窮艱難獨與虞姬
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虞美人曾鞏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
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彊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
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肩肩悲紅妝三軍散盡
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
爲原上草芳心寂莫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悲怨
衰回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楚
漢興亡兩邱土當年疑事久成空忼慨尊前爲誰舞

老營湖明宋濂

楊家臺下老營湖極目平川草木枯拾得箭頭三寸

鐵猶然腥氣血糊塗

湖界靈虹之境故兩縣志並錄此詩

過霸王城

提學御史甫田黃如金

古道斜陽廢塹橫山僧云是霸王城渡江子弟人千
里蓋世英雄土一垓野草已腥虞劍血波濤猶舞楚
歌聲自從敗北天亡後此是長平第一坑

過固鎮有感

御史長壽龔文選

官柳依依繞驛新短檠孤榻影相親荒蕪四顧憐溝
瘠村火重看暗野塵水旱流離誰復舊泗淮瀰漫不

知春本根重地尤須念圖繪流民報紫宸

舊志改末句曰楓殿

應頌湯沐仁殊失詩人之意今依郡志正之

行靈壁野中 大宗伯王英

驅馬歷長坂迢遙上高原
荒野何蕭條蔓草與荆榛
道逢一老人悲慨為我言
家本盱江住百口事田園
自從徙居此綿歷十寒暄
往時被兵革死者盡含冤
遺軀幸未殞感激荷天恩
我聞重悽惻欲去更回旋
四望悲風起狐兔泣我前
悲歡歎人事淚下忽如泉

自嘲并序 歸安吳振纓

癸亥假歸過靈璧為不佞立生祠二一在學宮之左一在固鎮茆真庵之右自顧何德致此不虞因自嘲四章勒諸祠內以供過客之噓

廣文何事立生祠豈是州民解詠詩
柿葉掃餘書咄咄菑苗枯後草離離
隨來靈雨歸循吏坐裏春風未得師
寄語鳳皇山上石莫教鑿刻再題詞

幾年酒社似高陽醫得諸生舊俗腸
尚笑先生無五斗非關父老有三章
山神應畏重尋石槐市何勞誤樹棠
楚國才人蘭畹在 自注時別大令楚之景陵人 宮前共覺水

片香

不擁皋比不坐禪牀頭不慣貯餘錢衣冠未許同優

孟經術何能似鄭元北溟風高開紫氣

自注邑踰甲子陳君始聯

捷按陳三重以天啟壬戌聯捷與吳君同榜先是劉繼文以嘉靖壬戌成進士至此六十年矣

西園

免老困青編五年潦倒無他事贏得樗材類散仙

蠹後牢騷不自由且棲寒谷代菟裘妻孥不耐餐饈

既弟子無能致脯脩采藻已知非壁水講堂難說是

湖州空令過客停車問笑殺吳儂貌子游

吳君教諭靈璧時諸

生劉鳴盛梁國幹獲佳石於鳳皇山以告君往觀之將構亭以標其異旋有以青島之說阻之者事遂寢

君有九日登鳳皇山志感詩并序其事此詩寄語鳳皇山上石莫教鐫刻再題詞又言山靈應畏重尋石

蓋謂是與

虞姬墓

今郡守阜寧項樟

虞兮一劍霸圖空原草年年帶血紅子弟八千銷滅

盡獨畱荒冢紀秋風

乾隆乙亥夏鳳屬宿靈虹大水居民爭赴汴隄

避之予目擊流離感而有作

噫與唏噓濠州屬縣地沮洳今年入夏雨傾注淮流

黃流奔突來白浪滔滔沒煙樹禾苗沈水底廬舍半

傾圮片席聊暫支淫雨何時已可憐我民十歲九不
登戶無儲蓄飢其恆撈取菰米雜藜藿柴生草溼炊
不著飢腸宛轉作雷鳴呼號莫救淚空落挈妻兒肩
釜甑濡首狂奔覓高境平原廣陌盡蒼茫投足何方
堪續命東西汴隄數百里遷播往來無定止敲門乞
食應者誰居者行者疾苦都如此急爲請賑起瘡痍
開倉發帑無需時對此皇皇我心悲濡豪寫在流民
詩

誓眾文

明本府推官
咸寧趙邦憲

羣盜蓬起勢方跳梁流毒煽禍黎庶徬徨當臺飛檄
委護靈陽我承重任敢肆乖張朝夕警懼寤寐籌量
謀參眾議保障一方水城已建戎器斯揚民奮其勇
我總其綱民爲我輔我爲民倡我匪坐視民勿叛亾
上下協應彼此相將內治旣備外患可防茲生有數
信義難忘同心戮力共保平康背盟負信神其降殃

明正德六年知縣陳伯安未蒞任之先有流賊百
餘人白晝入城搶劫民多逃散巡按劉御史委本
府推官趙邦憲署縣事邦憲下車招撫流亾人心

悅服以舊城傾圮猝難更建乃鑿水城治器械以資捍禦召父老集神廟誓以死守是年夏五月邑人戴達撰真武廟碑文溪著邦憲爲民禦侮之事訓導歐貴爲之跋并刻誓辭於碑陰碑文與跋不足存邦憲誓辭頗有忠義奮發之氣錄之以補舊志之缺

稟復本府項公咨詢利弊

三月二十四日奉憲劄教以清慎勤三善之義咨詢卑縣應行事宜仰見憲臺勤求民莫善誘屬員至意

震自分迂疏闇於吏治又奉調來此之日淺地方利弊未能纖悉周知到任三月以來見其地處衝繁公私困竭自懼不克勝任悉心體訪略已得其梗概矣蓋邑介河淮之間土瘠民貧生理鮮少加以頻年被水日就凋殘邑無城垣野無道路田無溝洫錢糧無倉庫士無學舍養濟無院育嬰無堂地畝無鱗用賦役無全書掌故無志乘舊案無卷宗街巷無柵闌救火無器具吏茲土者率一歲再更查災辦賑日不暇給無復能爲地方計及久遠今南鄉被災少輕之地

窮民尚可支持中北兩鄉歲歲逃亡十不存五窪地積水經年不涸已涸者亦半屬荒蕪無人耕種僅存之岷率皆屋無戶爨無竈會無案臥無牀席冬無被夏無帳日用無器皿耕作無牛具而尤有不忍言者喪葬無衾棺十數年來編銀漕米籽種口糧社穀之屬逋欠纍纍去歲偶獲有秋正雜錢糧一時竝徵民間左支右詘之苦更甚於儉歲夫有司欲興一利除一弊必官與民寬然有餘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目下雖勢處至難然不敢不殫竭心力謹擇其

急宜整刷者條列如左一通邑溝渠急宜疏濬也卑縣南抵淮北距黃中間睢澮沱淝名川不一而北鄉睢河爲害特甚睢河受豫徐岡原陂澤之清水加以黃河南岸閘壩減洩之濁流由宿州入境而下注虹泗每歲夏秋水發宣泄不及則汎濫於平地往年宿州築子堰百里夾睢而東一入靈境堰盡地平西來之水勢如出峽此北鄉百數十里所以年年被浸也睢河南北頗有洩水溝渠盡爲黃水停沙壅塞夾河兩岍又多墊高內地積水無路入睢平時不免沮洳

一經暴雨卽成巨浸去年三院彙勘睢河
題請動帑疏濬震承辦三岔口胡家宅兩段現在興工
工竣之日應將兩岍溝渠處處開通使腹地雨水悉
由睢河而下惟冀年穀時熟民力稍裕廣爲勸率次
第興脩要以三年期於一律深廣夫黃水驟來山河
陡漲意外非常固非溝澮所能容洩然脈絡旣通水
去必速若平常之雨潦空亦可以決其不能爲害矣
一催徵錢糧急宜順莊也卑邑南中北三鄉分爲七
十一里其地有屢經買賣而未推收者有推收而不

照原定上中下科則者又有糧在南鄉而戶居於北
糧在北鄉而戶居於南者每歲實徵之冊取足於均
編房其間飛灑隱漏或增或減通縣錢糧迄無定額
村莊花戶彼此相懸差催不免稽時業戶藉此抗欠
乾隆十四年舉行推收迄今五載尚未告竣震到任
傳集戶房設局城隍廟督催僱辦推收有不清者悉
爲核正務使田地科則錢糧數目竝與原額相符仍
於各戶名下注明住居何處該管上中下地各若干
應徵銀米若干花分詭戶歸併爲一俟通查改正之

後另造戶冊以戶領坵順莊抽敘徵收之日每戶給以易知由單開載地畝銀米之數令其照單完納庶幾差催旣便而業戶亦無從詭避矣一編查保甲急宜畫一也向來卑縣保甲華離參錯煙竈本屬同村門牌忽入他保甚至有一村數十家而分屬三四保者改入別保之戶本村甲長不能約束左右壁鄰又不稽查平時則窩匪藏姦有事則巧爲委卸一遇報災點查飢口父兄子弟分爲數家參雜於各保之內朦混冒支如有差徭僱募民夫卽互相容隱按之賑

冊十存二三保甲原以防姦今則緣保甲以作姦現在節奉憲檄實力編查震已諭各保正副挨造煙戶冊遵照原定章程戶歸本甲甲歸本保逃亡者亦查明附載俟冊籍齊備卽不時親詣抽查務使分地立保較若畫一從前弊端庶幾漸可釐革以上三條皆目前利害之最切於民者蓋保甲田賦禁如亂絲整刷固不容緩水利則似緩而實急所宜實力舉行者也再憲劄內垂問士習民風關津市集以及豪紳學霸衙蠹訟師打降匪類伏查卑縣科甲寂寥生監雖

文采未揚而率皆謹飭鄉居者力田自愛略無武斷
好訟之習民性愚樸麤糲自甘此俗之近於古者無
如荒歉頻仍積疲積弊爲吏者旣傳舍其官而斯民
亦多苟且旦夕之計蓋藏之家百無一二地鮮種稻
所產惟麥豆秫粱旣播種卽束手而聽之於天蔬圃
無灌溉疾病無醫診男無工賈女無紡績窮民至有
數月不會鹽終身不知茶味者一值凶年散之四方
無所顧惜或因貧而乞會遂因乞而爲匪鼠竊狗偷
所在多有強梁者乃越境販鹽公行市集酗酒打架

習爲固常北鄉與徐邳接壤此風尤甚蓋緣遠去縣
治長吏積年辦災無暇教督故也衙門書役夫率粗
愚城中居民百餘家茅屋稀疎不啻村落書役城居
者少縣署又無吏舍班房爲朝夕供事休息之所一
有文書差遣傳喚累日以故案件率多遲誤疲玩成
風亦有作姦犯科者而其姦易破蠹亦易除震仍畱
心訪察斷不敢叢弊以貽民害也各鄉市集升斗不
齊身行易以營私商民俱病現奉本道飭令照倉斗
較發但各集向來所用有較倉斗大五升至一二斗

不等者民俗相沿已久更之不便仍易廢格震擬將各集現用之斗較驗倉斗各大若干刻之斗旁識以印烙使一集之內升斗畫一仍發官斗一口可以隨時較量如此則商販皆知升斗之大小而民間用之亦便是否可行伏候裁示至卑邑關津莫要於南鄉之固鎮地濱澮河驛通九省官民車馬絡繹不絕鎮南舊有二橋其一已圯改設渡船夏秋水發風波阻隔動輒誤公又東南四十里之新馬橋亦係要衝年久圯壞現在請帑重脩而固鎮南橋尚未議及他如

城池倉庫學舍監獄養濟院之類應脩應建者無慮數十處勢不能一概請帑惟願年豐時和與邑中士民捐貲興舉震自愧材非利器值此盤錯難為而官守攸存罪無可避伏冀寬其銜策假以歲月庶於地方少有裨補緣奉劄詢理合條縷具陳伏惟慈鑑乾隆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震在任且三年條對諸事粗舉其端未竟其緒固緣地方疲敝工賑疊興日不暇給要是困於才短也簡存此稿以志余愧

此君草堂記

余友貢君令靈璧之次年余往看之見其勤勞民事略無寧晷余既歸荆溪不相見者五年所矣去冬君以書來云以挂誤去官而不即得歸正值災賑又興脩水利爲監司所委任乃於城中僻靜處買屋十餘間爲居停增構節屋五間列置經史雜植竹木有暇則讀書其中而名之曰此君草堂余聞而善之今春至止聞寂軒迴與古爲徒甚慝吾意而君之汲汲無暇者猶昔也君嘗爲余言以不遑啟處爲憾而余謂

不然此堂之扁君題以隸書而識之曰寓者文闡文聞者君字也有是哉夫人之有生也爲寓形君之有取於此君也爲寓意而余之有是言也爲寓言雖然寓也而必有事焉虛其中約其外而爲所當爲義無曠日此亦如郭有道之於逆旅也而豈徒以蕭疎爲得意也哉既以諭於君遂書之以爲記昔乾隆二十三年皋月夏至後十日荆溪潘永季書

絜菴先生震所從受業也今春來草堂爲作此記其所以勤勤訓戒猶夫昔也謹錄而存之幾以勉

所未逮又幸草堂之名藉斯文而不朽也

志略卷四

江寧穆殿衡鐫

志略後序

乾隆二十年余自寶應丞遷任靈璧得與前令江陰
貢君游意相得也君既去官而不即得歸蓋以連年
災賑又興脩睢沱諸水利監司悉君才畱之襄事又
三易寒暑矣茲邑係衝繁疲難四兼之缺而余又短
於才君往往導我以先路余雖黽勉焉而未逮而獲
益於君爲多君所著有靈璧河防錄及河渠原委二
編業已刊行間復視余志略四卷是君數年來所蒐
考而簡存者其言皆有徵而大要切於民事夫縣志

者史之流所以述古而垂法守也余才不逮於作者而竊有志焉君迺先我而爲之而適如吾意之所欲出也爰趣君付梓而敘其大指如此

乾隆二十三年冬十月既望甬東邵謙吉書

跋

是書脫藁於乾隆二十三年之夏余以睢河局務由符離移寓濠梁明年春有京師之行夏六月到建平任與靈壁士民益遠諸生張遐淑以書來請余藁余惟靈邑積歉之後難望捐資付梓此書未有副本或恐傳觀遺失今年夏建邑時和民樂山署脩閒酷暑中不憚目力手寫一本募工開雕始於六月之朔八月十二日卒業而余又調任鳳陽束裝啟行將手是編以惠靈人矣二十五年八月望日貢震書

靈璧河渠原委目錄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通縣河渠總圖一 北鄉河渠圖二

中北鄉河渠圖三 中南鄉河渠圖四

南鄉河渠圖五

卷上

泗 河

淮 睢

汴 沱

汶 澗

泚

卷中

黃泥溝 附田家口
苗家河

運料河

房村涵洞河 峯山閘河

三渠 京渠章渠
杜渠

磬山溝

漁溝 輝山溝

潼河 拖尾河

魁山支河 五丈溝

五湖 楊疇湖土山湖
孟山湖崔家湖 陵子湖

李宿家溝 斗溝

塘溝 五湖內各溝

長直溝 石湖四溝 斜溝楊家窪溝老
鶴脖溝范家溝

土山溝 鳳河

陸家溝 楊疇溝

崔家溝 耕池溝

卷下

城壕 羅家溝

七里溝 岳家河

大路溝

小草溝 附游溝

沱河北各溝

葛家溝姚家溝李家溝
小龍溝洪溝

漂湖

馬路溝

蘇陳溝

陡溝

貝溝

北直溝

會通溝

附珍珠溝

蔡家湖溝

蘆溝

格子溝

觀音溝

洪溝

運糧溝

清河溝

靈璧河渠原委上



靈璧水患河為大淮次之睢次之沱澮又次之蓋自
 黃河奪泗合淮淮於是乎溢淮溢而睢沱澮下流無
 所容靈璧之地之不為沼者鮮矣治靈璧者不能使
 水之不溢而但求水之易消誠使多濬溝渠以容以
 洩冬春閒地無積潦二麥得以播穫民病庶幾有瘳
 乎震涖茲土逾兩年奉太守之命究心於此稍有端
 緒今既以削籍去不克竟其功於是綜合境內巨川
 細流考其原委輯為一編為靈璧振彫敝集流亾事

無要於此者後之君子不以爲迂遠而賡續以終之
卽以是編爲識塗之老馬也可

泗

靈璧北境於禹貢爲泗濱自黃河南徙徐城以下泗水
之故道旣爲河流所占徐城以上又引汶濟諸水合以
通漕而泗水幾不可問然其初泗雖混於眾流而入淮
則仍由故道也迨至沭河阜河中河相繼而成悉引山
東諸泉入運而泗水乃無涓滴至於靈璧之境矣泗不
入境故其原委可置弗錄而特著其變遷之故云爾

河

黃河之在靈璧北境者才二十二里而張家瓦房埽工
百餘丈通河稱爲極險往時防河之責專屬河員今則
地方官分受其任伏秋係險冬春辦料歲以爲常至於
收掌錢糧督率工作地方官不得過而問也安瀾無自
分功疎虞則與同罪往年張家馬路之事可爲炯鑑夫
爲功爲罪何常之有而萬姓之安危繫焉此則不待仁
人而知引爲己責者矣余旣輯河防錄一卷於靈璧河
務大略已備茲不復贅

淮

淮水之在靈璧南境者西自懷遠縣交界之蚌步集東至鳳陽縣交界之西門渡中間二十餘里每歲夏秋水發濱淮之地悉成巨浸深且逾丈此非溝渠所能宣洩隄堰所能捍禦也所以然者淮水發原桐柏挾七十二道山溪之水東趨入海唐宋以前漲溢爲患史不絕書宋以後黃河南徙合淮或由潁至壽春入或由渦至懷遠入其後專奪泗由徐邳至清河入清河距海三百里淮水之尾閭強半爲河所占淮漲則扼於黃而不得暢

流漚消則黃且乘其虛而倒灌治河者慮黃之倒灌而又欲借淮之清以刷黃之濁也則東以清口鄆以高堰且於徐邳黃河南岸多設閘壩以分黃助淮由是而洪澤滿泗州沈臨淮没下愈壅則上愈潰必至之勢也靈璧南鄉數十里安得不常爲沼乎

睢

睢河俗稱小河亦稱行河屬靈璧境內者上自霸王城西宿州界下至板橋睢寧縣界約長七十餘里中間陵子里以上至宿州徐溪口河形尚在徐溪口以上久已

淤為平陸陵子里以下至宿遷歸仁隄一片湖泊不見
涯涘蓋久矣今之睢水非復古之睢水矣古之睢水來
源甚少而下流甚暢今之睢水來源愈多而下流愈澀
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徐豫閒岡原陂澤之水分流於汴
泗汴水引河其初未有隄也睢特汴之支流耳自漢脩
汴渠隋開通濟於是隄以防之宋以後黃水入泗衝突
為患又隄以防之向者汴泗所受之水悉為橫絕滯蓄
無所畢湊於睢而睢乃大矣明白昂濬歸德飲馬池而
下劉大夏濬祥符四府營而下引黃入睢是時所濬猶是睢河故道

本朝新文襄公治河於南岸建閘壩九座減洩黃水

匯於靈璧五湖流清而停濁是時徐溪口以上久經淤塞新公於閘壩下各開引

河入睢上游置不講矣則睢又分黃之委而睢更大矣古者睢河

至靈璧由孟山後東趨小河口才百里耳而宿遷境內

尚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俱係宣洩埠子諸

湖入泗之路小河一口不足以洩睢之漲則賴此以分

之故其流暢雖大不為害明萬歷閒河決單縣之黃堍口數年不塞總河楊一魁言

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

入運河勢如建築可見當時睢湖諸水入泗之路不專
恃小河口也康熙中張文端公治河尚議開胡家溝明
引睢水入黃因其地充故改至老隄頭詳見河防志

季河決睢寧孟山以東睢河之故道悉淤楊疇陵子等

里瀦而爲湖

今楊疇陵子諸湖皆明時有糧之地睢河淤斷瀦而爲湖國初賠糧民不堪命鄒

平馬宛斯先生宰靈始以水沈拋荒詳請豁免於是睢水漫溢於靈虹睢宿之

境然其下游仍由小河口白洋河而入黃也迨至歸仁

決而睢水南睢水南而黃水入宿境河溝悉爲淤執唯

水不得不常假道於歸仁以趨洪澤矣夫導水之法取

道宜直不宜紆宜近不宜遠孟山之至歸仁也百里而

遙歸仁之至洪澤也又百里而遙其道里已倍於小河

口且睢出小河口則以泗爲壑也至洪澤則不得以淮

爲壑也何也夏秋暴漲之時淮旣挾汝潁肥渦濠池諸

大川以匯於洪澤而東則鄣於高堰北則束於清口方

且震盪衝激於其中而不得逞而睢適當其怒勢不能

與淮抗衡而出故睢之以淮爲壑者在清口之外而不

在清口之內則其去孟山也四百里而遙且朱家海決

口而宿虹諸湖飽矣烏鴉嶺之砂礪聚於歸仁集如門

限矣夫睢合豫徐岡原陂澤及黃河之水行千里入淮

而一阻於歸仁再阻於清口靈璧安得不病或曰睢之

害宿州以下竝受之奚獨靈璧然靈璧之地較他州縣

可渠原委二

尤窪故治河者以爲水匱宿居上游睢河之寬深過於靈璧愈下愈窄愈窄愈淺宿州又隄其兩岸東西百餘里東水歸靈至靈而散漫四出匯爲巨浸其又甚則南至汴埭北至河隄洞庭波濤之險起於平陸此宿虹諸邑所未有也故特詳其原委如左

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縣下云睢水首受狼湯渠東

至取慮入泗

浚儀縣今開封府祥符縣取慮音秋廬今徐州府宿遷縣

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菴蕩渠東流至下相縣故城

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

陳留縣西卽祥符也下相故城在宿遷縣

今一統志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河南陳留縣東北與汴河分流經永城縣南而入徐州碭山縣界下流至邳州宿遷縣東南而會於泗謂之睢口亦曰小河口以睢水亦兼小河之名也

河南通志開封府下云睢水在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

流經杞睢寧陵達於徐又歸德府下云睢水在夏邑縣

南二里經永城縣合沙白二水達於宿州

沙水卽蔡河也源出菴蕩

渠睢河上源亦名白河此二河今淤

鄭元慶小谷口蒼葦云歸德府商邱縣南有古睢水自

寧陵縣流入東入夏邑界今湮其曰穀水者即睢水也

江南通志云睢水東出者曰穀水南出者曰蘄水

鳳陽府志睢水在宿州北二十里源出河南夏邑縣白

河經州境東流至清河縣會泗入淮明嘉靖間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

道有三其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則睢河兼白河之名由來久矣案

府志脩於康熙二十三年曰源出夏邑紀其近也彼時小河口已塞睢水過歸仁集入淮故曰至清河縣但不

應仍言會泗耳

睢寧縣志睢水自宿州靈璧東流而下入睢寧界歷孟

山潼郡二里名並屬靈璧睢志誤也至子仙鎮經堽頭過廟灣繞縣

治後再東抵高作耿車兩地名而盡於小河口入黃河自

天啓二年崇禎二年黃河衝決沙為平陸故道遂湮今

小河自孟山東下歷縣治南界由我溝而東南入祠堂

湖口俗之所謂小河者即昔睢水也乾隆十八年夏四月余因搜捕蝻孽

至孟山見有斷河寬十餘文深三四尺時雖旱未涸中有漁者土人稱是老黃河上下淤斷僅存數里睢靈以

此為界余竊疑之詢之紳士無有知其故者及觀睢寧縣志乃知此即睢河故道明白昂濬古睢河以導黃劉

大夏繼之終明之世黃水之取道於睢者數矣老黃河之稱非無自也二十年春正月余登孟山觀所謂老黃

河者則無有矣土人言十八年張家馬路決口黃水直趨孟山老黃河由此淤平烏乎余至此才兩年耳北鄉

陵谷變遷已非一處蚩蚩者知之而不能言其能言者又漫不留意歲月浸久湮沒無傳靈璧之事大抵如斯

矣余故錄見聞之有據者以存十一於千百云

鮑斐英治河說曰睢水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豐碭宿

靈虹無源之水此句說得最好睢為汴之支流汴為河

俱為湮沒而各州縣地志猶仍舊曰某水發源某處是

無異於刻舟而求劍也直說無源之水而岡原雨潦千

溝萬澮紛至沓來其洶湧有從宿遷白洋河小河口入

黃前人防其入淮築歸仁隄以捍之潘印川河防一覽云歸仁集隄所以

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竝政高堰而又

遏睢水湖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繫最為重大

然其橐籥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河通則睢水逕

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藩籬則又在耿車時兒灘

一帶之隄蓋此隄高厚堅固則睢水不能侵入埠子等

湖而小河常通矣況小河常通則靈睢宿遷積水得泄

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徑直免犯湖險而順治時河決

小民便於販易為地方利又非淺鮮也

入小河口而白洋河入黃之道遂淤靳文襄公開便民

開導之入淮靳公奏疏云歸仁一隄原以障睢水并永

小河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

歸仁隄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

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

漸淤成陸地又治河書云宿遷縣歸仁隄便民閘一座

五堡閘一座二閘水淮不能容而旁洩六壩遂為高寶

俱減入洪澤湖助淮

興泰七邑之災張文端建安仁利仁諸閘束水入黃去

白洋河小河口僅數里地勢高仰不能入河康熙三十九年張文

端公開引河自九龍廟至桃源縣境老隄頭黃河邊正

引睢湖諸水以達於黃又建歸仁隄閘三座西曰利仁

東曰歸仁中曰安仁又建老隄頭出水閘一座曰祥符月河小閘一座曰五瑞其說曰黃水大則閉老隄頭閘開歸仁隄閘以放水入淮黃水小則閉歸仁隄閘開者隄頭閘以引水刷黃節宣有制可以垂久遠而無弊矣今莫若相形勢開引河使永遠入黃水小則助淮出清口以刷黃水大則清口以上淮不能刷沙睢爲之刷是謂助淮刷黃之法

案此法仍是文端遺意淮黃相制互有強弱以睢水調劑其閒立法之善更密於潘靳二公矣然文端開老隄頭引河時測地高下量水淺深幾經議奏而後興工乃河成數年外高內窪水不能出至今越五十年矣河底日益高而河旁之地又因朱家海決口沙墊數尺歸仁隄五堡各關衝盪無存司河者久已棄之矣前人之良法豈復能行之今日耶

以上數條於古今睢河原委大畧已備然未及近日

情形也乾隆十七年四月督憲尹河憲高撫憲張

奏明彙勘上江河道情形酌籌疏濬事宜其略曰竊

查上江所屬宿靈虹泗地方屢遭水患田畝被災

聖駕南巡之時

特諭臣等會同查勘詳細經營臣等敢不仰體

聖心講求疏濬之方爲百姓圖安全之計伏查宿靈虹

泗一帶爲豫省之下游豫省歸德府各屬之水悉由

睢河以達於洪澤每當水勢長發一時宣洩不及兩

岸民田多被湮沒從前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天然閘

二處減洩黃水亦會入睢河臣斌恐黃水減洩過多
田廬受害於乾隆十一年 奏明毛城鋪減水壩以
徐城水誌長至七尺爲度始行啓放其天然閘近年
以來竟行堵閉是宿靈虹之被災竝不由於黃水祇
因地處河南下游諸水奔注不特雨水勻調之歲此
地不免滄沒卽如去年各處被旱而此地水災仍不
能免此實地勢使然非天時人事之所致也論者又
謂上江水患由於洪湖之高堰障禦湖水不能東注
以致上流阻隔散漫爲災殊不知洪澤之水藉以蓄

清敵黃實係全河關鍵如謂湖水盛漲上游之水不
能暢流入湖何以去年湖水甚小三滾壩尚未過水
而宿靈虹之災已不能免由此以觀是諸水未到洪
湖之先盈科而進窪地早已被滄上江水患亦不由
於洪湖之阻隔其理顯而易明矣 臣等親至歷年被
災等處沿河履勘悉心講求將欲大挑睢河以冀一
勞永逸無奈地勢卑窪來水甚多卽大加挑濬亦不
能容納況自霸王城以下卽係五湖汪洋一片斷不
能於湖內挑河再三籌思實無善策然於極難措置

之中思所以補救之方惟有疏濬來源宣洩去路使將來之災得以輕減卽百姓受益無窮查得宿州境內睢河與河南交界處舊有砂礮一段地形略高河南來水不無阻滯臣斌題請挑濬已經部議奉

旨允准現在興工趨挑不日告竣所有砂礮迤東至黃疇橋下卽睢河與洪河相會之處口門內外皆有淤灘頂阻水勢不順又霸王城上下有范家灘邢家灘三汊口胡家宅等處均係睢河正身諸水下注五湖之路今閒段淤淺不能暢達均應疏濬淤通又泗州

境內之謝家溝在睢河五湖下流由小河灣東南達汴河而入洪湖洩水最爲順直從前水利案內雖經挑濬所估不甚寬深未能全局通暢上游豫省河道現經挑濬此後水勢必較盛於從前河湖尾閘竝宜大加挑濬又查汴河下游卽在虹縣地方由西而東亦可分洩五湖之水因年久淤塞不能通流應閒段挑濬使五湖旁溢之水由此河東趨無阻而田閒積潦亦得藉以宣洩臣等履勘之下相度形勢各分緩急如黃疇橋迤下睢河及謝家溝等處工程尤關緊

要目下伏汛瞬息亟應及早趨挑使來源去路循軌暢流庶幾有備無患至汴河尚可稍緩因東作方興一時難以並舉容俟秋成後再行挑濬此外各處河道及通湖尾閘如宿遷縣烏鴉嶺安河一帶或恐尚有淤淺之處現在委負查勘如有必須脩治者另行奏請次第舉行如此詳籌辦理雖未能使水患永除庶盡人事之脩防冀受災之輕減以仰慰

聖主軫念黎元之至意 奏入奉

硃批如所議行是年冬泗州承挑謝家溝虹縣承挑汴

河先後告竣十八年四月震承挑靈境睢河三汊口胡家宅兩段及宿州承挑黃疇橋迤下至邢家灘各段亦俱告竣是時砂礮河久已完功來源去路通徹無滯睢河水患宜可從此少減矣是年春夏旱蝗睢河涸六月初大雨時行上游水猝至睢河南北數十里仍爲巨浸歷久不消九月十二日銅山縣張家馬路決口全河之水盡注靈邑北鄉東出漁溝西連青冢南過潼山清水逼於黃直頂汴隄溢入城濠城南一帶亦成巨浸靈璧水患於斯極矣十二月決口塞

睢河五湖之水始見消退幸而黃水未至之先睢河
以北平地原有積水黃水南來百里勢旣散漫力亦
微弱又與清水相抵泥沙悉澄以故睢河正身雖經
淤墊未至堵塞十九年春震奉本府命勸諭農民開
鑿鳳河引睢湖之水由城濠而東又勸民於石湖南
開范家溝引睢湖之水由吳公橋而南竝會於岳家
河至虹縣草溝入淮宣洩之功幾與謝家溝相等是
歲夏秋霖雨閘壩減洩雖有積潦不致成災未必非
上下疏通之故也二十年春夏之交霖雨過多上游

水發睢河南北平地深三四尺二麥盡泮加以六月
大雨兼旬不霽淮水漲於南黃水漲於北睢河在中
日見增長當是時毛城鋪王家山十八里屯峯山等
閘壩悉行啓放至霜降後尚未堵閉積水經冬不消
二麥全未播種北鄉水患較十八年更甚睢河兩岸
因黃水經過日久淤墊益高南北瀉水溝渠處處平
滿波羅林以下河身僅如一綫陵子湖口停沙堵塞
竟成平陸而宿境符離橋上下亦閒段淺阻如此情
形水發則壅滯不下水退則舟楫不通將來之患必

有更甚於往日者詳請疏濬此目前急務刻不容緩者也

汴

汴渠之在靈璧者西自宿州界宿靈東至虹縣界隄南

墓隄北長橫互南北之中唐宋時江淮漕運由此以達

京師然渠水引河本易淤塞宋初發畿輔民歲一浚祥

符以後浚汴夫借充他役汴渠久不脩治日就淺澀安

石柄政力主廢汴開白溝通蔡河引洛水更張數年迄

無成功元祐閒仍導河入汴楊炎請設水匱以助汴行

運南渡後廢而不用河底遂與隄平居民墾種掘為世

業不知幾何年矣宋哲宗紹聖四年詔京城內外汴河

岸蓋當時已有佔種汴隄者今河身之內城市田廬官

民竝處永無復開之理惟虹縣城東河形尚存往年又

加疏濬古者睢為汴之支流今則汴又為睢之支流矣

汴渠原委最不可曉胡朏明所謂支津交絡名稱互見

使人目眩心搖者也舉其大要則史記河渠書言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

會一句是其主腦戰國策蘇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

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秦河溝即鴻

溝也項羽本紀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文穎曰鴻溝即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為河溝

其後有稱狼湯渠者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下云有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

傳澤洪曰沛即河也漢人謂沛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沛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沛水經河水東過滎陽縣蕞

蕞渠出焉酈注云漢平帝世河沛決壞未及得脩永平十二年議治沛渠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昊共築隄脩

竭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陽嘉中又自沛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古淮口咸曰金隄建寧中又

增脩石門以過淮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宋史張洎曰蕞蕞渠東南流為滎瀆濟水為官渡水為陰溝

為汲水浚儀渠其大有稱官渡水者蘇氏書傳云魏武梁城南者為鴻溝與袁紹相持於官

渡乃楚漢有稱石門渠者張洎曰漢靈帝建寧四年於

儀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傳澤洪曰今河陰縣西有石門渠滎瀆受河之處即禹貢導滎水之道亦曰滎口蕞

代曰決滎口魏無大梁信陵君亦云決滎澤而水大梁其後秦王賁果斷故渠引水東南灌大梁亦兼邲之稱

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即此水也建寧中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過浚儀渠口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

盛則通水耗輟流有稱浚儀渠者張洎曰漢明帝時樂

即酈注所云是也浪人王景謁者王昊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

儀縣為名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魏所都

有稱陰溝者水經注陰溝本蕞蕞渠在浚儀縣北自

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有稱邲稱汲渠北遂目梁溝為蕞蕞渠亦曰鴻溝

者張洎曰石門渠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汲即

沛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沛字漢書明帝本紀永平十

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昊脩沛渠吳水經注作昊通典沛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

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有稱灘

水者許氏說文汶水受陳留浚儀有稱沙水者水經淮

沙水注之酈注經所謂蕩蕩渠也續述征記曰汴沙

至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成縣東南而東注於

淮謂之沙汭魏收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為蔡渠按

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如二百里蔡之蔡禹貢錐

指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為百尺

溝注於潁水此即班固所謂蕩蕩渠首受沛東南至陳

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水東南流至義成縣西

而南注淮謂之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即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睢水自

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渦水自扶溝縣首

受東南流至義成縣南而東注于淮扶有稱通濟渠

溝縣今屬陳州府義成縣即今懷遠縣也

廣濟渠者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

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開河記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賦

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觀廣陵圖翼日與

大臣言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諫

議大夫蕭懷靜奏曰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

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

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

氣帝大喜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左

屯將軍令狐達為副使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脩

渠所署命之為卞渠因名其府署為卞渠上源傳舍也

詔發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

匿者斬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

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婦人等佐饋飲

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為吏共五百四十三

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

陰通連古河道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

夫自上源驛而東去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

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及開汴梁灌盈口點檢丁夫約

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

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

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

可渠京委二

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至大梁又別加脩飾舳舻相繼連
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縣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

宋史河渠志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
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為汴首受

黃河之口同源於出河之濟而隨地異名糾紛難辨且
屬於淮泗

有不可解者蘇氏書傳云自唐以前汴泗會於彭城之
北然後東南入淮近來汴水直達於淮不復入泗矣禹
貢錐指云古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于泗唐貞
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云汴泗交流郡城角是其時
汴水猶於州城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
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兩城閒而入淮余案汴

水由彭城合泗自古記之然考宋史太祖乾德四年宿
州汴水溢壞隄開寶二年汴決夏邑則宋初之汴渠已
在夏邑宿州矣又唐書齊澣傳澣為汴州刺史淮汴水
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
竹索上下流急難制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里入於
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
流湍險之患事在開元二十七年則昌黎佐徐以前虹
泗汴渠早已通運矣竊疑入泗之汴自是古蹟大業通
濟渠則由夏永至虹泗別開一道据開河記言自河陰

至淮地不過千里又於睢陽境過鑿穿王氣言鑿地則不因河道可知言睢陽則不由舊汴可知言至淮則不入泗又可知蓋唐時運道自由通濟而入泗之汴無妨竝存故昌黎有汴泗交流之句也抑又有不可解者蘇子瞻靈璧張氏園亭記云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時子瞻自彭城移守吳興在神宗元豐之初靈璧特虹一鎮耳至哲宗元祐七年分靈璧鎮設縣其時汴河如故也史言靖康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乾涸月餘綱運不通責

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事在元祐後數十年汴河之通運猶如故也然則靈璧設縣之初民居夾隄城池街道皆所未有固不足怪乃宿虹之爲州爲縣竝始於唐何以亦皆跨汴而城乎世遠事疑無所質問姑志之以俟博聞者

沱

河防志沱河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璧縣東南至五河縣西北會澮水東入于淮今考沱河之在縣境者自觀音閣西宿州交界起東南至沱河集三十餘里又東過

砂礪壩至濠城集四十餘里又東至虹縣交界之胡家莊二十餘里淤塞已久每歲夏秋水發宿州東境與本境汴隄南諸山諸湖之水畢歸此河而下沱河集以上地高仰水易瀉集北地卑四面水來匯爲巨浸大路沈於水底橋頂僅浮水面官民來往悉用筏渡砂礪壩東西河湖相連不見涯涘濠城北龍虎橋上水深三四尺城南數十里之平地被滄則以此河不通之故也余嘗謂北鄉濱睢南鄉濱淮之地十年九澇無法可治蓋其來源甚大縱有溝渠可以消冬春積水而不能制夏秋

暴漲若城南之地所患者一時雨潦尚易宣洩惟將沱河開寬十丈深五六尺又於兩岸疏通舊溝使腹地之水暢流無滯則汴隄以南滄河以北之地可使歲歲有秋矣

洩音文滄音會魏書地形志作澱

漢書地理志沛郡洩侯國城下高祖破項羽應劭曰洩水所出南入淮後漢書郡國志沛國洩有城下聚蓋卽西漢洩夷侯周舍之所封見漢書王侯表東漢許慎爲洩長之所治也見後漢書儒林傳江南通志載洩水在靈璧縣東南

入于淮循名考實靈璧南鄉無所謂汶水者今按水經
注究其原委乃知古之汶卽今之澮也酈注言汶水首
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又東南流於汶縣故
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汶水又東南
入于淮通志云蘄縣在宿州南四十里秦置陳勝起兵
於蘄大澤鄉卽此又云穀陽故城在靈璧西南七十五
里漢置縣又云連城舊縣在靈璧縣南魏收志穀陽郡
首領連城縣齊周時廢據此諸說今宿州南蘄縣集卽
古之蘄縣也靈璧固鎮南土城卽古之穀陽城也

魏收
地形

志穀陽郡治穀陽城太和中置鎮穀與固北音相近固
鎮當是穀鎮之誤而靈璧舊志謂固鎮卽固陵考史記
高帝紀晉灼及師古注皆以固陵爲固
始漢地志屬淮陽國今屬河南光州

固鎮東南連城

集卽古之連城縣也澮河從蘄縣集東南流七十里至
固鎮土城北又三十里至連城集北又十五里至濠岡
濠岡當是汶岡其地高阜正臨澮河南岸地名與水道
如合符節則澮之爲汶也無疑矣獨其所謂汶縣故城
者未知所在通志載汶縣故城在靈璧縣南五十里又
引魏收志云穀陽郡連城縣有濠城卽漢汶縣地遂以
今之濠城集爲漢汶縣故城誤矣酈注言汶水東南流

至浚縣故城北則浚城在浚水之南可知今濠城集在
澮河北四十餘里與酈注既不相應且以浚城與垓下
併而爲一亦與漢志浚有垓下聚一句文意不相似也
今之濠城集卽古之垓下聚是無疑矣但漢志言浚有
垓下聚水經注亦言縣有垓下聚玩有字之意則垓下
與浚城自是兩地不得併而爲一也且今濠城集四面
並無土城惟東北有土臺高文許周回不過一里其非
浚縣故城益可知已竊疑今連城集北有兩土城相比正在澮河
南岸其東南濠岡亦北臨澮河連城則有城可據濠岡
則因浚得名所謂浚縣故城二者或居其一大抵淮北
州縣每當割據之世城郭邛墟人煙斷絕兵燹而後文

獻無徵以譌傳譌相沿失實卽如浚在淮北濠在淮南

濠水有二源並在今鳳陽縣南山中東源出濠塘山西

源出莫邪山至昇高橋合流東至臨淮縣城西有石絕

水謂之濠梁卽莊子觀魚處北流入淮雖相隔祇此一淮而水之源流判

然各別何乃南北相混以浚爲濠穢史已然無怪後世

矣魏收地形志連城縣有濠城濊水濠卽浚也濊卽澮也收北人此地在南北邊界考之弗詳耳又按

張文端河防志云澮河源出河南永城縣馬腸河東流

經宿州過靈璧固鎮橋至五河縣南入淮此據鳳陽府

志也所謂馬腸河者蓋卽蘄水上流浚首受蘄蘄首受
睢永城睢河久淤故蘄無所受然志載宿州以下澮河

之源流與水經注汶水無異安得謂其有兩水乎哉夫

汶之譌為濠也聲之似也猶濡水之譌為灤漢志遼西肥如縣濡

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邳水之譌為汭也音

已見汴汶之變為澮也義之通也交與會一義康熙字典澮又音滑兩水合

也猶黑水之變為瀘禹貢錐指云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

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為盧漢中山盧奴縣有黑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

流曰奴尤盧水為引葭水之變為長蘆也水經注衡水西逕樂鄉縣

黑水之切証也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又云衡水自堰分為二其右

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按長字之義與引相通蘆即葭耳雅俗異音古今異趣也

澮河自固鎮以下寬二三十丈深二三丈不等境內河

道之最通暢者上至蘄縣寬深減半再上至永城境淺

窄不能通舟矣明萬歷閒河決單縣之黃埧口歷久不

塞復決其上流蕭家口全河奔潰南下繇澮河趨固鎮

入淮今澮河兩岸高灘中有沙洲數處皆黃水經過所

致父老猶有知其故者每歲夏秋水發淮漲於下則澮

漲於上固鎮橋面水深三四尺河灣窪地被渰下流順

河集一帶漸近五河口淮水倒漾受害尤甚然無法可

治惟俟其消退而已

解

鳳陽府志解河源出宿州之仁義鄉東流經靈璧縣入

淮通志今境內解河西自宿州界之喬家莊東至周家

渡又東至新馬橋東入於澮不見其入淮也考張文端

河防志凡淮河南北之水之入淮者雖小必錄亦竝無

澮水入淮之文蓋府志誤也河身久淤夏秋雨集水面

寬二三里至新馬橋匯爲巨浸風濤相激舟渡甚險蓋

澮水入澮澮漲則澮不能消若冬春閒固可褰裳而涉

耳

肥

肥河自懷遠縣交界之劉家橋東南至八埧集又東南

至甘家橋屬靈璧境內又東南入鳳陽縣界至沫河口

南入于淮此現在河形也按河防志肥河源出宿州龍

山湖東流至懷遠縣之正義村匯爲巨浸東入于淮通

志載肥河在懷遠縣之雙墩入淮府志載肥河在懷遠

縣荆山東入淮所記入淮之處地名不一皆在懷遠界

內未有言及鳳靈者又考通志載清溝河在懷遠北二

十里自宿州之龍山湖東南流合十湖天堰諸水至縣

北會肥河而水始大舊自靈璧南境至府治沫口河入
淮今下流淤塞時有汎溢之患乃知縣境肥河卽懷遠

之清溝河

八塏集北里名清河是其
証也今土人皆稱爲小河

因其與肥同源故

亦名肥河

爾雅歸異
出同曰肥

此河洩宿州龍山湖及懷靈兩

境窪地之水南入于淮年久淤塞不能暢流以致汎溢
固已然他處溝渠宜疏而此獨否何也從前淮水不似
近年之大故內水得出今則黃水逼於清口之外高堰
鄣於洪澤之東睢湖諸水又改從歸仁而出淮之大十
倍於前夏秋水發內水未來而淮之倒灌者已先至

塏集周迴數十里水深逾丈居民村落無異波上浮鷗
若肥河再濬深通則淮水倒灌更易此不可不慮也

靈璧河渠原委中



黃泥溝

縣境西北與銅蕭接壤銅蕭諸山之水由眉山前東入
縣境因其渾濁故名黃泥溝溝形甚小東合境內君寶
靈覺諸山之水至李家窪其流始大東至古城又東南
至練灘合運料河水南過張家橋又南入潼河此舊溝
形也乾隆十八年九月黃水從張家馬路南來古城一
帶正當大溜頂衝平地沙高數尺黃泥溝填滿水無出
路十九年春余從士民請帑開濬收就新衝從古城起

首東南至耳毛山又東南至鄭家樓又東南接漁溝共
長五千四百八十餘文本府通判徐琳廷及宿州知州張
士開承挑以是年十一月興工至次年二月告竣附近新
河之地可以永無水患惟古城東南十餘里沙土鬆浮
岸善崩而河易淤歲脩之功官與民當勿憚其勞也

黃泥溝頭由眉山山東至靈谷原甚淺窄今爲黃水淤平
迤東至鄂家山李家窪雖有新衝溝形然淺溪寬窄不
一不加挑濬不成河道從前勘估黃泥溝因此地尚爲
水占故斷從古城起首嗣後民有餘力勸令將溝頭十

餘里一律開挑庶幾山水陡發不至散漫於靈谷迤東
爲地方病矣

黃泥溝正身從古城而東其西南有一汊由吳城寺至
田家口入青冢湖田家口又分一汊俗名苗家河東南過魏

家廟至固賢城入拖尾河此兩汊雖經黃水衝刷河形
閒段猶存古城迤東地旣淤高水行新河不若西南舊
河之順居民於汊口築土壩一道過其南洩之路大雨
時行羊山南下之水衝開土壩遂挾黃泥溝上流通注
田家口古城西南數十里受害甚烈自今以後古城汊

口須用老土堅築使其衝盪不開然後疏濬田家口上下汊河分洩一方平地之水庶幾東高西窪皆成沃壤不至如近日彼此偏枯矣

運料河

康熙中墨家口防險淮徐道潘公尚智於謝家樓起首開

小河一道南至練灘入潼河運致孟山湖毛蘆其後工程平穩料既不運河亦旋廢乾隆十八年黃水南來沙爲平陸不可開濬矣

房村涵洞引河

明時黃河縷隄由徐州房村集東南入靈璧縣境東至謝家樓東北至雙溝集 本朝靳文襄公治河以此處地勢甚窪隄形兜灣慮其彙水因於瀕河高處築子隄以攔漫溢嗣後增築高厚遂以新隄爲縷隄而舊隄爲月隄月隄之內東西十五六里南北四五里除柳園數頃屬官外其餘悉係銅靈兩縣民地舊時河灘皆成沃壤惟是雨潦積中無處宣洩往往被滄康熙五十年徐州張某遣家人劉茂脩具呈河憲案下請於房村東設涵洞一座以洩數十年積水奉批鳳廬淮徐二道會勘

有無妨碍下流隨經勘明水無出路詳覆銷案張某又屬邳睢廳詳請疏濬水道由涵洞通運料河每年霜降後啓放靈邑士民訟之不勝此涵洞所由設而涵洞河之所由開也然是時運料河方通水有所歸未爲大害乾隆十八年黃水南來運料河淤爲平陸涵洞之水仍無出路十九年四月霖雨兼旬月隄內積水數尺銅民忽將涵洞偷開水流平地散漫無歸北鄉垂熟二麥及早種秫豆盡被淹沒適值河憲駕臨雙溝居民哀籲蒙飭汛官堵閉令堡夫看守不許私開迨至霜降後啓放普漫土陵之東陳疇之西而武家樓一帶受害尤甚於今三年矣居民屢請開濬小河引涵洞之水東入閘河因地方連年被災民力艱窘不克興工然此實土陵陳疇等處切膚之災不可不爲籌畫者也

閘河

康熙二十三年靳文襄公建峯山四閘閘下開引河一道由睢寧馬家淺南至焦官營又南至段官營又南至蘇塘營又南至胡家集又南至劉山又南入孟山湖原係睢寧歲夫挑濬

睢寧縣志可考

乾隆四年高河臺整理四閘

改挑引河由焦官營西南至朱官營又西南至靈境單家橋又西南至枕頭山又南至漁溝集又南入孟山湖單家橋以南卽漁溝舊河也因其開通峯山閘土人遂稱爲閘河焉河成之明年啓頭閘放黃水黃水西行不順潰隄四出睢境新河全淤惟靈境單家橋以南猶有河形東西兩岸淤高內水不出連年被浸加以十八年黃水普漫吳城土陵等處西高東窪武家樓一帶衆水所趨常爲巨浸房村涵洞之水直注東南潴蓄於此毫無出路居民苦之議欲從老牛角起首東南開至枕頭

山以通閘河余謂閘河不開內地雖有溝渠水不得出查房村涵洞迤東至老牛角有新衝河形可以瀉水東至薄家馬路沿隄一帶因築隄取土挖成溝形又東至紀家涵洞卽係明時遙隄內小河潘印川之遺跡猶有存者從此入閘河通漁溝其勢甚便因而導之以洩涵洞之水以運張工之料以通雙溝之商其利甚溥閘河旣開然後於兩岸多穿泄水深溝使腹地之水順河而下北鄉水患可以永除現在新令用余說詳請開濬如蒙允准百姓之福也卽不能行此河兩岸村莊邳睢銅

靈四境交錯宣洩之利彼此均沾而河工亦賴其力若
河負與州縣長吏協力勸民成功可必也然而有可慮
者近聞邳睢廳請濬峯山閘引河仍自馬家淺開至漁
溝集委邳州同知張林勘估估冊已申送淮徐道若果
行此北鄉水患必再倍於往日何者往時黃泥溝下流
由潼河南出漁溝所受祇是雙溝以南平地之水今漁
溝爲黃泥溝尾閘西北山原之水盡從此出去年汎溢
之禍自來未有若復從此洩黃既開河必築堰北鄉縱
橫五十餘里之水俱無出路其爲害可勝言哉夫靳公

之舊河行水自順故道尚可循也高公之新河行水自
逆前車又可鑑也必欲舍彼取此不計 國帑不計民

生並不計及河道是誠何心北鄉士民前畝哀籲乞請

改挑未知遂蒙憐察否也

鄉民倪元齡等呈府詞云竊
身等住居漁溝地方連年被

災屢荷 皇仁憲德蠲賑並施有加無已上年又蒙仁
天軫念靈邑北鄉地形低窪溝洫不通俯順輿情請

帑開濬黃泥溝漁溝各河宣洩夏秋雨潦所以爲靈民
計安全者至優至渥靡所不至一方士民戴德生生世

世永矢勿諼矣今者邳睢廳憲請挑峯山閘引河西南
至漁溝集勘估之員一到濱河村落遠近囂然道路傳

聞眾心惶惑身等草茅粗鄙不諳河務之機宜止計身
家之利害原廳憲之意祇以減洩黃水保護河隄爲利

益生民之舉豈顧以此貽害地方然此河一開百姓之
利不可知而害已先被是故人人惴懼有不得不大聲

疾呼者河轅既遠奔叩為難赤子何知疾痛慘怛必呼
父母用敢匍匐憲案瀝陳下情仰懇格外垂恩俯賜鑑
察伏查康熙二十三年河憲靳於睢寧縣峯山龍虎山
地方創建石閘四座減洩黃水閘下開引河四道尾上
總引河一道由睢寧馬家淺南至焦官營又南至段官
營又南至蘇唐營又東南至胡家集又東南過劉山又
南入靈璧孟山湖例係睢寧歲夫挑濬現有河形尚在
睢寧縣志可考未聞有導黃水入靈璧漁溝之事也漁
溝上起雙溝集下達孟山湖河身原甚淺窄祇以洩平
地雨水與峯山閘引河間隔九頂諸山峯巒重疊東西
相去二十餘里乾隆三年河憲高於經理毛城鋪案內
將峯山四閘重加脩整明年改挑引河由睢寧馬家淺
西南至焦家廟又西南至朱官營又西南至靈境單家
橋入漁溝又西南至枕頭山又南過漁溝集入孟山湖
加展寬淡一河兩隄遂成巨川又明年夏六月啓頭閘
放黃水黃水西行不順潰隄四出河身旋淤馬淺以西
已成平陸單家橋以南略有河形不能瀉水是以河憲
高於十一年故陳河湖蓄洩機宜摺內 奏明該閘濬

水無多不遇盛漲之年無庸啓放河道民田兩資有益
十六年恭進黃河圖說又將此意重復聲明蓋自新
河淤後峯山閘之不啓者十餘年於茲矣去年伏汛黃
水大漲廳憲亟欲保護河道不暇計及引河之有無將
四閘同時啓放幸而黃水入閘盡趨九頂山以東之舊
河不至九頂山以西之新河靈邑士民額手稱慶今廳
憲請挑引河惟恐黃水仍前散漫為害地方誠美意也
然必欲開至漁溝者此中或別有妙算所不敢知然水
之避高而就下易知耳黃水自雙溝迤邐東北至峯山此西高東
淤亦易知耳黃河自雙溝迤邐東北至峯山此西高東
下之一証也九頂山東西兩河並淤而黃水出閘不自
西而自東此西高東下之一証也引河之設不東而
西則拂其性拂其性則流必緩流既緩則沙必停河雖
溪能保其不如五年之旋放而旋淤乎漁溝自五年淤
塞之後內地清水全無出路居民苦之於八年請開輝
山溝建涵洞內水藉以宣洩未甚通暢十九年荷蒙仁
天請帑開濬黃泥溝引西北山岡平地之水悉歸漁
溝而出又濬漁溝下流直至孟山湖暢流無滯是漁溝

一河爲北鄉出水之總會漁溝通則北鄉水患可減漁溝塞則北鄉水患日增今欲用此洩黃旣開河必築堰內地水口悉爲攔絕點滴無由入湖去歲大水四通八達漁溝集一帶猶且水擁山根舟行街上此仁天查災時所目擊也若出水諸口盡行堵閉日後之事雖不敢逆料然決知此地之水患必倍於往年矣且導水之法取道宜徑不宜紆宜近不宜遠今兩河雖淤故道可尋孰徑孰紆孰近孰遠有目者所共見也而爲之說者曰九頂山以東有砂礮難鑿不知此舊河非新河也康熙二十三年以後乾隆四年前此河之減洩黃水不知幾回矣睢寧之歲夫挑濬又不知幾回矣縱有砂礮前人早已開鑿不足憂也又有爲之說者曰九頂山以西之閘河開濬不久遵循舊制何必更張不知天下事因革無常總期有益今日之舉有益於民生乎抑有益於河道乎睢民靈民一視同仁原無彼此河在靈則靈民不便河在睢則睢民亦不便然就東則勢順而害輕就西則勢阻而害重諺云擇禍莫輕非於兩地之人有所偏向也卽以河道論之與其勢阻而易淤何如勢順而常通河憲靳創之於前河憲高更之於後便與不便當其初或未能預料也數年以後乃始人人知之前事者後事之師前車者後車之鑒當此河工全盛之日前賢立法至詳至備擇而行之原非必狃於成見也伏懇仁天俯念靈邑北鄉積年被水彫敝已極不堪再有增加准予詳請河臺另委幹員覆勘東西兩引河形勢改挑至九頂山東庶幾靈邑往年開濬各河永久利賴百姓常享豐年之樂仁天復垂不世之功矣

三渠

三渠者京渠章渠杜渠並在陳疇里衆山之中山水之所注也京渠在九頂山西北西繞丁公山而南約五里許則爲章渠又南三里許則爲杜渠杜渠之南則爲申家橋與睢寧交界渠水過申家橋而南東至馬山前又

東南過魏家橋仍入靈境孟山湖觀其舊迹始未嘗不
深廣久不脩治淤墊將平山水一發湮鬱不下加以九
頂山北姬家湖受睢寧馬淺以南平地之水由貫山前
入京渠而甯家山後有溝一道受睢寧裴家集一帶山
原之水西至靈境朝陽集又西至牧猪山過孟家橋東
南至吳家廟入章渠又土山左右諸窪之水往年溝通
杜渠每歲大雨時行山根水繞經月不退若伏秋大漲
峯山啓閘黃水從焦營段營漫溢而南橫入姬家湖則
三座樓槐樹園寶林寺一帶水與山相搏瀟灑澎湃有

江湖之巨觀不復知其爲田疇也從此右轉包丁公園
上山村庄雖踞高岡實浮水面此地山多田少居民千
數百家歲歲有秋不敷衣食如此頻遭水患何以克堪
往年士民王枚等倡議開濬因久雨水發未終厥功然
余爲此地計縱使開濬三渠可以納諸山之雨泉而不
能消姬湖之汎漲再三相度惟九頂山之北貫山之南
中閒平地里許可以堅築土壩鑲以碎石令附近人家
築舍遷居其上以防睢民盜決使姬湖之水不得漫溢

西來

睢寧境內原有峯山閘引河從九頂山東而下淤塞不開以致清黃之水俱入靈境此彼之嫁禍於

我不得謂我之曲防以病鄰也然後疏濬三渠并導牧猪山及土山等溝之水竝由申家橋而出再關會睢寧縣將申家橋下流一體疏通俾得暢流無滯庶幾陳疇水患可以輕減不然吾恐十年九澇與睢河南北無以異也

磬山溝

磬山前後有溝一道從山後釣魚臺起西南轉至山前過古橋東至陶家寨又東至申費山又東南至擡網口入孟山湖原以洩漁溝以東岡原之水積年淤塞水無出路乾隆十二年蘇令曾勸民濬之今復淤淺須加挑

寬深令其通暢

漁溝

按縣志漁溝在縣北七十里原以洩沫溝湖水南入睢河者也而雙溝集南有溝一道從枕頭山西南入此溝土人遂通稱為漁溝焉溝形原甚淺窄乾隆四年河負濬之以接峯山閘引河遂成巨川嗣後啓閘放黃旋卽淤塞十八年黃水從古城東南出此河身益墊因與黃泥溝同請帑開濬蒙委徽州府通判李天璽董其役上接黃泥溝尾下至孟山湖半節樓通長三千四百九十餘

丈以十九年十二月興工次年三月告竣洩水甚暢然
有可慮者前此銅蕭諸山之水從黃泥溝而下半歸青
冢半入潼河不至漁溝也今以漁溝爲黃泥溝尾閘而
雙溝南邳睢銅靈四境之水由閘河而下者仍不能舍
此而他出計其所受較前不啻倍蓰且近年來西水大
漲蕭宿東境通連靈邑無影山溢入楊家窪東至輝山
涵洞會於此河其下又有大龍嘴受潼河帛汪諸水橫
衝而入夫以寬五六丈深五六尺之河身而受三面數
十里諸山諸湖之水其何以容去歲夏秋水發舟行漁
溝集街上卽不通峯山閘水患已不可支矣

輝山溝

白馬山前東西十五六里南北四五里一片湖窪中有
小溝一道從輝山後東入漁溝疑卽縣志所稱沫溝湖
者也土人言雍正以前地無積水歲獲豐收乾隆五年
峯山啓閘黃水從漁溝灌入停沙積淤以致水無出路
漫溢爲灾八年士民請開舊溝西自楊家窪東至馬家
窪又東至周家窪又東至輝山後建涵洞以出水水患
少減十八年九月黃水南來耳毛山迤北沙高數尺迤

南越低遂成水匱經冬不涸十九年春余督里民西濬
潼山後洩入潼河東濬輝山後洩入漁溝窪地方得補
種晚麥二十年東西兩河既成諸窪之水兩路分洩水
患宜可免矣乃夏秋大水漁溝溢而西潼河溢而東彼
此通連互爲衰旺白馬山左右受害較往年更甚居民
共商欲於潼輝兩山之後各築土壩數里攔絕東西客
水壩中各建石閘東水盛則閉東閘開西閘西水盛則
閉西閘開東閘兩水俱盛則兩閘俱閉俟外水既退然
後開閘以放內水節宣有制此法甚善但恐工程浩大

民力艱成且俟豐收一兩年商之可也

潼河

潼河在潼山之麓北接三汭河三汭者古城以東之黃
泥溝謝家樓以東之運料河房村以東之涵洞河合流
於練灘者也土人因地指目名稱互異或稱爲三汭河
或稱爲運料河南至無影山又稱爲影山河東至申村
寺又稱爲申村河申村而下東至大龍嘴合漁溝之水
南入孟山湖土人又稱爲小河其實祇此一河也乾隆
五年峯山啓閘放黃漁溝下流淤爲平陸大龍嘴之水

不能東出商由華家口入湖則潼河之尾閘既已不能暢流矣十八年黃水南衝潼山以北上游亦全淤余於十九年請開黃泥溝原從游家集南至潼河本道覆勘恐中間地形高仰出水不順改就新衝從耳毛東南入漁溝潼河置不議矣本府又慮西北數十里平地之水止藉漁溝宣洩河狹不能容仍議開濬潼河從楊家窪起首西至潼山後南至無影山前皆因舊河而深廣之又鑿新河四里許由無影山南至王家井入拖尾河通長一千七百二十八丈

舊河一千一十四丈
新工七百一十四丈

雙溝主簿

李若迪承挑以是年十一月興工次年二月告竣此河分洩北來之水固為直捷所慮者西水盛大拖尾河已不能容併以潼河汎濫愈甚查開河山以東潼河下流舊形尚在可以勸民疏濬水之東去更捷於南行此不可不務也

潼河之北有舊溝一道從影山里姜家窪起東至申村又東至鴨汪汪南有青龍溝南通潼河與華家溝相對溝東有大小二窪土名大龍嘴漁溝下流既塞潼河及鴨汪之水竝匯於此南趨華家溝而出此溝甚窄而淺

不能暢流易致汎漲雍正閒俞令曾勸民築子堰於潼河之北岸西起無影山東至孟河里彼時潼河下流與漁溝相通尚未塞也然所以防之者已如此數十年來潼河既淤子堰亦平彭家場晏家灣等處常沈水底凡此各溝所當與潼河下流一體疏浚者也

拖尾河

縣境西北青冢湖蕭宿諸山之水所趨也湖之大周迴八十餘里蕭靈各半分界其東南有河一道洩湖水以入睢土人名爲拖尾蓋以湖爲首則河爲之尾耳河所

經皆北鄉極窪之地淤塞多年河形幾失一經暴雨圍原之水四面俱來匯爲巨浸其又甚則北受黃泥溝南來之水西受支河東來之水南受睢河北來之水三村固賢楊疇等里平地深五六尺三冬不涸蓋其地處五湖上游形如釜底是以滄沒居先消退獨後旣無魚利又不獲稼穡人民逃散土地荒蕪北鄉水患莫此爲甚數十年來鄉民請開此河而廢格不行者屢矣乾隆十九年春余順民情詳請動帑開濬幸蒙允准卽以是年十月二十六日興工至次年三月三十日報竣自湖

濱三汊河起東南至李家集又東南至固賢城又東南
至王家井又東南至解家閣前又東南至唐家莊前入
陵子湖通長六千三百七十丈原估土方銀一萬五千
四百四十餘兩是役也岸水挑土共用民夫八千有奇
開工之日舊河積水未涸凍結則堅硬如石融釋則泥
淖如漿畚鍤難施夫役甚苦迨春融凍釋晝夜趲挑二
月上旬工垂成矣忽遭霖雨幾於束手無措蓋以河身
極窪未雨之前鍤入則水出隨岸隨挖隨挖隨淪兩岸
坦坡數丈出水無溝惟恃新挑之土築堰坡上層層車

岸河將成而堰內平地先已一片汪洋陰雨兼旬積水
圍堰防護稍懈則堰土卑薄之處潰決入河或民間麥
地被淹乘夜偷放至三月初閒天氣雖晴而新河之水
已出岸二三尺若非兩堰界於波面則河道幾無可尋
當是時睢河水發陵子孟山諸湖漲溢於外內水消退
甚遲中旬以後河頭一千五百餘丈方露兩涯固賢城
王家井一帶地窪如井止藉工尾一路出水消退無期
查甄家汪以東有汊河一道從解家閣後東至新陵子
入睢出水頗順因於新河南岸下埽僉樁用小船裝土

築成子堰高出水面二尺其地高露涯之處則開引溝寬六尺深隨其高窪令可通舟乃於甄家汪挖開北堰放上流之水分洩入睢再於新河中逐段僉樁築壩岸水入引溝而東余乘小舟從引溝來往督催夫役查驗寬深趕岸趕挑晝夜不息至月底甫得告竣四月初正在收拾樁埽消除壩土而霖雨復至水勢更長堰土盡淪倘三月內稍為延緩則此功幾不可成矣同時興工者如黃泥溝漁溝等河俱已先完而拖尾河獨後固其地勢使然且土性亦復與諸河異中間有沙土有淤土

每挖成

有稀淤

須用柳斗岸至岸上俟其水滲然後筐盛

有淖沙

能陷人挖者旋

即漲

有黑白土

色如雞糞星碎不成塊其性甚堅每畝僅挖二三合

地中復多空

隙水涌如泉不可堵塞

前人用釜之法可以施於河底而河旁不可用

水土一

方非五六工不能成其用力之難又如此通計需用物

件除槓索柳筐各夫自備外官為置辦者尺二木三百

根柳樁五千段葦柴秫秸蒿草之屬二萬三千餘束水

車五十具柳斗霖繩三千副鋤三千把蘆蓆五千張

燈籠三百牛燭萬枝而余住宿河干凡三閱月無分晷

夜來往督催每至徹夜岸水則澎湃之聲燈燭之光十

餘里聞震耀耳目察其勤惰示以賞罰占星望雲衝風冒雨心力既殫鬚遂有一莖兩莖白者時方有脩城之役采石陶甃工匠數千而河工辦料亦急如星火余俱不暇親詣經理也至於夫役遠來瀕河無住宿之所胥於河畔掘土爲坎上覆以蓆下藉以草寢處其中坎外壘土以支鍋湖中拔草以供爨一經水發居處飲食之具無一存者菴棚移至堰上燒草無出購覓甚難役夫忍飢以致逃竄官與民辛苦萬狀難以筆述余特紀其大略以彰各憲爲民興利除害之盛心而余與此鄉之民所以承辦此役者事非容易繼此時加疏濬勿使復淤水發易消庶幾此方士民百年之利也

魁山支河

明萬歷間潘印川濬魁山支河以消徐城積水卽今徐州府城外麒麟閣下南流由宿州柏山頭至靈璧三村口入睢河者也河長一百餘里發原於徐州石狗湖兼受蕭宿衆山之水年年泛漲由時村上下普漫入濰自宿州於睢河北岸築子堰以禦黃於是支河之水遂爲攔截合清水河東來由三村一出口門以內積年

爲黃水淤墊西水壅滯宿境先被其害然後從余家窪
東入五丈溝北至胡家集而靈邑固賢三村楊疇一帶
俱爲巨浸矣然口門雖淤猶有河形尋常雨潦尚資宣
洩去年伏秋兩汛黃水大漲毛城鋪以下閘壩悉行啓
放五閱月而後閉由是睢河北岸如解家閣前之侯家
溝朱家路之挑溝門樓前之王家溝處處填塞而三村
口尤壅高尺許西來之水盡趨拖尾河漫至無影山溢
入楊家窪并歸漁溝而出自來水患未有若此之甚者
此三村口之所以急宜疏濬深通也或曰三村口未塞

睢水倒灌往年見之矣然則聽其淤塞以禦睢水不亦
可乎余曰非也睢水之所以倒灌者以內水之低也內
水之所以低者以支河之水不入睢而入拖尾也若開
濬支河用其土築成兩堰束水入睢內水盛而外水自
不能入矣潘印川初開此河原有兩隄束水成書具在
可考而知也

五丈溝

溝寬五丈故名起自宿境余家窪東至靈境三村寺後
又東至渡口張家庄又東至尹家樓又東至王家井入

拖尾河今溝形淤平幾不可識但地勢較窪春雨一犁
兩面水歸宛然河道向來支河東來之水俱從此灌入
內地若開通三村口使西水入睢復濬此溝以洩本境
平地之水固賢里一帶水患可減鄉民自願出力所當
順而導之也

以上各河渠並在黃河之南睢河之北其水悉歸睢
河五湖東入睢寧虹縣之境由歸仁集入洪澤湖

五湖

靈壁五湖之名舊志所不載靳文襄公建黃河南岸開

壩減洩黃水由陵子孟山等湖澄清而入淮後人因之

遂有楊疇陵子土山孟山崔家等五湖之目其實彼此

通連並無分限今觀五湖之內大小村莊無慮數百有

土城

毛城在楊疇湖

有馬場

明時牧馬之地在陵子湖今尚徵租

有大路

尹家大路在楊

疇湖洪家大路在陵子湖張家大路在孟山湖

有溝渠

其詳見後有墳塋有基礫碌

礫蓋從前原係田廬而其地特窪明萬歷閒睢河下流

全淤睢水一入靈境漫衍於此經年不涸潞而為湖治

河者遂假此以為水匱 國初民尚賠糧康熙中鄒平

馬宛斯先生宰靈

先生名驪字秋期號宛斯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始以水沈拋

荒詳請豁免

往年有舟人爲余言至今湖內人靳公有家尚有設先生神位祭祀不絕者

言陵子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沮洳變爲沃壤以今驗之此言將信然盛水之地愈少而來水較前愈多五湖不能容則漫溢於平地北鄉沈溺之禍日甚一日未知何日可息也

李宿家溝

李宿家溝其初原從霸王城西宿境睢河南出故其地名爲三汊河東至李家莊入靈境又東至陳郝莊又東至張連家莊後東入斗溝通長三千五百餘丈其後宿

州於睢河南岸開清水河築子堰以攔黃水三汊口遂塞乾隆十三年監生趙長治捐秬糧三百石開濬此溝卽接清水河東至韋疇湖入睢其原不出於睢河其下流亦不會於斗溝矣數年以來又經黃水淤塞若疏濬深通雖不能消伏秋大水而尋常雨潦可資宣洩爲地方利亦不小矣

斗溝

斗溝發源於宿境楊家湖至固疇里梁家莊之西入縣境東至楊家集又東至韋疇里李家莊又東至楊疇里

張家莊又東北至土一里胡家宅會楊疇溝北入睢河
通長一萬一千餘丈積年黃水淤墊乾隆十二年蘇令
勸民開濬尚嫌淺窄十九年春余復勸民續挑起自楊
家集東至李家莊入韋疇湖猶未寬浚而水已通注繼
此再加開展則雨水勻調之歲三村固疇等里畝可數
鍾矣

塘溝

塘溝原從宿境燕子口分睢河之水東南至三村里之
王家莊入縣境又東至吳家莊又東至劉家莊又東至
孫家莊又東至楊家集入斗溝通長二千九百餘丈燕
子口既塞今此溝受宿境磨臍溝之水東入固疇韋疇
之地亦復爲黃水停沙淤平水無出路地畝荒蕪所當
與斗溝一律開通者也

五湖內各溝

五湖原係窪地中間瀉水溝渠不一而足余所知者有
明淨溝黃泥溝郭家溝葉家溝魏塘河蔣家滂等其他
舟楫未到之處尚不知有溝凡幾因其久在水中知與
不知第弗深考耳至如尹家渡波羅林許家閘胡家宅

馬場北等溝皆係宣洩土山楊疇諸湖水入睢之口且通南北舟航今則俱為黃水淤塞若不疏濬河湖水落舟航不通商民大困十九年春已見其事余督鄉民於胡家宅東鑿溝三里許內通魏塘往來稱便是年秋黃水由睢河灌入已淤其半至去年則全淤矣尹家渡以下各溝亦只在一二年淤平余初目下只存黃泥溝勉强行船春至此冬春尚可行舟也

長直溝

水不發恐往年之病又在目前也

長直溝自縣東北潼郡集起南至板橋又南至魏橋又南至荀家鋪又南至長直溝集北止

今虹志地圖以長直溝通連虞姬墓

側之吳公橋非也吳公橋下之水自石湖南來與長直溝東西相隔十四五里惟大水乃通為一耳

六十餘里溝西為靈璧境溝東為睢寧虹縣境考金史

河渠志章宗元光元年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

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

按虹志萬安湖即今天井湖宋朱弁

詩云離汶未逾千里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此長直溝

之所由昉也彼時睢河在潼郡之北故溝從潼郡鎮起

明天啟二年豫章劉一璟撰潼郡元帝廟碑尚有河流環繞乎後之句即於是年河決睢寧睢河故道全淤睢水

乃從板橋橫截

長直溝集正在汴隄上當是彼時汴水

與長直溝交接之處今溝形淺窄每歲夏秋水發孟山以南河湖相連直抵汴隄所謂長直溝者渺不可見窮冬水落方露溝形往年虹縣李令詳請疏濬魏橋以南接連荀家溝以洩睢湖諸水從城濠而出事格不行以余觀之虹邑北鄉之水衝入城濠壞城垣毀弔橋近年屢被其害若復開通此溝引水內灌城必不支惟從魏橋開至長直溝集鑿開汴隄南通草溝中間原有舊溝年久淤塞極爲利便考虹志水利一篇前人已有議及此者若果行此不特虹邑之利卽靈一氏亦永賴之矣

石湖四溝

三注山下湖名甚多而其大者以石湖爲最四面各有溝一道西北入水東南出水縣東水道一大關鍵也斜溝在石湖之北起自孟山湖南涯蔣家廟南至倒橋劉家莊又南至張家集又南至楊家廟又南至石湖通長五千二百餘丈洩西北諸湖之水由石湖以趨虹境淤塞已久夏秋水發南北湖泊通連無際冬春雖露溝形不能瀉水乾隆十二年蘇令勸民疏濬業經勘丈未及興工迄今十年地方士民無有議及此溝者

楊家窪溝在石湖之西由潘家集北老橋口起東南至郭家橋又東南至新河西口又東南至新河東口入石湖通長二千二百餘丈楊家窪受土山溝之水由此分洩於石湖以趨虹境者也此溝淤塞已久雍正十二年督憲趙以宿靈虹連年被水籌畫宣洩之法於靈璧議開楊家窪老鸛脖等溝由虹縣汴河達泗州天津湖以歸洪澤當時履勘河道者上自三院下及州縣佐貳官往來絡繹應接不暇地方官以此爲苦而北鄉士民莫不踴躍懼怖料丁夫儲畚鍤延頸跂足以望發帑開工

百年沉溺之災從此可以輕減矣無何奉督憲檄令州縣勸民自爲挑濬又念災後之後民力未紓官爲酌給飯食檄行藩司妥議轉行到縣是時王令取具士民情願出力甘結以報而其事遂寢上下寂然乾隆九年張令據里民冉猶龍等呈請開挑出差齊夫遷延三載十二年蘇令興脩水利乃始查文工段督夫趨挑然亦未及溪通而止經今又十年矣夏秋水發汪洋一片冬月不涸士民無復有議及疏濬者蓋前此靈璧水災上下皆以爲變故至今則習爲固然因恬而不知怪民以賑

爲生官以辦賑爲務邑中河道有利害什倍於此者一切未能脩治宜其無暇及此耳

老鶴脖溝在石湖之東洩石湖之水橫截長直溝東入虹境荀家溝者也溝長九百餘丈積年淤塞雍正間議與楊家窪溝同開不果乾隆十八年春余勸里民濬之已興工矣是時虹縣亦議開荀家溝遇有沮格中止因約靈民亦輟工以此地居上游故也明年春里民不謀於官踴躍開通石湖之水東出甚暢

范家溝在石湖之南洩石湖之水南過吳公橋入岳家河以通虹境草溝者也湖之南有李家橋橋南二里許有東西坊路路南爲三里溝溝南爲姜家窪窪之南遂爲泮隄吳公橋下接岳家河通長二千二百餘丈北段一千餘丈地形稍高前經張蘇兩任勸民開濬尚有溝形其南悉爲窪地石湖水發至此渟滯汎濫吳公橋一空金門甚窄宣洩不暢泮隄以北東西二十餘里田廬皆被其害乾隆十九年春余勸范家里民於姜家窪接挑一溝直抵吳公橋下二十年又改建吳公橋添爲三空橋圈加高三尺金門之闊旁兩空如舊制中倍之於

是石湖之水南注岳家河直捷通暢是歲夏秋洊饑北鄉麥豆並缺商販徑由吳公橋出入南至草溝入淮北至禪堂入睢地方稱便繼此加挑深廣再將楊家窪溝一律開通溝水四時不涸舟楫常行其利更無窮矣

土山溝

舊志土山溝在縣北三十里源出注湖北流入小河志載

注湖在縣北十五里以有二山之水注於湖中故名蓋卽今丁家汪一帶窪地是也蓋在今陳家

廟起首廟已久廢北至潘家集過楊家窪又北至禪堂

集過土山湖以入睢河者也陳家廟以南向無溝形康

熙中程商欲便行鹽捐資接開小溝南通十里店後漸淤塞乾隆十九年開挑鳳河及范家溝由是土山溝向

爲北流者今轉而爲南流矣丁家汪以西之水西南入鳳河楊家窪以南之水東

南入石湖以趨范家溝

鳳河

靈邑四鄉年年被水而附郭數十里並無河道通城商旅裹足市廛彫敝譬猶人身血脈梗塞於胸膈之間將日見其憔悴而枯槁也邑中士民欲開渠以通城者議之有年矣上下沮格迄無成功乾隆十九年春太守項

公駐靈督賑乘暇親詣十里店登五龍山察看形勢諭令勸民開小河一道北接土山溝西繞鳳皇山東入城濠於地方有益勿畏其難震承命出示勸諭即於賑務愴惚之日分段泐夫事順人情眾皆踴躍以二月十五日開工從潘家集起首屈曲至城通長六千餘丈不月而告竣太守嘉之錫名鳳河出俸錢三十緡以勞夫役震復與士民有力者捐建橋梁凡五處以通行旅河成之日湖水通注四時不涸舳舻相望百貨皆來關廂頗有起色惟舟人尚嫌河曲而窄不知北水南來其勢

奔猛若不紆而東之城既可危卽城南之地亦受害不小嗣後但須照舊疏濬使勿淤塞足矣萬不可加展寬闊以貽後患也

陸家溝

陸家溝發原於宿州麻湖東至縣境傅家橋東北至陸家莊又東北至劉家莊又東北過閭家橋至楊疇集北入楊疇溝通長四千三百餘丈麻湖受宿境八文溝蓮花池諸水以及本境徐元里婁子莊迤北湖窪之水俱由此以達睢河年久淤塞漫溢爲患

往年楊疇捕蝗忽逢霖雨睢水尚未

出岸而陸家溝之水先已普漫東來一晝夜而
平地深尺許乃知麻湖之爲害於地方者大也
乾隆九年以後疊經里民呈請疏濬歷任遣役督夫勤惰不齊
工未及半十八年春余復據里民呈請委典史錢繼岳
董其役開工月餘以捕蝗停止明年春續挑完竣舊溝
去婁莊集十餘里今自集北添生工二千餘文開至陸
家莊入舊溝不特宣洩之功甚大且使睢河船隻由楊
疇沂流而上直抵婁莊糧貨出入甚便此方居民自來
未之見也惟是溝工頗長民力有限積年開濬不甚寬
深嗣後再能續挑庶幾永久利賴耳

楊疇溝

楊疇溝起自穆家湖北涯之冉家橋北至楊疇集會陸
家溝東來之水東北至沈家庄會崔家溝北來之水東
北至郭家莊又東北至胡家宅入睢河沈家莊又分一
汊從邱家莊至許家閘亦入睢河溝長三十餘里宣洩
楊疇四面數十里溝窪之水縣西北水道一大關鍵也
近年以來各溝淤淺而入睢兩口盡爲黃水泥沙堵塞
不特內水無從外出而睢水旣盛倒灌入內楊疇湖底
又復淤高不能容納然則縣城西北數十里汗漫之水

安所置之今楊疇湖水由土山湖東下穆家湖水自鳳
河范家溝既開亦分趨東南兩路不由北出水道盡變
於前矣且楊疇溝口所洩之水不第如前所云也塘溝
斗溝李宿家溝之水盡入韋疇湖向由土橋至尹家渡
口入睢此口既塞其水併入楊疇一湖湖北出水三口
今不存一是則楊疇溝之不可不濬也明矣然而有可
慮者睢河自尹家渡以下逼近陵子諸湖歷年黃水至
此與清水相抵不能迅流刷沙以致河底日高河口日
窄兩岸沙灘高於內地五六尺加以去歲伏秋黃水入

睢更盛歷時又久波羅林以下河身僅如一綫冬春以
來新沙爲清水衝刷壅積陵子湖口睢河正身幾於斷
流矣若開濬楊疇溝則睢水由此趨南不復東出其爲
害可勝言哉爲今之計必先將睢河兩涯各展十丈河
底挑深四五尺陵子湖口淤灘亦設法疏濬睢河之尾
閘既通然後於胡家宅另鑿新口洩湖水以入睢口門
須迤邐東北爲人字形不可仍前丁字湖水之出既順
卽睢水內灌此口倒勾不致迎溜其勢稍緩爲害亦較
輕矣

崔家溝

崔家溝起自十里店北五空橋北至任家廟又北至郭家橋又北至崔家莊又北至黃家橋又西北至沈家門前入楊疇溝通長二十餘里原以洩五龍山北湖地之水歸於睢河者也自睢河南岸淤高楊疇湖口閉塞此溝之水不北而東鳳河既開又轉而南矣稍加疏濬使楊疇舟楫如禪堂可以通城亦地方一大利也

秤池溝

秤池溝原自汴隄余家墩北起首北至亢家湖又北至

陳申家莊又東北至楊家莊又東至解家橋又東至胡家莊入穆家湖通長不足二十里以洩界溝鋪東北湖窪之水由穆家湖通楊疇溝以入睢河者也今亢家湖以上無復溝形陳家莊以下雖閒段淤淺其深處尚二三尺疏濬非難但鳳河既開亢家湖一帶之水普漫東來不復循軌北出查其地有東西水窪土名馬路溝於此略加挑濬引入鳳河甚便其陳家莊以下仍導入穆家湖可耳

以上各河渠竝在睢河之南汴隄之北其水半入睢

河半由虹境達五河縣入淮

靈璧河渠原委下



城濠

城濠內受四關涵洞之水外受城北諸山之水向由杜家沖南出每遇大雨時行山水陡發城濠水滿從涵洞倒灌入城居民塞洞口以禦之外水既退然後開泄內水乾隆八年張令疏濬羅家溝分水從東南出城內免於水患然濠水無源宣洩太甚雨潦一過河底揚塵枯槁而無潤澤亦關廂之所病也十九年春余既開鳳河以爲之源又重濬羅家溝以暢其流域濠之水四時不

竭舟楫之便魚蝦之利居民賴之然有尚須經理者杜家沖正在城南非出水之所其下又無溝渠容洩水出則普漫爲災此不可以不塞也往年春余以士民請集關廂人夫堵閉沖口接脩護城隄已告竣矣夏六月大雨水是時鳳皇山東水深四五尺重船徑從十里店揚帆而南父老言康熙三十五年有此以後未之見羅家溝宣洩不及仍潰杜家沖新隄而南又衝開護城隄之西南隅直趨姚家莊以至梁家廟城南數十里俱爲巨浸然則鳳河之水非別求分洩之方杜家沖其可輕議堵塞乎查西關菜市橋有舊河一道可以開通鳳

河堵其東入城濠之口南通大路西溝分鳳河之水南至高家橋東入小草溝如此則城濠之水減半而杜家沖可以堵塞矣然尚慮夏秋雨集城濠水盛不能驟消倒灌入城爲城內居民之患再三籌畫惟西關茶菴後可建石閘一座時其水之大小以爲啓閉水勢盛則閉閘啓涵洞以放內水內水盡出然後閉涵洞啓閘以放外水節宣有制城內乃可無患蓋城北之被水其常也城南之被水其偶也鳳河開而城南常被滄沒并城內亦虞水患是移手足之病於頭目其害適相當也既濟

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吾豈敢侈鳳河之利而
隱其害乎

羅家溝

羅家溝舊自縣南羅家橋起上接七里溝下達岳家河
以洩城南窪地之水東關外又有小溝一道南入羅家
溝年久並淤乾隆八年張令請帑開濬從東關外起首
東至戴家莊南過小橋至西家集又南至羅家橋接羅
家溝東至西家橋又東迤北歷焦家橋張家橋以至岳
家河通長五千餘丈城濠之水一瀉無餘祇因夾岸村

莊人畜作踐十數年來仍復淤塞十九年春余既開鳳
河引北湖之水繞城而東復因張令舊溝重加脩治寬
深一律惟嫌戴家屋後溝形兜灣又東於兩岸民居水
行不暢溝有五橋舊制卑狹不可行舟必將戴家屋後
空基切去東北一角各橋亦拆脩高闊洩水通舟方爲
兩便而尤要者在西關開浚支河分洩鳳河之水以殺
羅家溝水勢不然東關外街南居民及溝屍王家岳家
兩村難保無滄沒之患去年曾見之矣

七里溝

七里溝起自縣南梁家廟之西東過大路單空橋又東迤北至周家小莊迤南至西家塲東入羅家溝通長一千五百餘丈城西王家湖城南社家沖之水並由此溝宣洩年久淤平雨潦普漫爲方隅一里之害若旣塞社家沖復將此溝挑濬城南窪地皆可育秋矣

岳家河

岳家河起自縣東吳公橋以洩隄北石湖之水東南至岳家莊後會羅家溝水東入虹境下通草溝此河在靈境者十里而近歷經前任用民疏濬行水甚暢所慮者

虹境余家城臧家橋楊家臺等處溝身淤塞橋座多壞水大則湮鬱不下水小則舟楫不通爲靈虹兩邑之害近日虹縣已詳請疏濬矣事果可行洩水行舟不特虹邑之利卽靈民亦沾惠不淺矣

大路溝

城南至固鎮昔年半爲湖路夏秋雨集窪地積水經月不退田畝被浸行人病之乾隆七年大災之後欽差閣部陳及總河周查勘靈壁地勢題請脩治大路路旁各開深溝以洩平地之水行人旣不病涉窪地亦得

有秋其有德於靈民甚厚而形家謂此路反挑有沙飛
水走之象以余觀之殊不足慮大路九十里中間高下
不等水流就下有自東北而西南亦有自西南而東北
卽如南門外之水順路溝而南梁家廟之水順路溝而
北竝由七里溝東入羅家溝城南之水東西交會是形
家合襟之說也梁家廟以南之水順路溝而南晏路口
以北之水順路溝而北竝由高家橋入小草溝東過倒
橋而下晏路口以西各溝之水竝合大路溝水南入沱
河東過龍虎橋而下若從羅家橋南起首脩築濠城大

路路西亦開深溝引羅家溝之水由倒橋直抵龍虎橋
則小草溝之水至倒橋而東西又一會沱河之水至龍
虎橋而東西又一會是又形家合襟之說也羅家橋在
城南七里倒橋二十里龍虎橋五十里五十里之內東
西諸水會合三重無論積潦歸溝四不被災舟車兩便
卽以形勢論亦極回護之妙飛走之說安足慮哉所患
者溝渠淤塞道路不脩水行散漫無所統束耳

開大路溝纔十餘年耳鄉民於溝中填土取路阻水漁
魚以致溝形日就淺澀每歲春閒票飭里民脩路濬溝

我柳習爲具文相率規避獨不思此溝之通塞於地方利害何如春日閑居人人游手脩治溝洫視爲畏途雖諱疾而忌醫其愚不若此之甚也

大路東西兩溝原估口寬一丈五尺若將西溝加展一丈從城南直至高家橋再於橋西疏通小草溝頭至柯家湖接葛家溝引鳳河之水南與各溝相會則澮河之舟由貝溝而北淮河之舟由草溝而西並達於路溝以通城塊然者靈城也一旦而北引睢河南控淮澮邑中氣象豈不頓然改觀哉

路路西亦開深溝引羅家溝之水由倒橋直抵龍虎橋則小草溝之水至倒橋而東西又一會沱河之水至龍虎橋而東西又一會是又形家合襟之說也羅家橋在城南七里倒橋二十里龍虎橋五十里五十里之內東西諸水會合三重無論積潦歸溝田不被災舟車兩便卽以形勢論亦極回護之妙飛走之說安足慮哉所患者溝渠淤塞道路不脩水行散漫無所統束耳

開大路溝纔十餘年耳鄉民於溝中填土取路阻水漁魚以致溝形日就淺澀每歲春閒粟飭里民脩路濬溝

我柳習爲具文相率規避獨不思此溝之通塞於地方利害何如春日閑居人人游手脩治溝洫視爲畏途雖諱疾而忌醫其愚不若此之甚也

大路東西兩溝原估口寬一丈五尺若將西溝加展一丈從城南直至高家橋再於橋西疏通小草溝頭至柯家湖接葛家溝引鳳河之水南與各溝相會則澮河之舟由貝溝而北淮河之舟由草溝而西竝達於路溝以通城塊然者靈城也一旦而北引睢河南控淮澮邑中氣象豈不頓然改觀哉

小草溝

齊眉山東南諸湖之水匯於柯家湖湖東有小草溝一

道以虹縣草溝爲大故此稱小

東過大路高家橋東南過倒橋又東

南至藕兒莊過呂家橋入虹境東南至草溝集入草溝

卽岳家虹人所稱北沱河者也淤塞已久倒橋以上全河下流

無河形乾隆十二年蘇令集夫開濬從高家橋起首東南至靈虹交界處約長二十餘里泄水甚暢數年來又復爲民間截壩漁魚日漸阻塞夏秋水發湮鬱不下大爲田疇之害查城南大路以西洩水之溝不少東則惟

此一溝晏路口東西諸湖之水俱藉宣洩必須開濬廣且此溝東南至淮不過百里草溝集以下便爲巨川上游若得常通漁利既興商賈亦至爲地方利又何如也

小草溝之南有游溝一道從楊家湖起東南至韋家廟又東南過張家橋又東南入沱河溝形淺窄不足以洩諸湖之水一逢大雨坡水從韋家集普漫而東爲城二里地方之害亦宜加挑深廣以助宣洩

沱河北各溝

城南大路以西城西隄路以南無水不入沱河沱河既淤各溝亦通者少而塞者多城南數十里地畝被滄職此故也

葛家溝起自柯家湖南過大路胡家橋至火神廟又南至董家莊入沱河通長三千餘丈乾隆八年虹縣白令承挑旋以迴避去張令接挑完竣洩水甚暢然近年亦復淤淺矣

姚家溝在葛家溝西亦起自柯家湖

此湖東西二十餘里南涯有柯家莊

故名土人雖有蘇家湖晏路湖等名目中閒並無界址

南至姚家莊又南至五里

張家莊過大路單空橋又南過陳家橋入沱河其長與
葛家溝相等久不脩治閒段淤淺水尚通流乾隆十八
年春諸生劉長祚等請濬葛家姚家兩溝上游並由隄
路南以至柯家湖各長二十餘里余委典史錢繼岳督
夫挑濬旋以捕蝗輟工續挑兩春方得完竣齊眉山東
各湖之水由此兩溝宣洩頗有成效今年春劉生屬余
記其事勒石於兩溝之閒以勸里中歲脩焉

李家溝在姚家溝西起自楊家集南山前湖南至李家
廟又南至劉家橋南入沱河約長十五六里乾隆十九

年余以里民請督夫挑濬溝水通流但從前脩築大路
橫截溝尾數十丈湖水至此不能直出轉入路溝西行
水壅而高衝塌大路夏秋雨集汪洋里許無路可尋嗣
後或於大路建橋或將路溝加挑深廣脩完大路洩水
既暢而行人亦不病涉矣

小龍溝在李家溝西起自齊眉山西北之葉家湖西南
過習家廟至黃泥汪南過楊孝子墳東過楊家橋又東
南至豐家莊西至交龍谷堆南入沱河溝形屈曲約長
二十四五里隨地異名葉家湖西南菜玉山下有小龍

窩溝水經其北故稱小龍溝過習家廟故稱習家溝黃泥汪西有朱七湖水發通連故又稱朱七家溝楊家橋一帶溝形東西橫互故又稱橫溝至豐家莊則又稱豐家溝橫溝以上溝形閒段有無以下溝形雖存亦多淤淺查齊眉山東西羣峯環峙山下湖窪不可勝計其東南有小草溝葛家姚家李家等溝分路宣洩西北則惟此一溝爲堤路南洩水要道而淤塞既久田畝被淹不可不急爲疏濬乾隆十二年蘇令曾爲民詳請奉委桃源主簿查勘事格不行經今又十年矣溝功不大民力

可成要在實心勸率之耳毋徒爲此喋喋也

洪溝在司家坊之西坊西與宿州接壤率多湖窪溝從高家湖邵家湖司家湖南至長安集西又南過錢家莊入沱河約長十五六里徐元集以南平地之水俱由此溝宣洩往年長安集里民具呈請挑雖經集夫興功尚未完竣或曰沱河以北各溝疏濬深通則城南永無水患乎曰未也不濬各溝則諸山諸湖之水湮鬱不下濬之而沱河不能容洩必更增兩岸居民之害故今日之急務尤必以大挑沱河爲要也

以上各河渠並在汴隄之南沱河之北其水半入沱
河半由虹縣草溝至兩河口會沱河入淮

溧澗

溧澗源出沱河北起觀音閣東之三空橋南至澮河宿
靈以此分界故亦名界溝由三空橋而南十五里至半
邊店又五里至馬路溝久爲民間佔種髣髴猶有溝形
馬路溝南十餘里溝形漸闊自一二丈至五六丈不等
深亦自一二尺至七八尺不等溧澗鋪橋邊深且逾丈
又南七里至固鎮西三里灣入澮河溝形漸復淺窄寬

不過一二丈深不過一二尺每遇夏秋大雨宿靈兩境
之水順溝而下溧澗鋪一帶地形高仰下流不通鋪路
大橋上水深數尺人馬難行往往稽遲公事查此溝中
閒十餘里現在寬深無須挑濬馬路溝北二十里溝旁
有婁莊固鎮通衢溝旣淤平路亦殘缺居者行者交受
其病至溧澗鋪南淺窄者不過六七百丈開挑深廣公
私兩利宿靈兩境官民所當協力興脩者也

馬路溝

馬路溝自宿州來

宿境溝形幾失不知發源何處或至
日與沱河同源蓋亦擬議之辭耳

半邊店南五里許橫截界溝而東入靈璧境十餘里至

大路

從前脩築大路橫截馬路溝未曾建橋過水今馬路溝西段之水入大路西溝而南大路東溝之水

入馬路溝而東

又東十餘里至舊貝溝頭

舊貝溝頭原在丁家巷之東鄰家巷之西

從馬路溝分水東南至石家莊余欲導石家莊以北之水東北歸沱河乃改就鄰家巷之東以順其勢又

東五里至北直溝頭又東三十里至鳳陽衛地又東十

五里至五河縣甄家集南入澮河此溝在沱河之南澮

河之北東西橫貫洩水最爲順直今溝形深不過一二

尺淺者幾與地平民間佔爲稻地而寬則有五六丈至

八九丈不等者本係巨川不知何年淤塞至於如此按

府志於宿靈五河三州縣俱未載有馬路溝之文而靈

璧舊志稱馬路溝在縣南四十里西抵沱河東入於虹

蓋考之弗詳耳志又云以其近浚侯國爲通衢久而成

溝此亦未必可信然近日鄉民猶有傳其說者且以爲

此溝起自河南之夏邑縣竊嘗因是思之諺言千年大

路變成河是固無可疑者果如志言通衢由西北迤邐

東南而盡於澮河則浚侯國定在澮河之南而不得以

今之濠城集當之矣

蘇陳溝

蘇陳溝在固鎮東起自大路七里橋下南至王家橋又南至徐家小樓之東入澮河約長十五六里久不脩治溝形淤塞王家橋上下皆成坡地小雨輒漫幸其地勢高仰易於消退未至大害耳

陡溝

陡溝在蘇陳溝東起自馬路溝南過齊湖又南入澮河通長二十五六里朱家康家時家諸湖之水皆由此以南洩今齊湖以北十餘里溝形淤平幾不可識齊湖南至澮河溝雖淺窄小水可瀉水大則普漫而東不復循

溝南下舊志稱宋李顯忠復陡溝遂克靈壁卽此地也

貝溝

貝溝在陡溝之東亦從馬路溝起南至石家莊又南至軍王家莊又西南過吳家橋入澮河溝長二十五里北段久已淤平軍王家以南僅有溝形五里許土人所謂貝溝稍者也余惟南鄉百數十里向無河道通城公私交困貝溝在東西之中與縣城南北相直馬路溝南濬舊溝以通澮北則開新溝以通沱再於高家橋之西濬小草溝上游以通葛家溝又濬西關支河加展大路西

溝引鳳河之水南入高家橋如此則城南之舟由路溝沿流而至高家橋由高家橋泝流而至葛家溝由葛家溝沿流而至沱河亂沱河而南由貝溝泝流而至馬路溝又泝流而至澮河才七十五里耳連城集至貝溝二里固鎮集三十里九灣集十五里順河集三十五里沱河集至葛家溝二十里濠城集十五里通沱澮而屬之城南鄉血脈處處聯絡而且淮河之舟可以北睢河之舟可以南避洪澤之畏途爲通商之閒道此其爲利豈特在靈璧一縣之民享之而已哉乾隆十九年余奉太

守命開鳳河及羅家溝功旣竣復奉命經營貝溝卽以是年冬乘九灣徵漕之便督率里民分工趨挑河長五千四百餘丈歲底計工挑成十分之五明年春余以承辦城河兩工限期嚴迫無暇親詣南鄉以致人力不齊遷延至於四月雨潦集麥秋至功用弗竣秋天饑又明年春大疫而余已離任半載無復望其成功矣新令邵君知其事捐俸錢屬余經理以成太守之意爲百姓興利除害余乃爲之僱夫役人日給錢五十文貯米工所減價平賣以資窮民餬口之計無奈十人九病其不病

者又飢疲不任畚鍤分路僱覓僅得縣夫二百名鄉夫
五百名以四月二十日開工至五月初七日水發而止
前剩生工一千餘丈俱已挑完其殘工尚未脩治通計
工次已過十分之九嗣後續挑完竣頗易爲力卽今功
雖未完水已通泄兩岸民田先受其益矣貝溝旣成然
後疏濬葛家溝以上俾得一律深通百世之利在此一
舉傳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天乎人耶
吾願後之君子因其端緒卒成之終爲百姓造福於無
窮也

余在工詢貝溝始末有鄉耆徐輔周言某記事時見此
溝已淤聞諸祖父明嘉靖閒曾侯宰靈因馬路溝易溢
濬此溝以洩之民食其德者數世今弗能記侯之名也
余歸攷舊志載有曾洋江西泰和人嘉靖三十五年以
舉人任縣事乃知輔周之言不繆也嗚呼侯之濬此溝
去今二百餘年矣溝形已平侯之功在生民者消歸烏
有而事不載之碑碣祀不列於名宦卽縣志亦百年不
脩前朝遺事搢紳無有知其故者乃耕疇野老猶能傳
其姓氏頌其功德夫非侯之入於人者深而留貽者遠

與

北直溝

北直溝在貝溝之東亦起於馬路溝南至劉家莊又南至蔣家莊又南至倪家橋入會通溝長十餘里從前馬路溝水盛故多穿分洩之溝今則一槩淤塞關曠等里安得不常爲澤國乎

會通溝

會通溝亦在貝溝之東起自羅家橋東南至倪家橋分兩支一支南流至高皇廟又南至九灣之西入滄河長

二十餘里是爲珍珠溝其一支東南流合北直溝水至呂家橋又東南至朱家橋又東南至梁家橋入李家湖以達滄河通長三十餘里是爲會通溝關曠里中率多湖地砂礮壩東南全賴此溝宣洩而梁家橋以上久經淤塞往年諸生劉濬等呈請脩治未及興工而余以削籍離任矣

蔡家湖溝

濠城南蔡家湖有溝一道起自張家莊東南至蔡家莊又東南至藕塘王家莊入蔣家湖以歸滄河約長二十

餘里新馬里東之水藉此一溝宣洩而淤塞既久小雨輒滄年來彌甚不可不督里民疏濬也

以上各河渠並在沱河之南滄河之北其水悉歸滄河入淮惟貝溝之北段歸沱河耳

蘆溝

蘆溝在解河之南跨於鳳陽靈璧兩縣之境中隔鳳中長淮兩衛之地其水自衛地蘆溝集東西分流西至高家莊入懷遠境東至簡家廟入靈璧境又東過衛地至仁和集又東北至新馬橋之西入解河蘆溝集以東約

長二十餘里溝北諸湖之水俱藉宣洩年久淤平水無出路居民各挑小溝於蘆溝之北徑入解河西有黃馬溝洩蘇家湖水東有許家溝洩桂家湖水又東有趙家溝洩朱家湖水又東有谷家溝洩孫家湖水各溝雖不寬深而蘆溝既塞之後諸湖之水藉此分洩其爲利於地方不小

格子溝

格子溝鳳陽靈璧之界溝也溝東屬鳳溝西屬靈中閒雜有長淮衛地舊溝自九灣對岸起首南過張信實家

莊又南至界碑過大路橋又南入長淮衛地過洪溝又南至葉家莊又南至陳家莊受運糧溝水又南至遲家莊入觀音溝鳳靈窪地及長淮衛祁家湖之水俱藉宣洩今大路南至洪溝七里許溝形已失洪溝以南尚有溝形十五六里亦復淤淺其大路以北溝水北流入澮與南絕不相通余嘗謂澮河以北開通貝溝澮河以南開通格子溝則縣城至府治老北門一船可達然此溝縣衛三境交錯互相牽制往年曾與鳳陽狄君商之欲俟民力稍紓約會興工未幾而狄君與余相繼離任姑志之以俟後來者

觀音溝

觀音溝由鳳陽縣境釣魚臺西來至遲家莊南入靈璧境受格子溝水西南至甘家橋之東入肥河在靈境者不過三里許現在寬深無須開濬

洪溝

洪溝起自長淮衛祁家湖西至蕭家莊入靈璧境又西至林家巷與懷遠交界又西南至三汊口入肥河通長二十餘里其在靈璧境內者自蕭家莊至林家巷三里

許林家巷以南則懷遠靈壁之界溝也此溝宣洩衛地積水居多往年衛戶挑濬此溝余亦督縣民協力挑濬雖不甚深而夏秋雨潦可資宣洩

運糧溝

運糧溝一名大溝在格子溝之西洪溝之南起自長淮衛李家莊南至邵家莊入靈境又東南至陳家莊入格子溝溝在衛境者三里在縣境者七里相傳爲軍戶運糧之溝而衛地李家湖及縣境平地之水俱資宣洩余於往年督夫疏浚現在深通

清河溝

清河溝在八埧集北之清河里起自水牛陳家莊西南至史家莊又西南至高家老莊入洪溝約長五里許溝形已失傳其名耳余疑清河溝卽通志所稱清溝河也人不知清溝之卽肥河故指其北之小溝當之

方家溝

方家溝在蚌步集東淮河之濱東北至太平岡盡處便無溝形蓋淮水衝刷而成溝也淮水一漲卽從溝口灌入內地濱淮二三十里俱爲巨浸居民每於溝口築隄

堵禦水至仍復衝決頻年大水隄不能禦至今日而築隄之舉亦寢蓋淮水泛漲自古患之年來益甚沫口之水既由東南而入方家溝之水又由西南而入此靈邑南鄉水患之所以大也然沫口倒勾而方家溝迎溜其爲害之輕重緩急有不可同日語者果能築塞水小之年於地方不爲無益若去年之水濱淮高地悉沉水底屋舍無存雖盡堵淮北各溝之口豈有濟乎

以上各河渠並在澮河之南淮河之北其水由澮肥等河以入於淮

通論

靈邑地居徐豫下游雖有智者不能治之使無水患固已然地有高下歲亦有旱澇黍麥則稔熟水毀則金穰傳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天之道也何至力田者盡不逢年如靈璧近事之甚乎蓋其治也地方官不以溝洫爲事以致蓄洩無備蓄洩無備則災侵頻仍災侵頻仍則民情偷惰民益惰而災益頻地方官拯救災民之不懈更何心計及於溝洫於是爲之說曰靈璧之災天時與地勢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溝洫奚益之有夫天亦

無異地亦無異則歲亦無異何以昔也多樂歲而今也多凶年則以溝洫通與不通之故耳且夫田有溝洫理固宜使之通也民有暇日理固宜使之治溝洫而地方官亦理宜督率之者也理之所宜爲者吾與吾民共勉之不以其事之無關考成上司耳目所不及而怠縱使溝洫治而不免於災斷不以治溝洫爲罪也溝洫不治卽幸而不至於災亦斷不以不治溝洫爲功也而又況乎溝洫治則災爲偶溝洫不治則不災爲偶又理之確然而不可易者也竊譬之疾病之有醫藥理也醫藥之

而不免於死命也逆其死而廢醫藥將無病不死矣待其災而棄溝洫將無歲不災矣治靈璧者不可不深思之也

靈璧積荒之後百度廢弛在在皆須整理何獨於溝洫而皇皇如不及者蓋事有本末治之必有先後靈璧之民什九朝不謀夕年饑則去聞賑則來此時欲爲地方扶衰振敝必使年穀時熟人樂其業而安其居然後可以措手此非脩治溝洫何以致之夫溝洫之治亦不能保其年之必豐也淮北之俗民食全資二麥而發水常

在夏秋但使霜降水落以後播種可以及時大雨時行以前麥收不至失望雖夏秋發水秫豆被滄而民食不乏民食不乏則安土重遷計謀久遠興利除害之舉可以唯上所欲吾故曰爲靈邑振彫敝集流亡事無要於溝洫者也

或謂溝洫之治必用民力靈璧之民歲歲仰食於賑尚可用其力乎吾則謂正惟民皆仰賑故其力可用也何則民俗之情無如靈璧稻曰嬾稻麥曰嬾麥一下種而其事畢矣冬春閑暇男婦老幼安坐而食食罷則閉戶

而向火負暄而炙背凡百農家應習之業無一肯爲者一聞開河捕蝗之令則營求鄉保以免役否則僱倩老弱以應差止知偃仰於墻根屋角之間以爲得計而不虞水患蟲傷接踵而至人或惡其惰而黠吾直憫其惰而愚惟乘其領賑之時下一令曰某月某日以某里夫濟某溝除鰥寡孤獨廢疾者不役外凡領賑者戶出人賑一月者役五日兩月者十日以次而增有不至者除其賑如此而民之來也恐後矣此無他貪利者民之情而得賑則生弗得則死之勢又迫於其後也或曰賑

以振窮吾乘其窮而役之力民無乃生怨乎曰怨與不怨不繫乎用民之力與否也在易益之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而兌之傳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此自存乎長民者感之何如耳吾見有終歲不興一役而怨讟沸騰者矣勿謂今日之民情不古若也

開溝之利有四備蓄洩通舟航興魚利此三者人所共知也而吾謂又可以弭盜賊何者古人溝洫之制以正經界以防旱潦又以限戎車使不得長驅衝突是以鞏之戰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此可見先王寓兵於農之

一端矣靈璧自楚漢交爭而後代爲戰場前朝流寇肆虐尤甚今雖萬無慮是而古人之法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亦小效邑中鼠竊狗偷爲害窮民者所在多有民間既無金珠衣飾寶貴之物所竊者率多牲畜及粗重器具其勢不能疾走易於追獲無奈湖路縱橫四通八達毫無隔碍若多穿溝渠使之重重阻水竊發者易獲彼必有所顧忌而不敢如往日之肆行矣

溝固可以備蓄洩已而不便於人與車牛之來往水深則褰衣而涉濡尾而渡淺則競於溝中填路而行水發

衝盪又復如是一里之內往往截壩數重不數年而深溝變爲平陸此橋梁之不可不建也然建橋亦有難者磚石工大費無所出架以木則不肖者撤取以去如鳳皇山前護城隄上去年所建之橋今春無一存者何況野外且卽有橋而溝中之填路如故何也湖地原無大路居民出入各從其便以成蹊車牛則又取其村莊與地畝之便欲使少紆其途而不肯也然則爲之奈何曰建橋勢必用木用木則必附近大莊令其莊戶照管溝渠亦分段落派與附近各莊如有損壞填淤責其脩理庶幾溝與橋皆可經久此莫妙於鄉禁民旣不能地方官巡歷鄉村留心稽察可耳 建橋必度其高闊使舟車兩便最可嫌者此地之平橋祇通車牛往來旣阻水勢復碍舟行卽如羅家溝五橋倘如鳳河五橋之制則草溝之舟直抵東關矣吳公橋未經改造不聞禪堂之舟之通於草溝也

開溝固利於舟航已然必除其弊而後利可興靈璧有虐政三僱車僱驢與僱船是也往時北鄉船隻多在禪堂水發則抵十里店是以兩處皆設埠頭公事須船必

先期僉差僱募若輩持票恣意需索有船之戶無得免者而向例每船開行日給飯食錢二十四文停泊守候則不給船戶深以爲苦甘心出錢鼓棹而去差埠之豁壑既釐辦公之船隻全無繼以簽差重累船戶積弊相沿痛懲不改鳳河既開之後來船俱泊鳳皇山西不肯近城余出示曉諭凡官僱民船船戶一人者日給錢四十文兩人者倍之臨行遣家人給錢現僱隨僱隨開既無差埠需索之累亦無停泊守候之苦船戶乃不以官差爲畏途矣北鄉柴草及徐漢口瓜果蔬菜來城者聞

有土棍罔詐行用余亦嚴行禁止嗣後倘有鑽充埠頭身行名色者一切不可准行庶幾商販流通城中少得起色至僱車僱驢其弊大略與僱船等而竹木米炭之類必須固鎮運城此差斷不能免惟南鄉河道通城一船可達則官省運脚之費民亦免官差之累此余所以汲汲於貝溝也 或曰貝溝雖開水落則成旱河未必能通舟也余曰不然鳳河初開意其十月水涸必俟春水時至乃得通舟豈料河成而四時不竭此無他四面湖窪水歸且有睢河五湖以爲之源耳南鄉河道可通

則城南至高家橋二十餘里大路溝分鳳河之水且有
王家周家諸湖之水注之矣高家橋至沱河二十餘里
則柯家湖受諸山諸湖之水由小草溝而東葛家溝而
南矣沱河至澮河三十里則貝溝受馬路溝及漫澤等
湖之水南北分流矣夏秋閒止有漫溢之虞必無乾涸
之患若冬閒水淺則於東關外築斷羅家溝高家橋築
斷草溝砂礮壩築斷沱河引鳳河之水歸於一路直達
澮河春水一生便可接濟如是而南鄉河道亦如鳳河
之四時不竭可也總之天下事未有聽其自然而能常

享其利者卽如京口以下古所謂平江路也然至冬春
閒糧艘受載則各處築壩以養水吾鄉北濱大江一日
兩潮潮長則啓閘平則閉之江水有入無出然且糧艘
所過東西汊河悉行築斷歲以爲常不聞民間以爲苦
也若河道一成略無經理而望其水之常通是猶嬾稻
嬾麥一下種而望收也夫安知天下之利固未有以嬾
得之者哉

溝渠無論大小有水則有魚但此地之人不知網罟之
用湖中取魚者多用罾

音森說文云積柴水中聚魚也
其字與糝同爾雅釋器糝謂之

涪注云今之作糝者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
隱因以薄圍取之疏云糝霖古今字案涪字與潛通小
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潛詩周頌潛有多魚傳曰潛糝也
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然則霖
也糝也涪也潛也一物而異其名一名而異其字者也
今靈璧五湖內漁者多栽茭草以爲霖一二年而草盛
魚多聚焉天寒水落漁者以薄圍其外周圍刈草移薄
向內如是者數重而魚畢歸於中央因盡取之謂之起
霖

河中取魚者多用薄

古人謂之笱又謂之留詩衛風
母發我笱鄭司農注云堰水而

爲開空以笱承其空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留注云凡以
薄爲魚笱者名爲留今人編竹或葦爲薄截流而魚是
其遺法俗謂之
笱其字無考其最可惡者乘水落之時於河中逐段

築壩岸水一寸半寸之魚無得存者夫用薄則阻水阻
水則上流病築壩則竭澤竭澤則河道壞河道壞而無

水之可通亦無魚之可取而田畝由此被害人皆不知
也余嘗嚴禁而痛懲之此風未息唯分段著落莊戶取
其尿管與填路一體禁絕庶幾河可久存不至朝成暮
毀夫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最上者爲數世之計
其次爲終身之計又其次爲目前之計而靈璧之人皆
相率爲不終日之計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謀其朝而不
謀其夕凡百皆然取魚其一端耳則安得不窮而至於
死亡相屬哉卽如今歲五月之雨積算不過尺許可謂
勻調矣而窪地早已被滄夫非此築壩河中取路漁魚

者階之厲乎如是而歸咎於天時地勢之使然也吾誰欺吾誰欺

靈壁之水有溝渠不能洩者則必築堰以禦之如貫山之前古城之東潼輝兩山之後余固備言於前已乃又有溝渠既不能洩而隄堰又不能禦如睢河南北者是真無法以治之乎曰未嘗無法也法莫妙於放淤前此靈壁之人止知黃水爲目前之害而不知黃水所到爲後日之利故於睢河兩岸築子堰以攔黃黃水出岸至堰而止堰外淤高數尺內地遂成水匱爲今之計在睢

河北岸者先將拖尾河南堰加築高厚多開深溝於睢河之濱勿開其溝口以防清水內灌俟伏秋毛城鋪王家山啓閘黃水由睢而下則挑開各溝之口引黃入內流清而停濁不市月而內地之高與河岸等其睢河以南者亦照此行之此後清黃之水尚何足慮之有哉往年余在拖尾河工上嘗與居民懇切言之未及經理而黃水已至聞有以余言試之者因其地近睢河迎溜而沮遏之故所淤不過一二頃或且不及一頃而止此余所謂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也倘聽其內灌則淤及於

遠矣卽如霸王城濱臨睢河城外四面淤高城內地窪
如井年年盛水已成廢地余教業主王放於城西開一
小溝瀉去城中積水於城南鑿開城址放黃入淤王生
用余言向爲廢地者今成沃壤矣天時有生也地利有
養也人官有能也而靈璧之地地荒者半於成熟此人
事之未盡不得諉之於天地也

靈璧河渠盡於此編乎曰未也余錄其爲利害於地方
之大者耳若其小者則固不勝錄也於此考其原委相
其緩急次第舉行水患必大減於今日雖然言之非難

行之維難有其民無其官弗能行也有官與民而無其
時亦弗能行也余自乾隆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調來此
比時辦漕方亟未遑他務十八年春承挑境內睢河工
未竣而蝗蝻萌動撲捕至於六月蝗滅而水發九月銅
山河決入靈淮復大漲查災辦賑日不暇給至十九年
五月告竣而脩城之役起當災務倥傯之日河工辦料
驛路辦差朝牛暮馬奔走不息余以此時督民開挑鳳
河羅家溝等十餘處又爲詳請動帑開拖尾等河二
十年五月城河兩工方畢而天降淫雨大無麥禾八月

災務又興而余離任矣方余之初至靈也阜寧項公來
守鳳陽甫下車亟詢地方利病余對以濬治溝洫爲首
務公韙其言督賑駐靈親巡各河指授方略余旣不敢
不黽勉從事而民亦感公之德安余之教各思保護田
廬雖飢疲弗敢憚勞也乃竭蹶兩年通計邑中河道成
功者不及三之一夫固以余之限於才抑亦以余之絀
於時乎古人有言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後之宰是
邑者以公之心爲心以民之事爲事必有以補余之所
不逮者余雖衰病猶庶幾及見之乾隆二十一年夏六

月朔日丁酉江陰貢震書

靈璧縣河防錄



積學齋徐氏藏書

自黃河南徙奪泗入淮而靈璧始有河務雙溝在
右地形卑下隄工屢決最稱險要 本朝靳張諸
公先後經理之績成書具載矣今撮其大要著於
篇而古今史傳所紀河流遷變之故有關靈璧者
亦隨所見采錄以昭法守以資考鑑宰是邑者不
可不知也

河隄

靈璧縣南岸隄工上自徐州界起下至睢寧縣界止計

長三千九百七十一丈 靳文襄公治河書

黃河南岸上自徐州交界起下至睢寧縣交界衛工頭

止計程二十二里零係靈璧縣汛縷隄長三千九百

四十八丈康熙二十三年脩築

張文端公河防志周洽河防雜說云靈

壁隄工在在窪區從前每多漫缺大為歸仁隄高家
堰之害康熙二十二年大漲隄頂僅高水面一二尺
有奇且萬頃汪洋風浪不時大為可畏亦須一律加
高約以六尺為度并加僉排樁庶可禦風浪而無虞

自徐州交界撐隄起至龍虎山止臨河子隄長二千六

百八十四丈內接徐州子隄長七百七十四丈係民

築其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二十四年脩築徐靈交

界處縷隄與子隄不同縷隄在謝家樓之西子隄在

墨家口之西

河防志 治河書云自徐州界房村起至睢寧界賈家灣止三十里地勢甚卑

而張寒二堡尤窪下形兜灣築隄輒圯蓋地窪則水
積形兜則囊水也而風濤難禦因於瀕河高處築子
隄一道直接峯山以暫擋漫溢而於子隄之內大隄
之外開小河一道於清涼寺建涵洞數聯以引黃計
十年之後窪地皆可淤高
此後隄工易築亦易保矣

墨家口工康熙三十年舊隄塌斷復築小堰猶恐卑薄

不足以捍禦口西有民築撐隄一道長一百一十六

丈康熙四十年令河兵加幫以防墨家口出水不致

倒灌張寒二堡張寒二堡即在謝家口地方最為窪

下向來常常漫缺者也 河防志

雍正五年勅築靈壁縣黃河南岸墨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八十八丈九年建築靈壁縣黃河南岸張家瓦

房壩臺併樓厓埽工長一百五十丈

江南通志 邳

州境內茅家山二十里長河大溜直射南岸以致新生險工築壩臺樓厓埽以資捍禦

案張家瓦房壩臺在雙溝集西五里其地與墨家口相近明萬歷中總河潘季馴謂此處縷隄正當黃流之衝河狹水激必不可守因而棄縷守遙築格隄於單口之上雙溝之下使橫流過格而止水

退仍復歸漕立法甚善康熙二十三年靳文襄公治河脩築子縷二隄矣遙隄則未之及也然其書有云江南境宿遷以下北岸則縷隄之內復築遙隄南岸則否蓋以大興經理之日正值河道壞極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而南岸未遑及之今兩河復故五六年無潰決之告則綢繆善後更當爲大害去而大利興之圖南岸遙隄一工其利有四黃患不測作重門之鄣一也東散漫之水匯湖入黃沮洳涸而爲沃壤二也

引黃入淤歲久加高卽岸成隄不煩再築三也挑土築隄卽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也靳公之斷斷於南岸遙隄者如此嗣後司河者慮其工費浩繁竟未脩復而遙隄之舊存者且令居民領種納租數十年來潘公之遺蹟蕩然矣雍正中總河齊公於墨家莊臨河築隄一道此卽所謂河狹水激必不可守而棄縷守遙之處也今遙棄而守縷縷之外又加一縷則束水愈急大溜直刷隄根遂成險工此總河嵇公所以有張家瓦房

壩臺之建也往年常於北岸淤灘開切引河迄無成功忽一夕西風鼓浪大溜東趨衝成天然引河一道南岸之險由此遂平乾隆十七年伏秋盛漲大溜仍復趨南其險如故十九年七月衝刷埽工幾不可保竭力搶護幸免潰決向爲埽灣者今竟成坐灣矣未雨綢繆之計所望司河者加之意也

閘壩

黃河南岸礪山縣毛城鋪減水壩一座減水閘一座二閘壩水俱減入小神湖歷靈芝孟山等湖從歸仁隄

五堡減壩便民閘匯洪澤湖助淮

徐州王家山天然減水閘一座十八里屯天然減水閘二座三閘水俱減入馬廠湖經永堽湖歸靈芝孟山等湖由歸仁隄減壩入洪澤湖助淮

睢寧縣峯山龍虎山天然減水閘四座四閘水俱減入馬淺湖由靈芝孟山等湖越歸仁隄減壩入洪澤湖助淮

黃河莫窄於徐州一遇伏秋大漲奔騰激盪必有衝突他潰之憂淮水北出清口每患爲黃流之所抵淮

弱卽不免乘虛而內注再三規畫善後利運之圖惟有殺黃以濟淮而殺黃濟淮之策無如閘壩善建置閘壩之處又無如徐州上下善乃經營相度於黃河南岸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虎山等處爲減水閘壩共九座其因山根岡址爲天然閘者居其七旣以殺黃且使所過之水各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而黃消則淮自足以敵黃而閘壩亦無可過之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閘壩所過之水分流而并

至卽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倘更遇黃
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畧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
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矣雖然黃善淤自古記之
引黃入湖數年後洪澤湖且淤而爲平陸奈何曰不
然夫黃流急則挾沙而行緩則停過開壩之水其流
必緩又越數百里歷諸湖而入安能淤洪澤爲平陸
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
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亦當如宿遷之侍邗倉基安
東之碩項等湖沮洳悉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以殺

黃而助淮已也 以上俱治河書

查毛城鋪減水壩康熙十七年河臣靳輔建蓋因江南
兩隄窄狹非若河東之寬廣以致水勢湍急難免衝
決是以碭山縣黃河南岸之毛城鋪勸建減水石壩
宣洩異漲以護徐城一帶隄工其所減之水由洪溝
至徐溪口歷楊疇土山孟山陵子崔家等湖澄清而
至洪澤湖匯出清口以助清刷黃舒患而兼收其利
法誠善也迨後黃流衝刷多成支河減水過盛下游
永蕭諸邑屢被偏災河臣斌 奏請將壩外迎溜支

河七道俱經築壩堵閉挽流歸正復於毛城鋪口門
內壩築碎石以防衝深又於壩外築土壩依時啓閉
使黃不致漸洩過多其壩下之洪溝及睢河之灰谷
堆燕子口等處向患淺阻者俱經疏治通暢下達五
湖藉以容洩由安河入洪澤又將安河上游分水之
謝家溝挑通下達汴河亦歸洪澤其間紆徐曲折六
百餘里均無阻滯之患河臣斌又於乾隆十一年
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七尺爲度始行啓放毛城鋪
口門至九月初一日卽便堵閉蓋毛城鋪爲南河第

一蓄洩關鍵今得節宣有制蓄洩適宜而近河諸邑
田稼屢豐民登衽席惟查黃水夾沙而行其上提下
坐之勢變遷不定所有分洩引河必相度情形於漫
灘無溜倒勾處所方可引放若引河口門稍有迎溜
之形卽應堵閉另挑倒勾引河以資宣洩惟在因時
度勢酌量查辦以期悉協機宜

銅山縣西因山爲閘故名天然閘康熙二十三年河
臣靳輔建此減水以衛徐城由蕭縣永堽入睢溪口
匯毛城鋪減下之水達於五湖共歸洪澤河臣斌於

十一年敬陳河湖蓄洩機宜摺內 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水一落卽爲堵閉近年以來相度情形伏秋盛漲之時徐城迤上南岸既有毛城鋪及時啓閉北岸石林迤東又有無隄卑窪之處得藉漫灘以減其勢徐城迤下又於乾隆十一年請挑青田引河告成順其就下之性上減來流下通去路徐州城郭得獲奠安無須再藉天然閘以減黃水況金門窄狹所洩無多查下游蕭宿諸邑本爲地形低下山水匯潴之區再加黃水漫放滄沒民田

愈爲受害乾隆十三四兩年將天然閘口門堅堵未放附近得免黃水汗漫之患已有效驗應請將天然閘永行堵閉方於民有益

黃水至睢寧縣南岸有峯山龍虎山北岸有鯉魚山河行中央兩岸夾水恐致驟漲爲患康熙二十三年河臣靳輔因山鑿建石閘四座以減洩黃水由焦管營入孟山等湖達於洪澤河臣斌於乾隆三年經理毛城鋪案內將四閘故蹟量加脩整近年以來上游毛城鋪等處節宣有制水非異漲不致旁洩所以黃

河日漸深通暢流下注河深則閘高現在二三閘俱仰於河面其頭四兩閘雖地勢稍下然亦過水無多是以於乾隆十一年敬陳河湖蓄洩機宜摺內奏明該閘洩水無多不遇盛漲之年無庸啓放河道民田兩資有益

以上黃河圖說乾隆十六年南巡河臣高斌恭進

案三處閘壩俱不在靈壁地方而其所減之水悉由靈壁睢河五湖經過於地方頗關利病故備錄之

河防志於毛城鋪王家山閘壩俱言康熙三十九

年以後河底漸深水不過閘而於峯山四閘則未言其過水否也乾隆三年總河高公既經理毛城鋪復於峯山閘下開引河一道由睢寧馬家淺焦管營西南至靈壁之枕頭山入漁溝歸孟山湖圖說所謂將故蹟量加脩整者也四年河成五年啓閘

僅開頭閘

兩堰崩裂黃水散漫滄溺田廬河形旋失

蓋此處地勢東北卑而西南亢水行不順故汗漫四出流緩而沙停也震於去年八月登峯山南望見九頂山東有直河一道猶通舟楫歸而按之黃

河舊圖乃知此卽靳公時峯山閘引河也又考睢

寧縣志

康熙五十六年重脩

載峯山石閘四座閘下引河四

道屍上總引河一道例係歲夫挑浚益信峯山閘引河在睢寧而不在靈璧矣此河路直而近勢順而捷可以經久司河者不深考而別開新河於馬淺之西以致旋放旋淤乾隆十一年河湖蓄洩機宜摺內有不遇盛漲之年無庸啓放之語蓋懲於往事而云然也往年張家馬路決口之後河員復議開峯山淤河引放震見邳睢廳極言是河靡帑

殃民不宜復開之故又屬雙溝主簿力爭之因而中止近聞河議仍欲開馬淺東之舊河矣總之三處閘壩於河有益於民則未免有損而峯山四閘尤甚蓋毛城鋪王家山減洩之水先入小神馬廠永堦諸湖而後由洪溝睢河而下流遠而沙漸停其水出漕不過滄及窪地且或幸其積淤變爲膏腴若峯山則壤接雙溝睢靈交界處田廬繡錯四閘高據山岡乘伏秋黃流奔猛之勢向內一洩又不順其就下之性使橫溢於田疇村落閒此其爲

害尚可言哉且不獨民受其害也靈壁五湖向稱

水匱歷年黃水經過湖底墊高湖濱水沈地畝漸

可耕種每歲冬春水涸睢河一綫之流深不逾尺

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淤澱尤甚蓋因雍正二年

睢寧朱家海決口三載始塞虹泗睢宿連界處諸

湖俱飽一也乾隆五年峯山放閘導入漁溝孟山

崔家兩湖淤高數尺二也十八年張家馬路決口

全河直趨孟山與清水相抵泥沙悉停三也睢河

故道本由孟山北過潼郡集繞睢寧縣治後東至

宿遷小河口入黃自有明天崇開河決睢寧故道

湮塞乃由孟山前至睢寧縣南經我溝入祠堂湖

百餘里間俱係湖溝並無河道若復開峯山閘則

黃水至此則散漫而停蓄矣

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去閘最近之地將成平陸

碭蕭永宿之水由睢河而下者何塗之從而歸於

洪澤明白昂治開封之決濬宿州古睢河以達泗

劉大夏治張秋之決開四府營淤河由符離

出宿遷其出口之地俱在小河口白洋河二處潘

季馴築歸仁隄以捍睢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

會於淮又遏諸水盡從小河口白洋河入黃助其

害尚可言哉且不獨民受其害也靈壁五湖向稱

水匱歷年黃水經過湖底墊高湖濱水沈地畝漸

可耕種每歲冬春水涸睢河一綫之流深不逾尺

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淤澱尤甚蓋因雍正二年

睢寧朱家海決口三載始塞虹泗睢宿連界處諸

湖俱飽一也乾隆五年峯山放閘導入漁溝孟山

崔家兩湖淤高數尺二也十八年張家馬路決口

全河直趨孟山與清水相抵泥沙悉停三也睢河

故道本由孟山北過潼郡集繞睢寧縣治後東至

宿遷小河口入黃自有明天崇開河決睢寧故道

湮塞乃由孟山前至睢寧縣南經我溝入祠堂湖

百餘里間俱係湖溝並無河道若復開峯山閘則

黃水至此則散漫而停蓄矣

孟山以下歸仁集以上去閘最近之地將成平陸

碭蕭永宿之水由睢河而下者何塗之從而歸於

洪澤明白昂治開封之決濬宿州古睢河以達泗

劉大夏治張秋之決開四府營淤河由符離

出宿遷其出口之地俱在小河口白洋河二處潘

季馴築歸仁隄以捍睢水湖水及黃水使不得南

會於淮又遏諸水盡從小河口白洋河入黃助其

衝刷是明時睢河之水無入淮之路非特以衛泗

陵且恐害及高堰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睢

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

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倒灌淤成陸地靳文襄

公建黃河南岸閘壩九座減水俱由歸仁隄五堡

壩閘入洪澤此河道之一變也至雍正二年朱家

海決口歸仁隄五堡閘壩盡行衝塌泗虹宿桃之

交諸湖俱飽當事者止知川澤效靈文地陞科而

不知從前容水之地十存一二且烏鴉嶺砂礮被

水衝刷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然此睢湖諸既不能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衝刷聚於歸仁集如門限然此睢湖諸既不能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水所以不下而靈虹睢宿同受其病者也

減黃水以助淮且不能洩清水以敵黃則河道民
田將有交受其害者矣靳公勅建閘壩於今七十
年未有黃水行之七十年而地不加高者今既未
有變通之法則陵子以下之睢河不可以不開烏
鴉嶺之砂礮不可以不鑿伏秋異漲則啓毛城鋪
口門以洩之不得已再啓王家山天然閘以繼之
而峯山四閘則永行堵閉庶幾民田之受害者淺
而河道亦永久不壞矣

官司

淮徐道駐劄宿遷凡淮屬之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并屬
屬之靈璧虹縣以及徐州所屬河道舊屬中河夏鎮

兩分司者悉歸併本道管理所轄河務同知四員

廳一邳睢靈廳二宿
虹廳三桃源廳四

淮安府分管邳睢靈璧河務同知一員駐劄邳州

靈璧縣主簿一員駐劄雙溝集脩防本縣黃河汛地

往時河工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爲
常夫部郎之親民也視郡縣有閒舉事率多格滯且
以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皆踈迂及車輕路熟

又以瓜期去故請撤部郎而歸之監司郡丞蓋監司
郡丞之於郡邑呼吸一氣公事易集且可遴選其諳
練者以名聞又繇其歲月責其成功是以吏習民安
而政克舉然大功龐雜又非數郡丞可理故又分設
監理分理畫疆任責俾各專其事展其長以課其殿
最而黜陟行焉而河工無不效力之員矣

邳睢靈壁河營守備一員駐劄邳州所屬千總二員把
總四員邳州黃河千總一把總一運河把總一睢
寧黃河千總一把總一靈壁黃河把總一
靈壁縣把總一員駐劄雙溝集脩防本縣黃河汎地以

上俱治河書

淮徐道一員專管徐屬邳睢宿虹桃源宿桃中河五廳

屬府州縣黃河運河中河工程河防志案靳公書
淮徐道管轄四廳至

張公時已增宿桃中河為五廳雍正間陞徐州為府
遂改徐屬河務同知為銅沛河務同知又添設蕭碭
通判一員邳睢靈壁河務同知舊屬淮安府者改屬
徐州府宿虹桃源二廳俱仍舊宿桃中河廳所管河
工分設桃源運河通判屬淮安府宿遷
運河通判屬徐州府五廳增而為七矣

鳳廬道一員兼管靈壁虹縣盱眙三縣黃河湖隄河道

工程

鳳陽府知府一員兼管靈壁縣黃河虹縣歸仁隄工程

可方象

邳睢靈璧河務同知一員專管邳州睢寧靈璧三州縣

黃運兩河工程

靈璧縣知縣一員兼管本縣黃河工程 主簿一員專

管本縣黃河工程

以上俱河防志 案文職之制張公又添出兼管河工之道府州縣

其立法較靳公更加密矣

邳睢靈璧河營守備一員管轄邳睢靈璧三州縣黃運

兩河工程

睢靈二縣黃河南岸把總一員專管汛地上自徐州界

起下至睢寧縣余堂埽工止一帶工程

以上河防志 案靳公書

黃河南岸靈璧縣把總一員睢寧縣千總一員把總一員至張公時睢寧余堂以上合靈璧設一把總蓋

省把總一員矣又案睢寧縣志因墨家莊工程平穩裁去本汛把總一員

雍正六年邳睢河營添設遊擊一員分管淮徐南北九

營守備一員分管睢寧靈璧二縣黃河南岸 江南通

志 案邳睢河營原設守備一員總管邳睢靈黃河兩岸至是添設守備一員則邳州北岸睢靈南岸分

管矣

夫役

大清會典靈璧縣淺夫三十名

會典又載凡河道催募夫役舊例歲脩工程僉

派民夫康熙十三年覆准江南河夫停止僉派動河銀召募每夫一名月給銀一兩二錢十七年議定江

南鳳淮揚徐四府州屬淺溜夫
全裁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

邳睢靈河營額兵九百四十七名內戰兵十七名守兵
九百三十名

舊制沿河隄岸額設河夫以供脩防之役然有司按籍
僉點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之鄉長里甲大抵
冒張虛數臨時情應老弱故名存實亡而功以隳也
今改設河兵八營營領以守備遞爲千把總一以軍
政部署之令其亡故補除有報逐日方作有程各畫
疆而守計功而作視其勤惰而賞罰行焉有事則東

西併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視狐獾窟穴
較額夫舊制有條而不紊有實而可覈矣然守弁惟
以督率興作爲務至於錢糧出入稽查商確非文職
不可故有一備卽以一聽員監之然後文武相資而
事易集焉

以上治河書鄭元慶小谷口營
兵專司挑築防守捲埽種柳之事自靳公

以後挑濬之一
字竟不講矣

案靳公請裁歲夫設立河營法誠善矣乃法久弊
生漸至有名而無實雍正中總河嵇公復請添設
堡夫專令積土脩隄每二里設一堡每堡置夫二

名每名歲給工食銀六兩又給河涯地三十畝令其耕種養家靈壁境內堡房十一所堡夫二十二名始末嘗不賴其力數年以後亦少廢弛方今河臺加意整飭剔除積弊兵夫始有實用矣

漕規

購用葦柴每正柴一束准銷銀二分五釐做照柶枝之例酌定每年自九月至十二月交正柴束其性帶潮仍照三十觔之數稱收自次年正月至四月則柴性微乾每束酌定二十六觔若至五六月七八等月新陳

交接之際柴性全乾每束酌定二十二觔總以十六

兩官稱稱收永禁籓收之法

先是總河齊公因堵塞

分別乾濕俱放照民間市價用手以四指圍圓籓收即算正柴一束其後各工俱以籓收相沿為例

購用正草每束重六觔銀二釐六豪

購柶青重八十觔溫重六十觔枯重四十觔每束銀三

分

購正秬稻每束重三十觔價銀二分

以上俱邳睢廳則案購稻之例

今已更改每十觔為一束每束價銀九釐扣解部飯食等項實給銀八釐三豪倘遇伏秋防險購買青稻

亦照柶枝例折算

案河工則例時有變更此係雍正十二年題定刊行者其中土方椿木磚石等項非地方官所應歲辦故不錄

葦柴產於海套靈璧距海甚遠裝運艱難向來場工半資秫秸俱係河廳遣役就近采辦乾隆十八年堵塞張家馬路決口需料頗多欽差大人

奏明令河員采辦十之七州縣協辦十之三永以爲例而靈璧乃有河料之責矣向來廳員遣役在地方購買秫秸惟恐呼應不靈必假手於縣役鄉

保若輩通同舞弊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其買也沿門科派貧民無可措交則如其所派之價出錢以免此私橐之一飽也其收也任意浮多遠地苦於運送則計其所浮之直出錢以償此私橐之又一飽也且其買也正額之內必缺其半預括浮收之數以取盈而未發之半價已先入己此私橐之一飽也其收也正額之外尚餘其半剩有不盡之數以折乾而已發之半價仍復收回此私橐之又一飽也甚至姦棍串同書役則掣取空票而重價以

售鄉愚豪富勾通鄉保則隱漏門牌而苦累偏歸
窮戶官稱自有定例久已置而不用但約畧其重
輕籓收尚屬違條今則并此不存惟查點其數目
或三四束或五六束牽算十觔名爲買而實則奪
或六千餘束或七千餘束虛堆一萬方雖有而數
則無民旣受其累矣官亦何所利焉至於運料之
戶村莊寫遠道路紆回任載者車重難行羸牛乏
水草之便荷擔者力絀不任黃河無親故之投露
宿草閒風棲隄畔交卸無日守候須時裹糧已空

負芻不繼哀憐甫告呵叱立加百姓之膏血已枯
若輩之氣燄方虐輿言及此可爲痛心震吏茲土
踰兩年先後辦料三十餘萬束深知向來積弊加
意剔除庶幾民累少輕而河料亦收實用矣

海套葦柴旣難運致秭稽之用不若毛蘆可以經

久康熙中墨家莊險工歲歲辦料淮徐道潘公尚智

於謝家樓西開小河一道南至練灘接潼河以運

孟山湖毛蘆甚爲便易其後工程平穩料旣不運

河亦淤塞至張家馬路決口此河適當其衝沙墊

數尺不可開浚今相地勢謝家樓東至雙溝集南
向來取土築隄隄內甚窪一經雷雨積水成渠就
此略加疏鑿接入單家橋淤河開通漁溝則孟山
泗山諸湖所產毛蘆舟運張工朝發夕至省民間
陸運之累利一也靈邑十年九澇秣稽不可必得
毛蘆產於湖中旱澇無患河料歲歲不缺利二也
且此河一成隄內民田積水與房村涵洞之水俱
得藉此宣洩利三也商民舟楫直抵雙溝百貨往
來便易利四也一變通閒而河道民生均有裨益

可不務哉

河變

宋神宗熙寧十年七月乙丑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
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
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
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
塞五月甲戌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宋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

史河渠志

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尚書省奏
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豫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
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
趨大野并行泗水入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
河卽濟水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
岸清河口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卽金章宗明
昌五年 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
於淮其勢甚易邛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爲入淮
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

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
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
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卽塞其歷久而不變至
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
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
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
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

胡渭禹貢錐指

黃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寧中始分趨南北一合
泗入淮一合濟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絕全河皆入淮
元潰溢不時至正中受害尤甚濟寧曹鄆閒漂没千
餘里賈魯爲總制導使南匯淮入海明洪武元年決
曹州雙河口入魚臺徐達方北征乃開塌場口引河
入泗以濟運 明史河渠志

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灤分兩派一由北清
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而汲胙之流塞元至元中
河徙陽武南奪過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

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卽今通行之河也元
時新鄉雖塞尚由獲嘉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
武而獲嘉之流塞弘治以前北流猶未塞也自築斷
黃陵岡而北流遂永塞矣 傳澤洪黃河圖說

案黃河自徐州而下古泗水之道也靈璧卽禹貢
泗濱河奪泗則由靈璧矣錄此數條以見靈璧有
河之始

明孝宗弘治二年河決 明史河渠志是年河
決開封及金龍口 支流爲三
其一汎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

出不由故道命白昂往治之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

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

小河即睢水也俗又稱行

泗處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睢水趨南黃河倒灌此口遂塞

中徑符離橋而南皆

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

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

稍息 明紀事本末

是年河決原武經符離汎濫於本邑田禾悉沒民溺死

者甚眾 靈璧縣舊志

案此乃河水入睢之始

弘治六年又決張秋東隄奪汶水以入海命都御史劉

大夏督治之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

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

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

留至歸德醜為二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亳渦會於

淮 南河全考

案是時河入淮四道出徐者經靈璧之北由潁亳

者經靈璧之南由符離者經靈璧之中

弘治十一年河決歸德工部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

可方錄

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今上流於歸德衝

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由宿遷小河口流

入漕河按黃河自徐州以下明時藉以濟運故稱漕河黃河別支即白昂劉大夏所濟之睢河也

於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河道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

遏黃水入徐以濟漕帝從其請明史河渠志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乙未河決徐州自徐州房村至邳

州新安等處運道淤阻五十里十二月河道都御史

曾鈞上治河方畧浚房村集至雙溝曲頭諸處明世

宗實錄會典載是役用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隆慶五年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自曲頭集至王家口

新隄都壞睢寧縣志載隆慶四年七月黃河暴漲決縣治之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淤壅

一百餘里俱為平陸八月壬寅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

治呂梁雙溝決隄明穆宗實錄

是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涯

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涯字明史訛為淮至是乃自雙溝而

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馬

家淺閻家口張擺渡王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

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

矣於是卽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乃役丁夫五萬
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
漕舟壞季馴閑住

明紀事本末

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瀦其陸百五十里皆爲平野公
復以故節來恤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
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

王

錫爵撰潘公墓誌

公塞決時淫雨連旬水驟至幾沒公趾不爲避萬眾野
處公往來拊慰不憚劬勞嘗乘小艇行河風雷大作

震撼波濤中幾覆絰樹杪乃脫父老神之爲潘公再
生識其處

申時行撰潘公傳

隆慶庚午秋八月河決於睢寧行田廬閒故道淤轉漕
路絕次年上命大中丞潘公督諸司道治之塞諸決
口濬故道夾河而隄之殫悉區畫河乃復故轉漕復
通當是時河患在邳睢故所治獨詳於邳睢其睢以
上在徐靈境者猶仍故事州邑繕禦公將議併築之
未遑也秋七月望伏秋水大至決靈壁之雙溝其下
連九嶺山河幸無他徙而民病昏墊禾且漂溺公自

下流棹小舟躬親經度水急不可溯進尺却尋日夕
風雨至舟掣入口猛迅奔射舟人不知所為左右皆
號泣舟子亦泣公正色止之曰舟覆我且先溺若何
泣為是時風雨益狂莫知有生路兩厓候公者股票
旁皇不復知公所在也頃之舟若淺膠眾始稍稍定
急呼他舟至秉炬視之則一樹倒浸水中兩枝負舟
其上公脫於險也奇矣哉風雨亦復息公乃得渡雙溝
關侯廟碑徐州知州劉順之立徐州兵備兼管河道
山東按察司副使馮敏功撰文碑在廟中庭前另有
穹碑一座刻潘公再生處五字

是年河水泛溢平野行舟田禾腐爛殆盡

靈璧縣舊志
按是年雙

溝河決見於史傳者頗詳舊志作於萬歷中事非久
遠而載筆者乃如此其略且不言決而言溢何其傳
聞之失實也

隆慶六年春復命尚書朱衡經理河工以兵部侍郎萬

恭總理河道二人至罷洳河議

按是時翁大
立議開洳河

專事徐

邳河脩築長隄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

按此隄中間暑字鋪起至冬
字鋪止係靈璧縣境內工程衡乃上言徐邳為糧運

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守之請用夫每里
十人以防三里一鋪四鋪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

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午隄願攜家居住者
聽詔如議六月徐邳河隄工竣明史河渠志

是年十一月乙未侍郎萬恭言徐州以上河廣則水有
所匯而縈迴徐以下則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溢
故欲河不為暴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
束水急而驟束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舍隄別無策前
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雒遵議築
三百里長隄人情洶洶謂隄費且無益於河獨荷先
皇帝謂穆宗也時神宗已登極矣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畫地之

約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六十期以六萬
兩而費止三萬隄工遂成河流順軌臣等復念築隄
如築邊守隄如守邊又會題設官布夫建鋪編號按
治水筌蹄云南岸自徐州青田淺起至宿遷小河口
止北岸自呂梁城起至邳州直河止南岸以千文編
號北岸以百沿隄脩守以此今年黃水大發而隄竟
不敗河卒無虞明穆宗實錄

案此乃靈壁脩築縷隄設立鋪夫之始

萬曆六年議塞崔鎮口地屬桃源縣萬曆三因築遙隄

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

五百五十八文

明會典案此隄中間張字鋪起至冬字鋪止係靈璧境內工程

縷隄即近河濱東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遙隄離

河頗遠或一里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

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

自易保也 雙溝辛安等處縷隄之內頗有民居安

土重遷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住遙隄九月仍歸

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時彼亦不得不以

遙隄為家也 潘季馴河防一覽

案此乃靈璧境內遙隄之始

萬曆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

李景高口遙隄築石將軍廟至塢山長隄築羊山至

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 明紀事本末

萬曆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眾議遷城改

河季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小河口積

水乃消 明史河渠志按神宗實錄及明史藁紀事本末諸書俱不載此年河溢徐州之事而濬

魁山支河以消徐城積水亦與外河無干季馴因御

史錢一本參奏曾疏辦之實錄載在十九年六月魁山支河即今徐城南門財神閣下南流至宿州柏山頭東至靈璧霸王城東入睢河者也入睢河則東至

小河口矣

是年新築單口辛安雙溝諸格隄 淮安府志

防禦之法格隄最妙格即橫也蓋縷隄既不可恃萬一

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汎溢水退本格之水

仍復歸漕淤溜高地最為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

口雙溝等處俱築格隄一道歲歲增脩高厚可永無

分流奪河之患矣 靈璧之雙溝曲頭集栲灣等

處皆係埽灣急溜先年屢經衝決最為要害今雙溝

一帶已議棄縷守遙矣 單家口格隄說云此處縷

隄正當黃流之衝河狹水激必不可守今棄縷守遙

水漲任其至遙以適滌洄之性水落仍歸正河以免

分奪之患 河防一覽

案此乃靈璧境內格隄之始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末雪雨大作連月不晴河水汎溢

平地水深數尺五穀盡滄城垣民居傾圮大半 靈璧縣舊

志 此即單縣黃堍口初決之年續文獻通考言是

年 河復大為患實錄載工部覆總河舒應龍疏淮徐

一帶被水災民勅撫按作 速勘實破格蠲賑不允

萬曆二十五年河復決單縣之黃堍口 二十一年初決二十四年再決

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界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

小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
先是河決事聞總河楊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湮沒
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由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
不治又二年一魁入掌部事代之者爲大司空劉東
星亦守舊議但河日益南而黃堦之下李吉口淤淤
益高北流遂絕東星每至冬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
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涸若是者三年而彭
城呂梁之間古所謂縣水三千仞者可褰裳而涉矣
南河全考按張兆元黃堦口考敘道里遠近與水
勢寬狹最爲詳悉其略曰黃堦口地屬山東單縣本

口初決時濶一千二百五十丈深二丈七八尺萬歷
二十五年覆勘止闊六百餘丈經虞城碭山蕭縣至
宿州地方徐溪口坡水散漫深七八尺自徐溪口至
符離橋時村一百一十里闊六十餘丈深一丈七八
尺自時村由靈璧縣地方孟山睢寧縣地方
廟灣口宿遷縣地方耿車小河口俱三十里

萬歷二十九年九月壬寅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
二府大水商邱蒙牆寺黃河水發衝決蕭家口百餘
丈全河盡皆南注原行河身頃刻變爲平沙商賈舟
不暇解維盡寘平沙之上科臣張問達言黃堦口在
徐邳上流而蕭家口又在黃堦上流未有商舟不行
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堦以東者明歲之運船與今

歲向空之船可無慮乎乞命河道諸臣從橫決源頭
下至徐溪口符離橋宿遷縣小河口會流處所逐一
查勘詳議料理上是其言 問達又言運道壞於黃
堍口之決不早杜塞以致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
家口又決於黃堍口之上全河奔潰南下直繇澮河
入淮漸至漲漫勢及陵寢今東星已逝總河重臣急
宜推補

萬歷三十年工部尚書楊一魁覆河南巡撫曾如春疏
云近因蒙牆等口衝決黃河盡皆南徙脩築汴隄誠
目前保護至計汴隄上自歸德下至靈虹接連歸仁
隄數百餘里今河南地方已脩完固而靈虹一帶尚
爲殘缺則狂瀾盡復南奔前工虛費應一併脩築高
厚始保萬全

萬歷三十三年工科宋一韓疏云河之南害陵也尤甚
於北害運往年黃堍失守大司空落職謂舒應龍今其故
道尚在也假令走賈魯河出符離橋猶曰天幸倘如
近日蒙牆之決潰沙岡趨固鎮將淮泗之間滿而患
且上及陵麓得無慮乎以上俱神宗實錄

案萬歷二十年潘季馴告歸而後總河不得其人
築室道謀十羊九牧河事由此日壞黃堦口決而
河水由睢出孟山者數年蕭家口決而河水由澮
出固鎮者又數年當時靈璧境內正不知如何景
象楊一魁始則力主分黃之議專事挑清淮泗閒
而置上游之決於不問其後計無所出乃欲脩汴
隄以禦黃豈汴隄以北之民獨非朝廷赤子而可
使之盡爲魚乎迨至蘇莊一決灌入昭陽全河趨
北運道梗阻此塞彼決迄無成功遂以終明之世

矣

萬歷四十年九月決徐州三山衝縷隄二百八十丈遙
隄百七十丈梨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爲平陸邳
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家壩外小渠
引水由是壩以東始通舟楫

明史河渠志

是年御史田生金疏言三山口決據報闊深若干丈矣
乃河臣劉士忠不言滄沒人民屋舍幾何作何查卹
而第曰無傷於泗無礙於運而已

案是時泗河初成邳州以上河決而

南於運道無礙故河臣多竭力以護泗而置河事爲緩圖矣

豈唯靈邳睢宿之衝

其民皆巢居山處者哉聞河隄夜決迤東一帶不知
幾十萬遽登鬼籙乃不一奏報猶徐徐然誇挽回之
有術侈韓壩爲天授非惟不仁亦不忠矣請賜罷斥
明神宗實錄

案黃河一決下流數百里無不被其害者卽如往
年張家馬路決口全河盡趨靈壁其景象可睹也
故史記開歸徐邳河決靈民之受害有明徵者皆
錄而存之以補縣志之缺

萬歷四十二年六月河決靈壁縣陳鋪入冬淤平河流

復故 南河全考

運隄屬縣境者雖止十五里

案明時中河未開黃河自
垞城以下清口以上卽爲

運河縷隄自暑字鋪起冬字
鋪止三里一鋪故爲十五里每春夏河水泛漲衝激

漫衍爲害甚烈本縣額設食餘官夫以備脩築隄防
謂之官守又設巡守堡夫一百四十三名畫段分防
謂之民守如遇官夫工作未完或量撥附隄居民十
數名暫隨堡夫協守乃法久弊生姦棍串同衙役歲
派防秋伏水夫至二百餘名每夫科索雇役計歲費
二千餘金波及北鄉十二里民不堪命相率逃竄至

萬曆四十五年知縣陳泰交痛念民艱始具文申請
總河撫按道府永革派設鄉夫民困稍甦

靈璧縣舊志

天啓元年河決靈璧雙溝黃鋪由永堰湖出白洋小河
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
明史河渠志

天啓二年六月河決徐州之小店汎入境內水深丈餘
沙淤數尺房屋漂没人多溺死

靈璧縣續志

天啓三年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河竝淤呂梁
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

十里悉成平陸 明史河渠志

天啓四年六月癸酉河決黃水洶湧魁山隄潰四散奔
流 明熹宗實錄

是年六月決徐州魁山隄一向東北倒灌州城淹人畜
房屋甚眾城內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門至雲龍山
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自舊支河南流至鄧二莊
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徐民苦渰
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遷六議
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河事置不講矣

明史蒙

案舊支河卽萬歷十八年潘季馴濬之以消徐城積水者河決入睢之道向由徐溪口符離橋而下靈壁深受其害今至於支河則取道更捷而其爲害應更烈矣是時流寇四起國用空虛河防久廢熹宗登極以後徐靈之間無歲不決則其他可知嗣後河事既不講故史書亦闕如云

國朝康熙二年河決吳家堂北境禾豆一空

康熙十三年秋河決謝家口禾豆湮沒

以上並靈壁縣續志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總河靳輔題徐州以下三山頭房

村并靈壁之張寒來等各堡原屬窪區水漫隄根八九尺丈餘不等八月二十日夜大雨颶風將來字僅漫缺隄工四十丈臣現在嚴飭勒限十月內脩完

河書

是年九月初十日從徐州下洪東隄行數里繞三山頭東南行三十里至楊家窪新埽工對岸張家橋東北卽呂梁城因水大惟河隄高處始有人家過三山頭東行無山矣又數里至小店險埽工又十餘里至房村村落頗大八里至雙溝西有新衝口子

蓋卽八月二十日來

字倭漫
缺處

過渡至雙溝宿此一帶隄外淤灘頗高隄內地窪如井南走四五十里乃靈璧磬石山羣山環繞離河甚遠周洽看河記程

是年十二月河決謝家口凌水漂沖二麥漬死

靈璧縣續志

案此亦卽是八月二十日來字倭漫缺處書十二月蓋志誤也然曰凌水漂沖則漸疏所稱勒限十月內脩完者亦虛語耳

案靈邑北鄉河之病民由來久矣自謝家口築塞而後慶安瀾者於今七十年蓋靳張諸公先後經理之勞不可泯也乾隆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夜半

銅山縣張家馬路決口黃水南灌靈邑普漫北鄉雙溝上下河流涸竭先是春夏大旱境內蝗蝻遍野六月初撲捕甫滅天降淫雨歷七八九月不霽淮水大漲洪澤汎溢睢河南北數十里積水深四五尺不得下加以全河之水奔騰而南逼清水抵汴隄溢入城河城南一帶俱爲巨浸黃水則澄清於五湖越歸仁趨洪澤攻高堰波及淮揚千里之閒人畜廬舍損傷無算而靈邑首當其衝則被害爲尤甚矣是歲查實飢民二十二萬七千餘口用

賑銀一十八萬六千餘兩米七萬石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塞水始消退明年正二月北鄉乃得播種春麥而古城南北數十里一片寒沙墊高數尺經今兩載土性未回五穀不茂此百年以來未有之奇災也故識其大略以俟載筆者采擇焉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江陰貢震書